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雅雨堂藏板

北夢瑣言

乾隆丙子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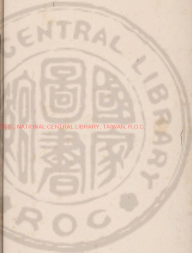
42597 v1



北夢瑣言

乾隆丙子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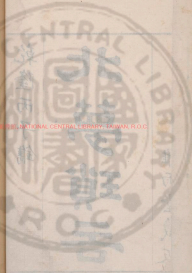
雅雨堂藏板



北夢瑣言序

陵州孫氏光憲嘗有唐之季避地荆南為高從誨從事
作瑣言二十卷取左傳田於江南之夢荆江故在其北
乃以北夢名篇其書皆唐氏賢哲言行暨五代十國之
事蓋光憲嘗從楊元登趾遊元登多聞因資取其說而
為之唐自廣明以後文獻莫徵五代之際記載多闕得
此書猶可考證宋太平興國中李昉等奉勅撰廣記五
百卷采瑣言尤多前明商氏刻稗海亦有是書殊失本
真茲得林屋葉石君萬收藏本石君又得之吳方山岫
於是孫氏之書犁然完具余恐其日久散佚特為刊布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廣舊聞光憲字孟文自號葆光子又嘗著續通歷十
卷平生詩文名輩湖編玩皆不傳為可惜也
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序

北夢瑣言序

唐自廣明亂離秘籍亡散武宗已後寂寞無聞朔野遺
芳莫得傳播僕生自岷嶺官於荆郢成京故事每憶西
牆游處之間專於博訪頃逢故鳳翔楊玘少尹多話秦
中平時舊說常記於心他日諸官見元澄中允歎狎笑
語多符其說元公謂舊族一子弟曰諸賢生在長安
聞事不迨富春此則存好問之所宏益也厥後每聆一
事未敢孤信三復叅校然始濡毫非但垂之空言亦欲
因事勸戒三紀收拾篋篋爰因公選咸取編連先以唐
朝達賢一言一行列於談次其有事類相近自唐至後

2025 RELEASE UNDER THE EARLY RELEASE PROGRAM



唐梁蜀江南諸國所得聞知者皆附其末凡纂得事成
二十卷禹貢云雲土夢作又傳有改於江南之夢部從
事於荆江之北題曰北夢瑣言瑣細形言大即可知也
雖非經緯之作庶免後進子孫俾希仰前事亦絲麻中
管劇也通方者幸勿多誦焉

北夢瑣言目錄

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李太尉英傑

鄭光免稅

再興釋教

鄭氏女盛墓

日本國王子墓

駁杜預

李太尉抑白少傅

牛僧孺奇士

令狐滂預拔文解

劉三復記三生事

弄角犀

魏文貞公笏

卷第二



皮日休獻書

宰相怙權

諷苑附

駱山人告王庭湊

授任致寇

高駢開海路

王審知附海附

放孤寒三人及第

科試附花事附

文宗重王起

卷第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歲改單歲相名

段相踏金蓮

相復供附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杜邠公不恤親戚

李光顏太師避佳塔

王文公又手睡

司空附

河中錢劉相聽

李氏瑞槐

趙令公附魏東附

高太尉決禮佛僧

王中令錚拒黃巢

路侍中巾裏

李勣尚書發憤

趙魏附

鄭愚尚書錦半臂

韋宙相足假翁

李當尚書竹籠

步班子附

吳行魯溫渡器

馬圖附

崔侍中省刑獄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杜審權相斥馮涓

不肖子三變

薛保遜輕薄

陳會達娘賦

劉蕡射荔枝圖

趙大夫號無字碑

張策附



卷第四

趙令公紅拂子

薛氏子其軍儀

孫侄相通簡

柳玘大夫賞卒摩

孫揆尚書鑑解劉知俊附

崔允相腹文

諸重德好尚

單舅知分會附

楊蔚使君三典洋源

妖人為稱陳帝師

哭麻劉舍人事

蔡京尚書拔顧氏昆弟

陸康相六月及第盧光胤附

破天荒解

吳融侍郎文筆

破天荒解

咸令公為蛇繞身

張洸相破賊

薛澄州弄笏羅九鼎附

西嶽神驚張冀

柳婢識蓋巨源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祖系圖進士勝

溫李齊名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本山尼盧氏女附

張曙戲杜荀鶴

崔禹昌不識牛

張曙戲杜荀鶴

卷第五

令狐公密狀木圖頭附

李遠譏會唐

中書蕃人事

徐相譏成中令

韋尚書鑿廬相

薛逢賞王助

陳陶癖書

陽朔山水



淮浙解紛詔

吳融天幸

沈蔣人物

張濟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薛少師拒中外事

楊晟義母

安師

成令公和州載

韋太尉俊西川

建尉

章魯封不卒

裴氏再行

獨登尚書尉

閉門避蠻

高太尉機詐

王先尉

張道古題墓

叙巢居子

羅哀不就西川辟

李契黃正躬尉

高測放事

韓昭尉

符載侯嗣歸隱

趙純尉

卷第六

吳湘事

劉漢安尉

裴相生於子闢國事

雙奉權師文如海道士尉

韋氏女配劉謙事

田布尚書傳

李太尉請修狄梁公廟事

同昌公主事

侯昌葉表

李常侍過道術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狂東卓子劉虛白尉

葉鄭立襄王事

田軍容徵韋太尉

朱李驟進

李奉玉輕薄事

李沈李曜尉



以歌詞自娛蜀相章桂管相和淑附

劉琨奏今狐相

陸龜蒙追贈薛許州附

顏給事墓銘

李嶠行狀登補州附

白太傅墓誌盧鄭二相附

內官改創職事李實給事附

羅顏升降附方和附

李琪書樹葉

杜荀鶴入翰林平曾黃心淡附

孫內子葉惟香附

樂工關小紅附

孫內子葉惟香附

卷第七

孟浩然趙嘏以詩失意

鄭祭相詩李程附

來鵬詩沈光楊毅之附

李學士賦識劉若美句第附

盧詩三選

李洸行文卷皮口休並希附

鄭準集軍書

鄭準濼陳詠

王昶賤奏石欽第許存附

李商隱草進劍表司皮傳昌報雲附

洞庭湖詩李河包實虛廷讓賴漢附

高蟾以詩策名初曾羅隱附

洞庭湖詩李河包實虛廷讓賴漢附

韋社氣駢李翔附

梁震無祿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曹相夢剋度

元德威

劉道濟幽窓夢

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孫僕射酌酒

裴迪附

三朝士以名取戲

張仁龜陰責

裴相國及弟後進業

侯泳竹豆虛相

盧洸通宣宗私行

賈島附

賴非熊再生

張曙起小悼

張揚尚書無忌諱

荆十三娘義俠事

李當尚書亡文魂

卷第九

孟宏微豫妾

楊收相報楊元价

劉山甫題天王

韋宰相功德驗陳微附

刺血寫經僧

成令公柳杯攻事

白蓮女戒蘇昌遠

柳鵬舉誘五絃妓

雲芳子魂事李茵

芻靈崇

高燕公神筆

魚元機徐月英附

李氏女

馮藻墓名

李涪尚書改切韻

穆李非命

王給事剛殿

裴楊操尚

出腹不生養虛侍郎

張契師決門僧

卷第十

狄右丞鄙著紫僧僧覺附



張翔輕傲李堅白著

劉李愚切

李鵬遇蔡遵茂

孔侍郎借油衣

前賢戲調

京兆府鷄挽鈴

天帝召慕容

新趙意醫

瘵疑病

非意致禍

崔樞食龍子

薛準陰誅

崔雅食子肉李紹孫

王迪車轆事

杜瑀休種青蓮花

嚴軍容猶犬怪

竇家酒炙地

李昌符詠婢僕

鍾大夫知命丹效

卷第十一

張直方舉叢林

薛侍郎紙裏鶴子

進士園所由劄罰崔狀元

程賀為崔亞持服

高太尉駢請留變宰相事

夏侯相以術而阻

張金吾威勢取術

蔡咬虛誕何法成附

申屠別駕術禍

宗小子藥妖

李登尚書戮律僧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條

關三郎入關

希慕求進



垂魚淚

心疾不妨文章李氏附

卷第十二

盧藩神俊

楊收不學仙

張氏子戩壁魚

柳大夫不受潤筆李德附

楊賓疑相術李曼附

楊總偶大姑神史先附

柳氏子幞頭脚許承傑李曼並附

鐵補關貞滄張林多戲

沈尚書非命封到建附 王潛司徒燒紙錢秦威儀附

崔從事爲朝神賜藥李氏主地神附

張環爲靈廟草奏 澁水神正直

整杜氏山同事鮮于仲通唐氏羅氏附

鼠狼智

卷第十三

草賊號令公 王重榮逐兩帥

鄭文公報恩 韓簡聽書李茂貞附

孟方立陳桑梓禮羅光附

雷電救王鎰 李全忠蓋生三節

張建章泛海遇仙

卷第十四

李茂貞魯尹殺宰相 三鎮擁兵殺二相



儒將成敗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本省上事

韓建始終 孔緯惜鹽鐵印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 燕王劉仁恭異夢

卷第十五

披褐至殿門 朱全忠迎駕於鳳翔

韓建賣李巨川 天子賜勳臣詩

朱令公為昭宗籠馬 昭宗遇弒

請殺德王 謀害衣冠

誣何太后 為堂叔母侍疾

奉宗權訪不及 李摩雲擲鉢從事

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蜀使洪飲

朱瑾殺兄 馬景設詐

朱廷壽妻王烈女 木星入斗

木中異文 薛貽矩畫譜

春磨寨 梁祖脫難

梁祖夢丁會 殿棟折墜

梁祖圍東強事 仇殷召課

卷第十七



梁祖為備保

梁祖張夫人

朱邪先代

親王拜蕃侯

李習吉游黃河

周式抗梁祖

宦官陰謀

晉王上源驛遇難

劉鄩忠于舊主

駁昭宗益說

晉世子入觀瑯鵲瀉酒器

鄒王偷江東詩

魏博衝軍

縛驢蔽旗

卷第十八

楊千郎

坂子能語

明宗不伐

明宗獨見

莊宗諸弟遇害

劉皇后答父

明宗誅諸兒

韓伊二妃夏夫
人附

無官酬勳

明宗命相

明宗齊相

明宗惡貪吏

誅不孝

安重誨枉殺任園

卷第十九

玉界尺

周元豹

老益貪

解元龜進詩

擊碎舍利

崔協封敕



降龍大師

魚目為舍利

姚洪忠烈

夏魯奇附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嚴蕭希甫

明宗獎馮道

明宗戒秦王

詆諆所累

明宗不樂進馬

張文封附

康澄章疏

明宗諷孟鶴

張丁延徽

卷第二十

見馬撫髯

受賂曲法

因事納諫

秦王輕桃

沈徽曲江吟

趙凝附

姜誥認父

王氏子知前生

舒溥三斥三遇

于何博士

高謙附

章巽魁鈍

周仁附

中令恐欲

王方章附

何見鬼

孫卯齋

馮見鬼

休公真率

臣等奉旨相議
高本收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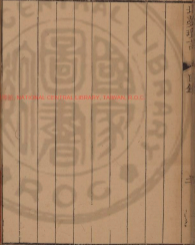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宮春橋光憲纂書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
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
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
即終日忘倦泊僖宗皇帝好蹴毬關難為樂自以能於
步打謂俳優石野緒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
元野緒對曰或遇克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
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臣等奉旨相議
高本收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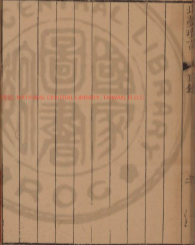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一



宣宗稱進士

宮春橋光憲纂書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
興亡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
或宰相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
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毬關難為樂自以能於
步打謂俳優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
元野豬對曰或遇克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
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政可知也



原本藏鈔字樣廣記
一百七十五號

原本藏鈔字
樣廣記

原本藏鈔
字樣

李太尉英俊

大尉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言甫每以敏
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
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言言甫因戲曰
公誠涉大窳耳言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師
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所以不應言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鄭光免稅

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鄠縣兩莊皆令免稅宰相奏恐
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
爾等每於巨款必畫公忠親戚之聞人所難議苟非愛
我豈盡嘉言庶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
共守之尋罷孫光子同察嘗買一莊喜其無稅乃謂曰
天下莊產未有不征同察以私券見拒爾後子孫為縣
宰定稅求祈不取國舅尚爾庶察胡為

再興釋教

武宗嗣位宣宗居皇叔之行密遣外方或止江南名山
多識高道僧人初聽政謂宰相曰佛者雖異方之教深
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遺毀以傷令德乃遣下詔
會昌中靈山古跡招提棄廢之地並令復之委長史探



僧之高行者居之唯出家者不得妄度也懿宗即位唯以崇佛爲事相國蕭做裴坦時爲常侍諫議上疏極諫其略云臣等聞祖之道用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以仁義是首相沿百世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考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出塵中非爲帝王所能慕也廣引無益有損之義文多不錄文理婉順與韓愈元和中上請除佛骨表不異也懿皇雖聽覽稱獎竟不能止末年迎佛骨變至京師俄而晏駕識者謂大喪之兆也

鄭氏女廬墓

唐大中中京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亡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統雄軍健李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慶休親裁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亡父遺骸到克州服工縣進賢鄉與亡母合葬訖便於塋內築廬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葬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固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日本國王子墓

唐宣宗朝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園基帝令待詔額師言與之對手王子出本國如椒玉局冷暖玉基子蓋玉之





封侯列傳

蒼者如楸玉色其玲瓏者言冬暖夏涼人或過說非也
王子至三十三下師言禮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
王子亦凝目縮臂數四竟伏不勝迴謂禮賓曰此第幾
手答曰其第三手也王子顧見第一手禮賓曰勝第三
可見第二勝第二可見第一王子撫局歎曰小國之一
不及大國之三此夷人也猶不可輕況中國之士乎德
光子曰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鄧民有油客子
者姓鄧能暴其力粗賂安輒名與對敵只令立侍每落
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俟我算路然後一進之
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巴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

唐紀十百四十
二作乃此

唐紀
作唐記
作唐記

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為暴何不獻效而
自求退鄧生然之以中金十鉞獲免良可笑也

駁杜預

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立春秋左傳
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
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
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
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
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
列正明所以為文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

北齊書

卷一百一

各本無
補字

大房本作太深尚
本無改 補文
深字大如說
存石刻可也

唐紀二百一十行兩司
且溫房上家後

唐本脫六字
並唐化若增

北夢詳言

卷一

不序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載又暗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陳工部義同蓋光子同察王公貞範精於春秋有駁正元凱之誤條緒甚多人咸一作咸訝之獨鄙夫嘗以陳陸啖趙之論竊然之非苟合也唯異所在

李太尉抑白少傅

白少傅居易文章冠世不躋大位先是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太尉德裕司分司東都禹錫謁於德裕曰適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盈其籍苟沒於塵壘

既落之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焉但恐遇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衣冠

之士一作內並皆忌之咸曰有學士才非宰臣器識者於

其答制中見經綸之用為時所排此賈誼在漢文之朝

不為卿相知人皆惜之祿光子曰李衛公之抑忌白少

傅舉類而知也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公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非抑文章也慮其朋比而掣肘也

牛僧孺奇士

相國牛僧孺字思黯或言牛仙客之後居宛葉之間少



單貧力學有偶儻之志唐永貞中擢進士第時與同輩
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踏獨出曰不敢奉聲
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部中書舍人御史中書門下
平章事揚州建州兩鎮東都留守左僕射先是撰周泰
行記李德裕切言短之大中初卒未踰謚後白敏中入
相乃泰定謚曰簡白居易曰文葆光子曰僧孺登庸在
德裕之先又非忌才所能掩抑今以牛之才術比李之
功然自然知其臧否也且周泰行記非所宜言德裕著
論而罪之正人覽記而駭之勿謂衛公掩賢妬善牛相
不帶大禍亦幸而免

令狐滿預拔文解

唐大中末相國令狐綯罷相其子滿應進士舉在父未
罷相前預拔文解及第諡大夫崔瑄上疏述滿弄父
權勢傾天下以舉人文卷須十月前送納豈可父身尚
居於樞務男私拔其解名干撓主司侮弄文法恐姦欺
得路孤直杜門云云請在御史臺推勘疏留中不出薛
光子曰令狐公在大中之初傾陷李太尉唯以附會李
紳而殺吳湘又擅改元和史又言賂遺閣官殊不似德
裕立功於國自儉立身矜其小瑕忘其大美泊身居巖
廟別無所長諫官上章可見之矣與朱崖之終始殆難

原唐本作崔瑄
崔瑄

下原上句在薛
高本崔說



大
唐本行太極
商本校改

唐本行太極
唐本行太極
唐本行太極

唐本行太極
唐本行太極
唐本行太極

比焉

劉三復記三生事

唐太和大中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學有才

思時中一作人資御書至以賜德裕德裕試其所為謂

曰子可為我草表能立就一作或歸以劍之三復曰文

理貴中不貴其速德裕以為當言三復又請曰漁歌樵

唱皆傳公述作願以文集見示德裕出數軸與之三復

乃體而為表德裕嘉之因遣詣闕求試果登第歷任臺

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常惠渴望驛而嘶傷其

蹄則心連痛後三復乘馬過燒礪之地必為緩轡有轍

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鄒勅賜及

第登麻廟上未嘗飾裕以朱崖神觀編葬洛中報其先

恩也士大夫美之

禿角犀

杜邠公綜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遣補畿令綜尚憲

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麻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

素甘食竊位而已有朝士貽書於綜曰公以碩大敦龐

之德生於文明之運矢厥猷猷出入隆顯極言譏之文

多不錄時人號為禿角犀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

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



北夢瑣言卷一
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
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而成聖
政今我得魏徵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
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魏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魏曰卿家有何圖書魏曰家書悉無唯有文
貞公笏在文宗令進求鄭豐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
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一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
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遇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

正唐本傳貞觀末
魏徵授右補闕
舊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本傳請字稱
唐本傳請字稱
唐本傳請字稱
唐本傳請字稱
唐本傳請字稱





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又何人也子孫不享
何莫由斯

魏文貞公笏

唐文宗皇帝謂宰相曰太宗得魏徵采拾闕遺弼成聖
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
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為
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
貞公笏在文宗令進求鄭叟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
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北夢瑣言卷第一

北夢瑣言卷第二

富春孫光憲纂集

皮日休獻書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
其略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
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必
斥乎經史為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
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
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遇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

正本自經開本
正原本自經開本
舊式月經也

原字經下子字據唐
史卷之五十九校增

原字經下子字據
唐史校增

原字經下子字據
唐史校增

補本作得經

在妙本經

此作何似其美
者其有誤會乎

目原本作日子同始則
妙本改

原本第一字誤
去行本經用

前本有自口

知也云云又云孟子荀卿翼傅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
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馬融及楊墨踈
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磨以來一人而已
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則典禮未為備也日休先
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也韋文隱鹿門山號醉
吟先生竊比大聖榜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
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
以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舉子咸推伏之官至
國子博士寓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數十卷皮子
三卷黃冠中遇害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

宰相怙權 溫庭筠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忌勝己以其
子滿不解而第為張雲劉兢崔瑣疊上疏疏之宣宗優
容綯出鎮維揚上表訴子之冤其略云一從先帝久次
中書得臣愚者謂臣好不得臣愚者謂臣弱臣非美酒
美由安能啖衆人之口時以執己之短取誦于人或云
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益怒之乃奏岐有才
無行不宜與第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乃授方城尉
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又李



原字有誤用
標本本說明

商隱鮑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微之因題聽聞
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關無因許再窺亦怒之官
只止使下員外也江東羅隱亦受知於鮑畢竟無成有
詩哭相國云深恩無以報底事是裝荆以三才子怨望
即知鮑之遺賢也

駱山人告王庭湊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即王武俊
支屬也庭湊生於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
落下有里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骨善陰符鬼谷之書
歷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回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

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
者竊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
駱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龍虎氣
交王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
樹樹及於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歸
別墅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暨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
之將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
側坐至今面東起宇尚存為庭湊清儉公正忠於朝廷
勤於軍民子孫世嗣為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為
部將張文禮滅之



授任政寇

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安撫軍民懷柔蠻獠廢珠池尚
儉素李琢後鎮是邦用法大酷軍城遠出而屬高蠻六
七年間勞動兵役咸通七年高駢收復之先是荆徐間
征役拒蠻人甚苦之有獻子開許卒二千沒於蠻鄉有
詩刺曰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聯綿三四年致我交
趾辱儒者關則退武者兵益贖軍容滿天下戰將多金
玉刮得齊民瘡分爲猛士襟雄雄許呂師忠武冠其族
去爲萬騎風住爲一川肉時有敗卒回千門萬戶哭哀
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鼓聲不忍看金銀念此

堪淚流悠悠潁川錄吟此詩有以見一作失於授任爲

國家生事大東之苦斯其類乎

高駢開海路王著知開海附

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初交趾以吐距南海有水路
多覆巨舟駢往視之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因奏請
開鑿以通南海之利其表畧云人牽利楫石限橫津纜
登一去之舟便作九臬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嘆
以厚利竟削其石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或言
駢以銜假雷電以開之未知其詳葆光子嘗聞閩王王
審知患海畔石碇爲舟楫之梗一夜夢吳安王即伍子
胥也雅雨堂



許以開導乃命列官劉山甫躬往祈祭三奠纔畢風雷
勃興山甫退高觀馬見海中有貨物可長千百丈奮躍
攻擊凡三日晴霽見石港通暢便於泛涉於時錄奏賜
名甘棠港即渤海寂神之力量又何怪焉亦訖此地為天
威路實神功也

按王國山有范字之見是
十歲保此也

放狐寒三人及第 科松蔭花事附

咸通中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一作負者公奏億

賦詩三一作百首人多書于屋壁許棠有洞庭詩尤工

詩人謂之許洞庭最奇者有鼎夷中河南中都人少貧
苦精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於西園花發青樓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

子斲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禾一作田

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却心頭肉我願
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

近意速合三百篇之旨也咸得三人見湜之公道也蔭
光子嘗有同寮示我調象時詩卷內一句云科松為蔭

花因識之曰賈浪仙云空庭唯有竹閑地擬栽松吾子
與賈生春蘭秋菊也他日赴遠官柱丹宴榻中有兩松

對植立命斧斫之以其蔭花此候席上於愚有得色點

北夢瑣言 卷二
不致答亦可知也

文宗重王起

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嚴歷省寺贈守太尉文宗頗重之曾爲詩寓於太子之笏以揚之又畫像形於便殿師友日之曰當代仲尼彈歷外鎮家無餘財知其甚貧詔以仙韶院舉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起跡於理家俸入其家盡爲僕妾所有老年寒餒故加給焉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遠而與伶人分俸利其苟得此爲短也葆光子曰士人之家唯取一作貨殖至於荷春執耒灌園焉蔬未有祿代耕豈空器而爲養安可焉甘苦不迫晨

原本說以字爲
是於字改增

齊今之世祿菲薄不能博節稍豐則餒其物蔬少以一作歎則困彼妻孥而云安貧吾無所取唯衣與食所謂切身儉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得不忍儉而足用乎



北夢瑣言卷第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選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未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



北夢瑣言卷第三

盧肇為進士狀元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選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會昌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未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喻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



為狀頭及第時論曰虛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戲改早誠相名

唐相早誠吳鄉人詞學器度冠於儕流擢進士未遂其志嘗謁一受知朝士者希為改名以期亨達此朝士識其謾實之子請改為誠字相國忻然受而謝之竟以此名登第致位台輔前之朝士慙悔文集也

段相踏金蓮

夏候相附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粥食為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屆而不進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關黎飯後鐘蓋為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藏水濯足徐相商政書規之鄭平曰人生幾何要晒平生不足也 夏候致相國未偶伶傳風塵蹇躃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塞而後通也 或云玉孫相公未遇題揚州佛寺詩及荆南人云是段相亦兩存之

李固言相國為柳表所誤

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雅 一作性長厚未習參謁始應進士舉舍於親表柳氏京第諸柳昆仲率多戲謔以



相國不諳人事俾習趨揮之儀侯其聲折密於烏巾上
帖文字云此處有屋僦賃相國不覺及出朝士見而笑
之許孟容守常侍朝中鄙此官疏曰紹郤固不能為人
延譽也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卿諸卿與導行卷
去處先令投謁許常侍相國果詣騎省高陽公慙謝曰
某官緒極閑冷不足發君子聲矣雖然已藏之于心又
親烏巾上文字知其樓質無何來年許公知禮閣李相
國居狀頭及第是知柳氏之戲侮足致隴西之速遇也
杜郤公不恤親戚

杜郤公棕位極人臣富貴無比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
意有三其一為澶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
移鎮廣陵舟次瞿塘左右為駭浪所驚呼喚不暇渴甚
自潑湯茶喫也鎮荊州日諸院姊妹多在諸宮守富貧
困尤甚相國未嘗拯濟至於節臘一無沾遺有桑扈與
至衙門詬罵者亦不省問之凡獲方鎮不理獄訟在鳳
翔泊西川繫囚畢政無輕無重任其矜矜人有從劍門
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斯又何
心哉

未嘗薦賢時
號交角犀

檢交角犀已見卷一

李光顏太師還佳塔

李太師光顏以大勳康國品位尊崇愛女未聘慕僚謂



原本無四字誤讀記
四百九十七段增
原本無一字
疑屬記誤增

原本無四字
疑屬記誤增

成事 原本作所國語
原記一百一十三
校改
門主 原本作人孫唐
原記校改

其必選佳塔因從容語次感舉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
翻風流異常大師以子與之他日又言之太師謝幕
僚曰李先顏一健兒也遺過多一作難偶立微功豈可
妄求名族乎以某已選得一佳塔諸賢未見乃各客司小
將指之曰此即某女之匹也超三五階軍職厚與金帛
而已從事許當曰李太師建定難之勳懷弓藏之感武
寧保境止務圖存而欲結援名家非其志也與夫僕女
求婚王謝何其遠哉王詩尚書與夫師完
中廢詞成官語之

王文公文手王詩尚書與夫師完
中廢詞成官語之

王文公凝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

感夢寐中見先靈也食飯既飽不過十八片曾與絳州
于時司空國侍郎方應進士舉自別墅到郡謁見後更
不訪親知關吏遂申司空秀才出郭矣或入郭訪親知
即不造郡齋耶耶知之謂其專敬愈重之及知衆日司
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同年訝其名姓甚暗所圖太速
有鄙薄者就為司徒空耶耶知有此說因召一勝人關
筵宣言於衆曰某叨香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
一人而已由是聲采益振爾後為御史分司舊相虛公
攜訪之乃留詩曰氏族司空貴官班御史雄老夫如且
在末可歎途窮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



河中餞劉相聽

唐相國劉公瓚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棧劑因題高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脩俾前驛換麻水執轡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聽相孤貧有藝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饑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渴噲留所煮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過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寒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

呼相國爲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此卽大笑之在席亦有異其言者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大拜也

王履臣一上人知話之

李氏瑞槐 趙令公瑞棠附

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墜家庭有瑞棗樹婆娑異常曰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感不在

唐相國李公瓚其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爲漢南鄭司徒掌棧劑因題高山驛側泉石榮陽奇之勉以進脩俾前驛換麻水執轡之後致解薦擢進士第歷臺省聽相孤貧有藝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饑粥不給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渴噲留所煮文數軸置在僧几致仕劉軍容過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憐其貧寒厚有濟恤又知其連州一作山人朝無強援謂僧曰某雖閑廢能爲此人致宰相爾後授河中少尹幕寮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蒲尹張筵而祖之浮薄幕客





王中令

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
前言果效矣一作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
由命遇則威震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裏異常豈
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景茂挺荷拔聲之如是也西
於李載和大大天亦事得
於長陽宰東乘善得也

高太尉決禮佛僧

唐本脫後字據唐史
四百九十九號增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逆邊至資中郡舍於
刺文衍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
間作渤海命軍候悉換械之來襲誓背斥逐召刺史而
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虎

唐本脫後字
其唐七號增

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髮執兵號大
髮小髡據此寺為寨陵脅州將果叶渤海之言得於資
中處上
王時稱斯髮術斯亦或然之驗唐本脫後字
其唐七號增

王中令鐸拒黃巢

唐本脫後字
其唐七號增

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位望崇顯率由文雅非定亂之
才鎮諸官為都統以禦黃巢寇兵漸近先是赴鎮以振
妾自隨其內未行本以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中令
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
以安處慕容晟曰不如降黃巢公亦大笑之泊荊州失
守復把潼關黃巢差人傳語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敵請

北唐書

卷三

自退避無汚鋒刃於是棄關隨倍望播遷于蜀再按都
統收復京都大勳不成竟罹非命時議曰黃巢過江高
太尉不能拒捍豈王中令儒儒所能應變乎落都統後
有詩其要云勅一作詔已聞來闕下敕書猶未過軍前
亦志在其中也黃巢起廣州自號義軍五百萬帝親上表
先陳其詞之意其詞云僮僕歸降必有
是誠笑

路侍中中裏

唐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執政於
孔目史邊歲日以妓樂自隨宴于江津都人士女懷鄰
果之羨雖銜玠潘岳不足為比善中裏蜀人見必放之
後乃翦紗中之聊以異於眾也閭巷有袴服修容者人
必識之曰爾非路侍中耶嘗過雷原之肆見僧豕者謂
屠者一作曰此豚端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方良可笑
也以官妓行雲等十人侍宴移鎮渚宮日於合江亭雜
筵贈行雲等感恩多詞有離魂何處斷煙雨江南岸至
今播於倡樓也

李勣尚書發憤 趙魏文附

薛能尚書鎮鄂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勣尚書先
德為衙前將校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亦負文藻潛慕
進條因舍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





其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
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復覺其文卷深器重之
乃出邗運職縵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開居恐妨
令子脩進爾後果策名第歟歷清顯出為邗州節度也
八座事稱王屋山僧巨一善詳近代進士是
觀文桂州小軍杜張元及第乃才象也。在王屋山于延有上之精

鄭愚尚書錦半臂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奧學擢進士第歟歷清顯聲
稱短一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為半臂崔魏公鉉鎮荆
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泉進
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替
所蒙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錦得
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合具軍儀廷夢不得已而授
一作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欽服形於辭色
也或曰榮陽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基柱征南蛇吐之
類

韋宙相足穀翁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
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為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使
宙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曰
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因無所貪宙皇曰此可謂之

受府本行校補唐紀
二百二條在

臣本行上中補唐紀
六十九條在 陸軍出
補廣州更無年月記
案百餘卷刻入新定
身補唐紀
臣本行百
同唐紀校下

足穀翁也

李當尚書竹籬 崔珪二子附

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境內多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肯者相效為非前政以其各有階級弗克禁止開基昔之八座嚴明有斷處分寬嚴笈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懸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實勉梅逵命威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濟揚惠各務戰歛也 崔珪侍御家寄荊州二子克悉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荆南三客不免行刑也

吳行魯溫渡器 馬河而附

蘇門之卷也
唐本紀二子姓唐
溫字
記二百七十五號

唐本作爲廣北州
西川將軍
唐武宗

唐吳行魯尚書彭州人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小心畏慎每夜溫渡溺器以未之深得中尉之意或一日爲洗足中尉以聯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理爭教不作十軍容使行魯拜曰此亦無恙其亦有之執斷僕之役乃脫履呈之中尉嗟歎謂曰汝但忠孝我終爲汝成之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爲盧耽相公西川行軍司馬禦變有功歷東西川山南三鎮節度除西川制云爲命代之英雄作人中之祥瑞識之也 爲國南爲西川副使隨府罷職行魯欲延辟之國南素薄行魯聞之大笑曰

北史列傳 卷三 九
不能寬頭刺面而趨侍健兒子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
直出北郭家人逮結束而追之張雲起居爲成都少尹
嘗出輕言爲行魯說殺之

崔侍中省刑獄

唐崔侍中安潛崇朱釋氏鮮茹犖血唯於刑辟當自躬
親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於廳事前慮囚必強顏強惻
以盡其情有大肆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於
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司以麪及藟蔣之類菜
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臠膾炙之屬皆置真也時人比於
梁武而頹於宅使堂前美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
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威德惜哉

劉蛻舍人不祭先祖

唐劉舍人蛻桐廬人早以文學應進士舉其先德戒之
曰任汝進取窮之與達不望於汝吾若沒後慎勿祭祀
乃桑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所適不審是隱者爲
蛻也紫微歷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恩於是乎止臨
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嘗
與同列言之君子曰名教之家一作中重於喪祭劉氏先

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何傷菽水之禮紫微以儒
而進爵比通侯遵乃父之緒言素先王之舊制以時一作

房本行進封房記
一頁有五條
陰房本行進封
房記

本之微能便廢子大彭通人抑有其說時未喻也

杜審權相斥馮涓

大中四年進士馮涓登第榜中文舉最高是歲羅國起樓厚齋金帛來請張記時人榮之初官京兆府參軍恩地即杜相審權也杜有江西之拜割書未行先召長樂公密話岳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長樂公拜謝辭出宅速鞭而歸於通衢遇友人鄭寶見其喜形於色駐馬想詰長樂遠以恩地之辭告之榮陽尋搆刺詣京兆門謁賀具言得於馮先輩也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泊刺下開幕馮不預焉心緒憂疑莫知所以廢車發日自霸橋乘肩輿門生或在長樂拜別京兆公長揖馮曰勉旃由是驚浮之衆偏於搢紳竟不通顯中間有涉交通中貴念招清議官止祠部郎中蒲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

不肖子三變

唐咸通中荆中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學識精博實曰鴻儒者趣甚高人所師仰聚徒五百輩以求脩自給優游卒歲有西河濟南之風幕寮多與之游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雷莊而食也第二變為蠹魚謂蠹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州房本行進封房記
一頁有五條
陰房本行進封
房記

三食之輩何代無之

薛保遜輕薄

薛保遜名家子特才與地凡所評品士子以之升降時
號為浮薄相國夏侯孜一作公尤惡之其堂弟因名保厚
以異之由是不睦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高略同因季
父薛監來省盧新婦出參侯其去後命水滌門闕薛監
知而大怒驅宰相疏之保遜因謫授澧州司馬凡七年
不代夏侯孜一作公出鎮魏相募登庸方有徵拜而殞於
郡思曾睹薛文數幅其一云儻交親於灞上止逐旅氏
見數物象人詰之口報動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嗚

呼天之生民為此輩皆撻又觀優云俳胡折窳一作莽

轉而出眾人皆笑唯保遜不會其輕物皆此類也盧度
灌罷夔州以其為姊妹夫徑至澧州慰省迴至郡亭迴
望而笑曰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打楊柳枝
乎澧州老軍將周謙
舊曾服奉備言之

陳會螳螂賦

蜀之士子莫不酷酒慕相如落器之風也陳會部中家
以當據為業為不埽街官吏殿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
不許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假蠶紙筆衣服僕馬皆自
成都齋致部中業八韻唯螳螂賦大行太和元年及第

唐紀二百六
引薛等

大
原本作文
高本改



李相國言覽報狀處分滿界收下酒柿闔其戶家人猶
拒之遠巡賀登第乃聖善獎訓之力也後爲白中令子
塔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劉僕射荔枝圖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苦
實一作鳥餅餽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發生吃了也朝士聞而哂之又鎮番禺
效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貪乏者顯俟濡教但畫荔枝
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臺於嶺表扶護靈觀經諸官家人
驚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識之

趙大夫號無字碑張策附

唐趙大夫崇凝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深劉真長之風也
標質稱堂堂不爲文章號曰無字碑每遇轉官舊例各舉
一人自代亞台未嘗舉人云朝中無可代已也世亦以
此少之 梁相張策嘗爲僧返俗應舉亞台鄙之或曰
劉軻蔡京得非僧乎亞台曰劉蔡輩雖作僧未爲人知
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
禪訪道抗跡塵外乃於御簾前進詩希望恩澤如此行
止豈掩人口甚十度知舉十度斥之清河公乃東依梁
主而求際會蓋爲天水拒棄竟爲梁相也

及唐本行史職唐記
二百二十八條改

唐本行史職唐記
二百二十八條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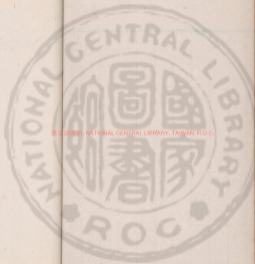
格清峻唐本行史職
唐本行史職唐記
二百二十八條改



北夢瑣言卷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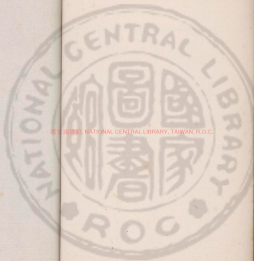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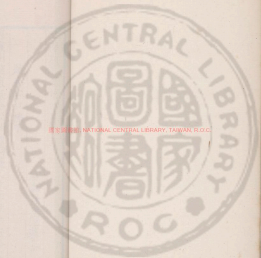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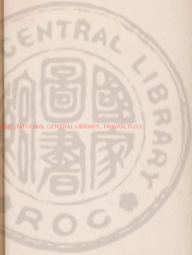
趙令公紅拂子

富春孫光憲纂

唐襄州趙康凝令公世勲嗣襲人質甚偉酷好修容前
後垂鏡以整冠帶往往以家諱刑人相國崔公亮出鎮
湖南由峴首趙令遠迎關宴崔相從容而規之曰聞令
公以文字刑人甚無謂也聞名心懼有但有聲望豈可管
責及人耶俄而近侍以紅拂子於烏巾上拂之相國又
曰此尤不可也陪寮儗首而已天水其後漢南失守已
而奔吳路由夏口杜洪念公郊逢以主座避之遽尸其

清

寶
原主作寶瑞
而本故改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本行楷法廣記
二百六十五條

原本脫也字
原本改也
原本行也字
原本改也

原本行

位其不識去就皆此類也竟罹禍於淮向宜乎

薛氏子具筆儀

唐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歎惜因有
詩謝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麓官乞與真拋卻賴有
詩名合得嘗意以節將為麓官也鎮詩昌曰暮爨成集
令其子具囊鞍參諸幕客幕客怪驚八座曰俾孫消災
時人以為輕薄蓋不得本分官矯此以見志非輕薄也

孫偃相通簡

唐相國孫公偃寬裕通簡不事矯異常語於親友曰凡
人許已務在得中但士行無虧不必太苦以我之長彭
彼之短以我之清彰彼之濁幸勿為之後譎居衡山情
花坦然不以放逐而懷戚感每對客座而斯僕輩紛話
販曳仆於面前相國凝然似無所睹謂客曰若以怒心
逢彼即方寸自狹矣其性度皆此類也相國曾乘船至
蜀論杜光庭先生受錄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
高棲之約爾後雖登台輔竟出官於南嶽有詩寄杜先
生其要向云蜀國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
舉效浮丘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逢罹穀水
白馬驛之禍唯相國獲免焉

柳北大夫賞年磨



唐柳大夫毗直清重德中外憚之謫授瀘州郡守先詣
東川庭參具橐鞬元戎領相彥朗堅郤之亞台曰朝廷
本用見責此乃軍府舊儀顧公不得已而受之赴任路
由滄州有牟磨秀才者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
狀所業獨見亞台獎賞甚勤甥姪從行以為牟子卷軸
不消見過亞台曰巴蜀多故土豪僭起斯乃押衙之子
獨能慕善苟不勝進渠即退志以吾稱之人必榮之由
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子弟竊笑而服之

孫愨尚書鋸解 劉知俊附

唐末朝廷圖太原不克以宰相張洸為都統華帥韓建

高本作以奴
天侍之

為副使澤潞孫愨尚書以本道兵會伐軍容使楊復恭
與張相不叶逗撻其師因而自潰由是張相為緒州
牧孫尚書為太原所執詭罵元或李公克用以狗豬代
之李公大怒俾以鋸解難加苦楚而鋸齒不行八座乃
謂曰死狗豬解人須用板夾然後可得行汝何以知之
由此施板而鋸方行未絕間罵聲不歇何乃壯而不怖
斯則君子之儒必有勇也近者劉知俊自無奔秦自秦
奔蜀馳暴之聲天下咸聞焉蜀先主坐其慘酷而謀之
受戮日章皇萬端乞命不暇行刑者嗟而笑之比孫帥
何勇怯之不侔也 孫愨尚書少年不慧孫漢報籍家然
而巳十五歲通然一變非唯時俊乃
體兩堂



北齊書
卷四
七
烈士

崔允相版文

唐崔相國慎猷廉察浙西日有瓦棺寺持法華經僧為
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其姪姪之
所在夫人泊妾歷聞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
更衣官妓而示術士曰果在此也及載誕日版下有文
相次分明即瓦棺僧名也因命其小字縑郎年七歲尚
不食肉一日有僧請見乃掌其顛謂曰既愛官爵何不
食肉自此方味葷血即相國允也崔事一說云是終南
山僧兩存之

諸重德好尚

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歌曲或有微其所好者掌武曰
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崔魏公銳好食新餽頭以為珍美
從事開筵先一夕前必到使院索新煮餽頭也杜幽公
每早食饋飯乾脯崔侍郎妾潛好看鬪牛雖各有所美
而非近利與夫牙籌金埒錢癖殺推不亦遠乎

單舅知分

司馬會附

唐單相誠家本寒微其渭陽為太湖縣伍伯伍伯即今
從新職行
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遭致意竟不承命
特除遷人楊載宰此邑參辭特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

內



人也
唐紀四卷九十一
大政略

傳

物本行傳
今今姓在案
魏蜀人魏人傳
美傳多傳
言也書傳
或作傳

傳

唐紀四卷九十一
大政略

傳

落此猥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
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
享六十船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
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
志也近者蜀相庾公倚素與其從弟凝績曾宰蜀州唐
興縣郎一作更有楊會者庾氏之昆弟深念之洎迭乘
蜀政為楊會除長馬以酬之楊會曰某之吏役遠近皆
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一作家俱待而博
博一作一虛名長馬乎雖強假軍職除授檢校官並不合
縣役亦罪舅之次也

揚蔚使君三典洋源

唐揚蔚使君典洋州道者陳休復每到州多止於紫極
宮因農甚思一見而續川報便他適乃謂道士曰此度
更來便須申報或一日再至遂令申白俄而州將擁節
而至方遂披因農曰驚風久矣幸獲祇奉敢以將來
祿算為請勿近造次頽川呼人為卿乃謂州牧曰卿三
為刺史了更無言州牧不憚以其曾典兩郡至此三也
自是常以見任為終焉之所爾後秩滿無恙不喻其言
無何又授此州亦終考限罷後又除是郡凡三任竟殞
於是邦三為刺史之說果在於此乎揚公季弟玳為愚



其
語之

妖人為稱陳帝師

唐軍容仗田令孜擅權有回天之力量致書于許昌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職節將崔侍中安潛不允爾後崔公移鎮西川敬瑄與師立牛勳羅元果以打毬爭三川敬瑄獲貶善制投右蜀節耗以代崔公中外驚駭報狀云陳僕射之命莫知誰何青城縣彌勒會妖人彌勒會此中全則窺此聲勢乃偽作陳僕射行李云山東盜起車駕必謀幸蜀先以陳公走馬赴任乃樹一魁妖其翼佐之軍府未喻亦差迎候至近驛有指揮索白馬四匹察

原本作與師李于然用
元果攝唐包有合元
增後 故律其經略
五年蜀羅元果打毬
于上川見通鑑
高本
作狀

僕射原本作中師
故向本校改

事者覺其非常乃羈廢之未供承聞而真陳僕射亦連帶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縛而侯命頰川俾隱而誅之識者曰陳僕射僕射一併由關官之力無涓塵之效盜處方鎮始為妖物所憑終以白貽誅滅非不幸也

哭麻劉舍人事

唐李相礪高才異學冠絕羣彦為朋黨所排泊登巖窟似涉由徑雖無亦才授也制下之日劉舍人崇魯抱麻而哭之李相斥其祖禰條上其事具表論之又以彭城先德受賄飲醜乃作鸚鵡杯賦醜詞訐切人謂寒心朝士有識者閱其表曰何必多言但不云倒策側龜於君

原本作王子孫
高本校改



重疊別紙自公始也唐末舉人不問士行文藝但勤於
請謁號曰豬切亦楷法於范陽公爾其族弟汝弼嘗為
張相一作出征判官傳檄四方其略云致赤子之流離
自朱邪之版蕩自謂人曰天生朱邪赤子供我之筆也
後遺亦有猿昆之風

吳融侍郎文筆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
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析掌武親密俾達其
誠且曰某幸得當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
不著功未聞惟當反甚受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
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于老夫由是改之果恠
上公之意也散版出官寓於江陵為僧貫休撰詩序以
唐來唯元白休師而已又祭陸龜蒙文即云海內文章
止書望而已自相矛盾于時不免識者所譏

破天荒解

唐荊州衣冠叢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
解劉蛻舍人以荊解及第號為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
國常脩功一作荊州之居人也率有古文連登上科關即衙
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為其張筵乃指盤
上箸賦戲老校曰要校一作卒為者其人以醋樽進之

乃唐末作功
高本校改

皆唐末作功
高本校改



唐本行年譜附記
四百五十九條

曰此亦校成卒為者也唐人大蒙關國妻即嘗偕妹
才思婦也有祭夫文行於世

成令公為蛇繞身

唐荊州成令公滿領禁州軍成江陵為節度使張瓚謀
害之遂率本都奔於姊歸一夜為巨蛇繞身幾至于殞
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迨遇蛇亦亡去爾後招輯戶
口訓練士卒沿流而鎮諸官尊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
為理初年居民唯一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
商務農有足稱焉朝廷號北韓南郭韓即華州韓建成
今知姓郭後歸本
姓有孔目官賀隱者亦返俗僧也端貞儉約始為腹心

凡有闕政頗其規贊自賀隱物故事由胸襟加以聘辯
陵人又多務伐為識者所鄙婦翁竺知章乃餅匠也言
多不遇又元子徵過皆手刃之竟無系嗣樓船之役募
僚結舌終致鄂渚之敗惜哉

張濟相破賊

唐黃巢犯關僖宗幸蜀張相國濟白身未有名第時在
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士或麻衣或羽破不可親狎
一日張在村路前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
賊回顧乃是此道士相國曰某一布衣耳何階緣
而能破賊乎道士勉其入蜀道遇相國聖善疾苦未果

唐本行年譜附記
四百五十九條



北齊書 卷四
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相國得藥
本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
何其驗哉

薛澄州弄笏 九章附

唐薛澄州昭麟即保暹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
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說漢紗詞知舉後有
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
後請不弄笏與唱說漢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有
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
得似則起爾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之小吏安詳傲

唐本朝之字薛應記
二百六十六條明

熊車動聽似笑而舍之 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
涼於毬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章中裏步履有以裝條
卽中大紹暹見促召衫帶過視方知其非因苦之

西嶽神斃張漢

唐張策早為僧敗道歸俗後為梁相先在華山雲臺觀
修業觀側有莊其弟廣亦輕易道教因脫棄服挂於天
尊臂上云借此公為我掌之須臾精神恍惚忽遭嚴擊
痛叫狼狽或頓或起如有人拖曳之狀歸至別業而卒
斯人也必黨於釋氏而輕侮道尊人之無禮自貽陰殃
非不幸也與嘉州崔使君開尹真君石函事同

開石函
為冥官
雜雨堂

注在唐本朝
二百六十六條明



所錄齊算李裁仁郎中日暗為惡話之

柳婢議蓋巨源

唐柳僕射仲鄂

一作鄂

鎮郫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成都

繫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雄郡

一作郡

宅在苦

竹溪女僮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

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街窺窻柳

婢在侍通衢有鸞鼓躍者從窻下過召婢就宅善公於

東嫌內選擇邊幅舒卷器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

失聲而仆似中風惡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選

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太曰某雖賤人曾為柳

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貴胄牙郎乎蜀郡聞之皆嗟

歎也清族之家率由禮門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為婢僕

所譏宜矣哉

趙師儒與柳大夫唱和

唐柳玘大夫之任瀘州沂舟經馬馳鎮土豪趙師儒率

鄉兵數千憑高立寨刑訟生殺得以自專本道署以軍

職聞五馬經過乃掉扁舟被褐衫把杖子迎接參狀云

百姓趙師儒豆台以其有職非肆屬邑怪而辭之師儒

曰巴蜀亂離某懷集鄉人拒他盜非敢營幸妄徵戎職

豆台欣而接之乃駐旌旆館於寨中供膳豐備欽禮彌

唐紀二百六十一
一作此巧
與金院說

能
與本行編
與本行編



勤師儒亦有詩句皆陳素心亞台慙為和之睹其清儉
不覺嗟歎曰我他年若登廊廟必為斯人而致節察蓋
賞其知分任真也

祖系圖進士勝

齊門有祖系圖得佛心印者皆次列之進士有登科記
懷將相才者咸編綴之而名實相違玉石混雜疑誤後
人良可怪也唐進士宇文翊舉士族子無文藻酷愛上
科有女及笄真國色也朝之令子弟求之不得時實璠
年適耳順方謀繼室其兄諫議臣有氣焰能為人致登
第翊嫁一作女與璠璠為言之元昆果有所獲相國韋

公說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滑臺杜尚書宅遭火幾焚神
樞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庫內因而延燒京兆謂宇文
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老鼠亦有燒尾之事用以
譏之慈光子嘗試一僧備諸謬妄一旦據徒說法自言
出世安知他日不預祖系乎是則宇文翊登科後人何
以知之悲夫

溫李齊名

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舊名岐與李商隱齊名時
號曰溫李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
八又手而八韻成多為鄭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而士

此原本可二編子
於上校改

原本說他字歸原
能一百九十七校增

北齊書

卷四

七

行有缺緝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召
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向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
十四考中書宣宗嘗賦詩上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
第進士對之庭雲乃以玉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又藥名
有白頭翁温以養耳子為對他皆此類也宣宗愛唱菩
薩蠻詞令狐相國假其新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
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中書堂內坐將軍識相國
無學也宣皇好微行遇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
之曰公非司馬長史之流帝曰非也又謂曰得非大參
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論為方城縣尉其制詞曰孔門以
德行為先文章為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補焉徒
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云云竟流落而死也杜曲
公自西川除淮海温庭雲詣韋曲杜氏林亭留詩云卓
氏盛前金線柳隋家沒畔錦帆風貪為兩地行霖雨不
見池蓮照水紅幽公聞之遺絹一千疋吳興沈徽云温
舅嘗於江淮為親表積楚由是改名焉庭雲又每歲舉
場多借舉人為其假手一作多為舉人假手沈詢侍郎知舉別施
鋪席授庭雲不與諸公鄰比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
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其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
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崔氏女失身為周寶妻 本山尼盧氏女附

浙西周寶侍中博陵崔夫人乃乾符中時相之姊妹也少為女道士或云寡而冠被自幽獨為大貂素以豪俠聞知崔有容色乃踰垣而竊之宗族亦莫知其存沒爾後周除浙右其內亦至國號乃其車馬皆歸崔門曰昔者官職卑下未敢先言此際叨塵亦不相辱相國不得已而容之此事疑相國少壯誤之悲評近代江南經今在莊行者知之乃曰小娘子釘不自殺而偶非丈夫也似得有徐仙姑居南嶽魏夫人壇得稱謂之乃自願作此乃修道而靈末山尼開堂說法禪師鄧隱峰有道者也試其所守中夜被刃入禪堂欲行強暴尼禪死失

相府本作祥林

似應本作祥林

志隱峰取去禪服集眾僧以曉之其徒立散王蜀先主部將張訪暴橫輟人之習典庸州有一少尼姿容明悟講無量壽經張欲逼辱以死拒之不肯破戒因而詬罵張乃折其齒與其父同沈於墓頭津也崔氏女末山尼以畏懦而苟全徐仙姑用道力而止暴講經尼以守戒而隕命是知女子修道亦以一段障難而況治容誨淫者哉孫榮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游之事其旨似言盧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是知平康之游亦何傷於年少之流哉

崔禹昌不識牛

唐世梁太祖未建國前崔禹昌擢進士第有別業在汴州管內禹昌敏俊善接對初到吳門希梁祖意請陳桑梓禮梁祖甚喜以其不相輕薄甚蒙管領常預賓次或陪宴戲梁祖以其有莊整必藉牛乃問曰莊中有牛否禹昌曰不識得牛意是無牛以時俗語不識得有對之梁祖大怒曰豈有人不識牛謂我是村夫即識牛罪則不識如此輕薄何由可泰幾至不測後有人言方漸釋怒

張曙戲杜荀鶴

唐右補闕張曙吏部侍郎襲之子諱之姪文章秀麗精神敏俊甚有時稱所生母常戴玉天尊黃巢亂羅其知存沒或有於枯骸中頭上見有玉天尊以曙未訪遺骸不合遂取以此阻之後於妻贊侍郎下擢進士第官至右補闕曾戲同年杜荀鶴曰杜十四仁賢大榮幸得與張五十郎同年荀鶴答曰張五十郎大榮幸得與荀鶴同年天下只聞杜荀鶴名字豈知張五十郎耶彼此大哈是知虛名不足定人優劣曙有擊阮賦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唵開珠網穆天子紅鞭馬解踏破瓊田又有鄆郊賦叙長安亂離亦哀江南悲甘陵之比區區



北夢瑣言卷第五
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密狀 未開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溥等皆罹其禍竟未
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
公欲盡誅之慮其寬乃密奏勝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
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官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
火泊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一作玉石俱焚也
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一作頭自是四方效之唯
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大原本行火補
商本校改

原本脫字于據
商本校改

在鈔年作
本圖誤



北夢瑣言卷第五
之荀鶴不足擬倫

北夢瑣言卷第四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令狐公密狀

未開頭附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溥等皆罹其禍竟未
昭雪宣宗即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
公欲盡誅之慮其寬乃密奏勝子曰但有罪莫舍有闕
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為官者所見於是南北益相水
火泊昭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一作玉石俱焚也
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一作頭自是四方效之唯
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

大原本行火補
商本校改

原本脫字于據
商本校改

在鈔年作
本圖誤



儀
原字
原字

李遠譏曹唐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人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戴時人聞而笑之世謂李詩不假言其無才蓋顯其無教化也

中書蕃人事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部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紫而登粉署省中謔之為四君子也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第相識曹相確羅相勣權使相也繼升嚴廊崔相慎猷曰可以歸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新人也達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戶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歎曰本以畢白待之何弄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徐相譏咸中令

唐乾寧中荆南咸令公泚曾為僧盜據渚宮尋即真命末年聘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湖舊在巡屬為土囊雷滿所據奏請割讓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為處置由是

原字
原字

原字
原字

原字



唐大初盧子端唐記
二百五十一號

衛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令雖加接延而常快
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辯鋒起相國曰今公位尊方面自
比相文當滿者偏州一夥草賊耳今公不能加兵而怨
朝廷乎成公赧焉而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聲聲成令
雖甚敬懼猶以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
望相公保重相國曰南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
成令曾為僧也終唐漸取之

韋尚書鑿盧相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為慧
蓋短舌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加欽謂

唐大初盧子端唐記
二百五十一號

唐大初盧子端唐記
二百五十一號

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尾斯人也以
是卜之他日必為大用乎爾後盧果策名竟登祿廟獎
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諸弟卒不展分所謂
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薛逢賞王助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
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
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遇因
以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坊婦刊建薛使
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

唐大初盧子端唐記
二百五十一號



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替廢無聞於世橫河東公振登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陳陶癖書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露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冰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中不是無鱗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雞金液火十年寒暑鹿寬衣寄與東流任斑鬢向陽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或云癖書是陳陶從字味

岳所著令
兩存之

陽朔山水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宋裴楊違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線嘗得接耶耶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耶耶曰某未曾打人脣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華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淮浙解紛詔

唐僖宗皇帝蒙座于蜀朝士未集聞人掌詔樂朋龜侯相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

北平

卷五

四

淮浙



淮海揮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
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
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
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辭也深稱上旨
除行在知制誥官至宰相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
使章服累表不允有衆人候調紳相知其文詞請撰
一表其略云當道地營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
其宜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太尉破昭義
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太尉詔皆
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吳融天章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
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
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
追之吳謂必遣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
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
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蔣人物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
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



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安可知也將
擬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為祥瑞號水月觀
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
者時號玉笋班效的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端以克德
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班古卷不雜亦
班也

張蔭樂朋龜與田軍容中外事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文游十軍軍容田令孜擅回天之
力僭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關人掌誥樂朋龜侍
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薦之充翰林學
士張蔭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子方之門皆申一作

中外之敬泊車駕到蜀朝士畢集一日中尉為宰相開
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公恥於對衆設拜乃先謁
中尉便施蒲酒之敬中尉訝之俄而賓主即席坐定中
尉白諸相曰某與起居清濁其流曾蒙中外既處玷辱
何彈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即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
此甚為羣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故事謁李昭侍郎
自媒云別於九經書文及老莊泊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
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
可之

薛少師拒中外事

史序本紀文字錯誤
此九百三十九號增

唐不脫射字通
而各致增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
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帥為四鎮官告使夷
門客將劉翰先來頗會恐申中外孤帥佯言不會謂獨
者曰某無德安敢擬受令公拜竟不為屈泊受禪之後
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也中間奉命冊蜀
先主為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遂當醫人楊僕俾攻
藥之孤帥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府典歸京尋醫蜀主
謂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僕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
謂家將曰夜來聞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
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韋公說任梁為中書舍
人倖紹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梁主
以河北關西悉為勅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藉兩浙寧
倚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溟一則希其豐
遺二則懼不周旋恐皆拜之錢公亦自尊大唯京兆公
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之竟有嚴廊之拜也

楊晟義母 安節建附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潛
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隱其無辜密告之由是亡去而
獲免也後為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成勝軍節度
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泊僧道輩各得其



唐李觀字無廣
一百零八號

82

所學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敗因令求訪周氏既
至以義母事之周氏自以少年復有美色恐有好合之
請安農者營天地終不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
仲問安之禮雖危在重關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
完運為王蜀先主攻固保守孤城敵兵不至十日而為
西川所破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
城克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冀為其用欲寬之師建曰
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歎一作實而行戮為
設祭而葬之

咸令公和州載

中唐李觀中守
一百五十六號

已唐李觀到
別本改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杜洪令公乞師於梁王梁
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王欲親
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
州載艦上列廳事泊司局有若衙府之制又有齊山截
海之名其於葦壯即可知也飾非拒諫斷自其意暮察
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
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
泊泊字即水內也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
軍入江陵俘載軍人百姓戰栗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
沙改泊之名和州之說蓋前定也



原本作守歸
子別抄本改

韋太尉伐西川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韋太尉昭度寬招討使率東
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荳賊割掠諸縣乃擁守下
兵投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實其爪牙也因奏請割西
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謙多智事韋公甚
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況軍旅之事又非所長
每欲攻城請或服臨陣慮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
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顯有唐喫人者呼而戒之曰人
肉何如猪羊乃賜一婚婢充肉價他皆做此重區二年
蜀城已固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設溝以軍糧關乏兵士
擒史掌武親史駱別駕名者獨而噴之由是懼懼其
禍遂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
用智自免也

章魯封不幸

屯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
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類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
崛起號錢塘八都泊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
罹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語事體重懸宰而輕郎官
嘗曰某人非才只可作郎官不堪作縣令即可知也以
章魯封為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答差羅隱宰錢塘皆

名心
別抄本改



異死稟命也章羅以之為恥錢公用之為榮其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與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為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裴氏再行裴登尚書

唐裴司徒疎性新善廉問江西日凡什器闕障皆新其製剛屋鐵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即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萊陽鄭進士以塔之才過禮期遠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塔不勝悲痛而鄭偶笑之蓋夫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

唐紀百下五
作或外所之

有他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一作別適人亂倫再醮自河東始也元稹一作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珉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皆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鄙書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閉門遊學 王先主附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





差兵屯成大渡河巒旗纒衆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
抵府城居人有爲戶而拒之巒亦不敢扣門也嘗有一
巒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百輩呼譟而逐之
巒一回顧卻走如堵堵巒焉自責及嘆終不能擒致其
怯懦如此 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軍勇銳欲吞之
俾擒噉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高太尉機詐

咸通中南蠻國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平
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
符於郵亭遺之以壯軍聲蠻酋德文趾之敗望驛一作

風房本作詳說唐紀
一百九十九條改

高在何事

蜀唐本作詳說
蜀唐本改注

而過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緣臨遂成煨燼士民無久安
之計渤海規畫地勢國版築焉慮秦錡將施亭謀有警
乃命門僧景山此僧多爲守武快策人謂奉使入南詔
宣言駢自暹邊自下手築城日衆烽直至大渡河凡九
十三日樓櫓轟然旌旆竟不行而驛信警慄不暇兵以
詐勝斯之謂也

張道古題墓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闕
文學甚富介僻不羣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揀爾後
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

北漢瑒言
二
懼為蜀主所做無路棲託泊逢開創誠思徵召為蕃寮
排積卒不蓄錄竟罹非命也嘗白筮遇凶卦預造一穴
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甚後累遇害而產之人有獲
其上蜀主書遺臺極言蕃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舉又非
違一作時受盤桓取禍之流也補闕深於策業若書

叙巢居子

唐貞元中梓歸人覃正夫頃棲虛嶽飾符箓徵召為文
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惡辭韻擬特風
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二十卷惡因
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書未達前三日里
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燕而繁墟之嗟乎鄙於覃生
異時也苟得蠅寫流布振彼聲光而焚如之酷河不幸
之甚也

羅哀不就西川辟

李翔黃匪躬附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贖操尚甚
高唐大顧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故契濶
兵難備歷飢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甄學士吳侍郎
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知己曰管擁馬通
衛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歸為魯國東家工也一作
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也蜀人有志者唯外





部子揚子雲二息亡遺體葬於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
道哉近代李顏黃匪躬皆嶺表人顏即遺其糟糠別婚
士族黃卽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高測敘事 韓則府

唐高測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應數琴
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
燕公上故事白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杯燕公曰
萬卷書不易徵詰一作不徵百杯酒得以來試乃飲以酒
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除秘校卒於威勝
軍節度判官也 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

王式

王式 蜀本作蜀 唐 王式 蜀本作蜀 唐

士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
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穀曰韓八座事禁如拆波線無
一條長時人避之

符載侯嗣歸隱 趙純附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棲
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
以王霸自許恥於常調懷會之望韋南康鎮蜀辟為支
使雖曰受知尚多僂蹇韋公於二十四化設醮請撰齋
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離席望漱命使院小吏
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統一作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

光 唐本作唐 唐 光 唐本作唐 唐

統 唐 統 唐



遠如此劉關時為金吾舍曹參軍依棲韋公特與真
 讚其詞云矯矯化初氣傑文雄靈鷲出水秋鸚乘風行
 義則固輔仁乃通他年良觀麟閣之中泊京兆變故彭
 城知留務起雄據之意符為其所廢凡有代表愈更恭
 順劉關之敗也慕容多難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
 箇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求下棲於廬山即前之真讚可
 謂有先鑒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卒歲南昌軍奏請為
 副俸授未禮郎不赴命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百萬
 錢買山四方交辟蓋為盈於山門草堂中以女妓二十
 人娛侍聲名籍甚于時守道簡常者號曰克人曾覽符公全集

合本于字字新字字記于
 字換而後從字之失
 本矣

辟 辟字記行辭
 辟字記行辭
 辟字記行辭

其文簡潔清便入其空奧者唯建平四章正夫乎宋清
 雖有詞學其文冗次亦符之流漢晉至於山字甚夥
 即宋 唐光啓中成都人侯翻風儀端秀有若冰壺以技
 草出身為郾學從事信皇播遷拜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內試數題目其詞立就舊族朝士潛推服之僖宗歸
 闕除郡不赴歸隱導江別墅號臥龍館王蜀先主國霸
 屈致幕府先俸節度判官馮涓候一作供其可否馮有文
 章大名除眉州刺史田令孜拒朝命不赦之任蜀寓成
 都為侯公軫卹甚德之其辭一作書即馮涓極筆也侯
 有謝上王先主其自負云可以行脩履表坐了檄書其
 人蜀之 趙鋌者梓州鹽亭縣人也博學鉛鈴長於經
 小將也

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文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
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吳湘事 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
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
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
其婚娶聘財反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條料之外有陳
設之具坐賦奏而殺之德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
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
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



世夫婦俱有節操不受文辟撰長短經十卷王霸之道
見行於世

北夢瑣言卷第五

北夢瑣言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纂集

吳湘事 劉漢宏附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為朋黨者切齒
鎮淮海日吳湘為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女寄寓
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於是大怒因
其婚娶聘財反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條料之外有陳
設之具坐賦奏而殺之德無禮也宣宗初在民間備知
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導而進狀訴寃衛公以此
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寄寓朝士曰李二十誤我也馬



原本目錄得之也
註到於本故也

原本目錄得之也
註到於本故也

②

②

植曾為衡公所忌出為外任吳湘之事鞠於憲臺扶風
時為中憲得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頗尋歸澧陽端
獨而終善說漸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
漢宏曉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得
也

裴相生於子開國事 雙峯禪師文如海道士將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峯密禪師得達
摩頓門密師注法界觀禪益皆相國撰序常被龜納於
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
人每發願世世為國王 ② 護佛法後于開國王生一子

手又有相國姓字開於中朝其子弟欲迎之彼國勅旨
不允也 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 ② 之盛無能及也一
旦感於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
蔚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 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
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旨趣共甲也惜
哉

韋氏女配劉謙事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
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處招物議誠
諸幕寮請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

惟西堂



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
巖隱為廣帥巖嗣之奄有嶺表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
改名夔在位經二紀而終次子嗣即京兆知人之鑿非
謬也

田布尚書傳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然之鎮淮揚也虛丞相既罷浙西
張郎中經罷常州俱過維揚謁魏公公以暇日與二客
私飲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至泊逆旅某
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曰顯驗與他巫異
請改舍於都侯之廨署公乃起名巫者至至乃與神遇

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謂神曰布有不肖子贖貨無厭郡
事不治當犯大辟賴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
不絕者公之恩也公覆然曰異哉某之為相也未嘗以
機密損益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
鐵犯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賊
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而何
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鐵賊罪
自有憲章然是處正之孫田布之子處正首以河朔請
一作 朝覲奉吏員布亦繼一併 父之歿布會征淮口繼
以志孝伏劍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



原本作代付之自官事
不驗神可辭去路矣
勿本校改

因貨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遼郡司馬而某未嘗
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
命席下表而見馬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
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嘗負此銀八十萬錢今
方忍耻而償之乃宿債兩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
償其未足代付之神亦謂去官不驗神乃辭去梁相國李公
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子之債死且如
是而沉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
而不忠豈一併其未得聞於斯論耶一併而崔祐國出
入將相殆三十年也宜哉

李太尉請脩狄梁公廟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感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
俾親表勉之學武曰好驃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
也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
釋掌武啟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梁公廟於是武
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愚嘗覽太尉三朝獻
替錄真可謂英才竟雁朋黨亦獨秀之所致也

同昌公主事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嘗
懷危慄後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傷憂



之際皇女怒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公主降章
保衛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效而殞醫官韓宗昭康
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諫懿皇不聽懿皇嘗
幸左軍見觀音像滿地四尺間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
天子菩薩即蓮地之道人上悅之冠入京郭妃不及奔
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乃嘆之

同昌公主李華事
見蘇鸞杜陽雜編

侯昌業表

唐自廣明後閩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
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竊廷憂
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
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諱
道場以消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
見犯上宜其死也

李常侍過道街

龍西李浩嘗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

一作

光化中與諸

朝士遊地梁川小紹日游鄴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
者因與小紹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紹在寺即
不屬鎮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侍在寺乎
忌闕靡乎或一日從容謂小紹曰世有黃白之術信乎
好之乎紹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不信又安敢歟好僧



曰貧道之每掃曙出寺為僧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
敢秘惜小躬辭避再三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峯朝相
四入崔相恩知每遇二公黃誕之辰乃獻銀葉孟子此
外避家屢空然不自來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琛乃
嫡孫也嘗為愚語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僧
瑣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往
得之即李紹之謂也

陸相公勸酒事

朱進士酒在東臯子劉虛白附

陸相公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因與之從容因命
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因曰誠如所言已校五

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朱秀才逢[○]府人皮餘舉進士有楊貴妃別明皇賦最
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輩咸乃哥將也朱生以鄉人
下第謁之輩亦使酒新鑄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
朱便引頸斃而身首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
識哉善言也東臯子王勳字無功有杜康廟碑醉鄉
記備言酒德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
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為孔
門之徒得無違吾誠乎

葉鄭立襄王事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道愨鄭巨圖等同奉之泊破僞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鋸森然衆相猜疑曰天子之嗜數物也蕭道相就河中賜毒橙之在手自以主上舊恩希貶降久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田軍容徽韋太尉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吞竊而沙門僧澈承恩爲人潯結中禁京兆真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也嘗部之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掌武役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項國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朱李驥迹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制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許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城其分裂延屬乃陰通一作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憂所導侵軼蜀川元戎實滂不能遏我師望亦尋受貶黔隴西

又云因任華陽補賊

光化中朱朴



原本脫字字誤唐紀二
百五十二條增

房本作內登日楊
唐紀改

細珠葉引作漢錄
未中物錄已空

原本脫字字誤唐紀
二百六十五條增

房本作何學按武初本
脫改按唐地理志東
川有武都郡

北齊書

卷六

自毛詩博士登庸時其口辯可以立致太平白藩邸引
尋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封畝之日而陳時事數條每言
臣為陛下致之泊孫大柄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
外騰沸內憂實回僻後發刀陵作合經行者至御前前
曰若是朱相即是非相望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為相自
古有也君子此不取其言之不出詭窮之不逮況唐
末喪亂天下阻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
以區區辨給欲整其亂故自取辱焉消護未申而教樂
僮吹竽竊甚為識者所責也

李厚玉輕簿章 韋沈李暉門

唐李厚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昔名散逸不樂應舉
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未為其
延舉因進詩授卷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然多狎酒徒
疑其為張祜之流李少逢善與請官澧陽備知其行止
因為紀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輕率之士疑為同人所
謗或曰曾為荆之幕下假書題謁澧史艾使君李謂艾
侯曰小子因甚幸使君痛赦之州將以我其輕脫所
濟不厚也又近年京兆韋沈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
落不偶而沒於世澧西李璣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
州州樂縣京兆喬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

北齊書

卷六

魏所堂



且謂李宰曰容有相勉且求一邑以蔽儼寒室人聞之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即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即不可龍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以敬詞自強蜀相韋在晉相和疑所

先是李達以曾有詩云人事三五酒流年一局碁唐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俞允蜀相韋應舉時遺黃冠犯關者泰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繡反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訪莊乃諱之時人號泰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泰婦吟諱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 晉相和疑少

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泊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因厚重有德終爲詭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又云長日唯清
局甚兩存之

劉覽奏令孤相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孤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合人每許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覽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弟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

唐本就不字誤
與此二百七十一段



原本訂記
唐史校改

其書史謹事之紫微說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為一經業
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為此吏所告由是賤之君子曰
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己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
短乎宜其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
其宗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幸皆引進皇籍有不得
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令狐時以此少之

陸龜蒙追贈蘇許州府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科
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
與顏薨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

原本訂記
唐史校改

之祿與張博為吳興廬江二郡倅著吳興實錄四十卷
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五卷丞相李公蔚虛公邁景重
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
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
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吳侍郎融
傳贈史右補闕韋莊撰誄文相國陸希聲撰碑文給事
中顏荒書皮日休博士為詩皮冠死浙中方干詩名著
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詩五十首裝為方干新製
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此乃下官效方干之作也方詩
在模範中爾奇意精識者亦然之 蘇許州能以詩道

原本訂記
唐史校改



爲已任運劉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
識劉不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墓銘

顏給事堯諱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容
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之交一
紀無^補龜蒙卒爲其訖木至穴情禮不缺其後即故諫
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二君於堯至死不變
其餘面交皆如攜手過市見科即解褐而去莫我知也
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兵部侍郎于公航中書舍人
鄭公^三撰三君子者余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
肉孤幼復如何哉

李礪行狀

補闕附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礪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輩
如忌雖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文集三
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一部明無爲
上下二^{一作}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賊火時人無

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虛言也葆光子曰
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皇甫湜數君子之文陵
轢荀孟棟^批顏謝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
人之龜鑑而梁之聲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

文房本作論議廣記
二百五十五條改
渝房本作論議
廣記改



俗譽喧喧者宜登其溫文也

白太傅墓誌 盧勣二相府

白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內有詩號元相云相看發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泊自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公時人疑其隙終也鄭文公改與盧相攝親表也闕闕相齊詞學相約同在中華因公事不叶揮霍聞言語相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關擊亦不然也竟以此出官矣

內官改創職事 實於事所

古者閹官禮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薦臻天子播越觀衛或柄首付大開魚朝恩竇文場乃其甚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為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其裨笏宜導自鑿農改作也嚴遵美內禍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鄭史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任蜀至閹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炭天子汗襖糊文字莫辨折腰一作行能而趨汗流喘乏尺云伏以



軍容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
嚴公曰不敢退而大哈嚴公物故蜀朝册贈命給事中
實嚴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多之

羅顛升降方寸所

唐羅給事隱顛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令狐公顛雖
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
每有宴會顛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其寒素之士也顛
文賦為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有故事陳於所知只望
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之前也令狐名舉士於深
衣先舉應於羅公處
羅既顛不得意未免恣望竟為貴子弟所排吳潤東

歸黃冠事予朝賢議欲召之章胎籠沮之曰某曾與之
同舟而載雖未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
官我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稅
隸也由是不果召 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重
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互相安詳以荅之未起問方
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李珣書樹葉

梁李相國珣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衣
冠蕭新因與寇農楊玢藏跡於荆楚間楊即源蜀珣相
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凡

原本說字子真
一百二十四號



光符寧宜都嘗厭薄之瑛相寂寞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創詞呼嗟快哉而投於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宜都之子彬驛旅諸官因省相國乃歎厥父之所短而道之矣

杜荀鶴入翰林

平曾賈島附

唐杜荀鶴嘗游梁處太祖詩三十章旨易曉也因厚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獎拔寒俊至於掌誥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詩練故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大手非其所能幸而祖適免貽伊恥也制取平曾賈島以其僻澀之才無所

採用皆此類也

樂工關小紅

石深附

羊本原本行陽錄
羊本原本行陽錄

唐昭宗初蓬百官蕩析名嫗伎兒皆為強諸侯有之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太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陽下采桑乎關伶僂而奏之及出又

為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不久而祖復有琵琶石深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為相國令孫公見賞俾與

深本行原陽錄
深本行原陽錄

諸子溪瀨連水邊作名也亂後入蜀不諫樂籍多游諸

原本行原陽錄
原本行原陽錄

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深以

原本行原陽錄
原本行原陽錄

胡琴擅場在坐非別音者諷諱語笑殊不領聽深乃撲



北夢瑣言
糟而齋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
蒙我聽何其苦哉子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
顛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賤伶云乎哉

孫內子 蕭休若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呂期之內子善為詩一旦併焚其
集以為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孫有代
夫詩贈人白蠟燭曰景勝銀缸香比蘭 一作白古香一
有聯意

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看又
聞琴詩曰玉指朱絃乳後清湘妃愁怨最難聽初疑風
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寒近若流泉來碧嶼遠如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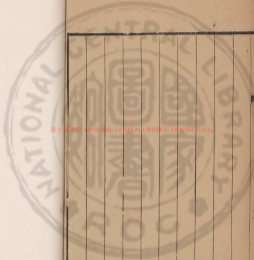
鶴下青冥夜深潭罷塔惆悵霧濕數蘭月滿庭又代謝
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
好是綠窓明月夜一盃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嶽村有
一婦人黃惟香有才思未嫁於所居牕下與進士王元
宴相對因奔瑯琊復淫冶不禁王舍於送旅而去遂私
接行客託身無所自縊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
非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厚本詩在贈字上誤
也一百七十三條及

自
本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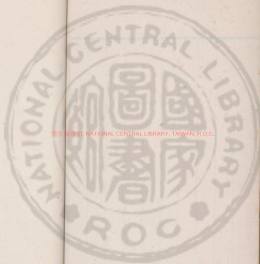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台灣, R.O.C.

出
卷
天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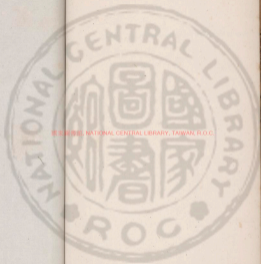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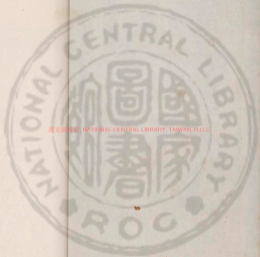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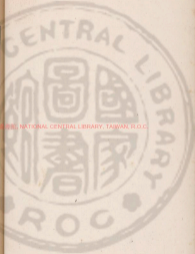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七

宮春孫光憲纂集

孟浩然趙儼以詩失意

唐襄陽孟浩然與李太白交游。元宗徵李入翰林。孟以故人之分有彈冠之望。久無消息。乃入京謁之一日。元宗召李入對。因從容說及孟浩然。李奏曰。臣故人也。見在臣私第。上令急召。賜對。俾口進佳句。孟浩然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上意不悅。乃曰。未曾見浩然。進書朝廷。退黜何不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緣是不降恩澤。終於布衣而已。宣

②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索遺報詩其卷首有題奉皇詩其略云徒知六國隨
斤斧莫有尊儒定是非上不悅或云孟許王樂於
翰林今兩存之

鄭祭相詩李程附

唐相國鄭祭雖有詩名本無虛廟之望常典廬州吳王
揚行密為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責之然其儒懦
清慎或農常重之昭宗時吳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
因一或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于時皇綱
已紊四方多故相國既無施展事必依違太原兵至謂
此天子震怒渴於讓却之術相國奉對請於文宣王諷
號中加一哲字其不克時病卒此類也同列以其忝竊

商本
李程

每歲傷之相國乃題詩於中書壁上其詞曰側披雄雌
吟蟻子競來拖一朝白雨下無鈍無嘍囉意者以時運
將衰縱有才智亦不能康濟當有玉石俱焚之慮也時
亦然之相國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
餅粘柱礎宿火焰爐及童子病歸去鹿麋寒入來常云
此詩屬對可以稱衡重輕不偏也或曰相國近有新詩
否對曰詩忌在滿橋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以得之蓋
言平生苦心也 李程以日五色賦擢第為河南尹日
試舉人有浩虛舟卷中行日五色賦程相大驚處掩其
美仲覽之次服其才麗至末韻侵曉水以芒動俯寒山



而秀發程相大哈曰李程賦且在瑞日何爲到夜秀發
由是浩賦不能陵邁

來鳴詩沈光楊敬之附

唐進士來鳴詩思清麗福建章尚書岫愛其才曾欲以
子妻之而後不果爾後游蜀夏課卷中有詩云一夜綠
荷風蕭破賺他秋雨不成珠識者以爲不祥是歲不隨
秋賦而卒於通議郎前進士沈光有洞庭祭賦章八
座岫謂朝賢曰此賦乃一片官商也後辟爲閩從事

陽農揚敬之撰華山賦朱崖李太尉每置座右行坐誦
之其略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

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室九層矣聽雞往來周東
西矣蟻蟻紛紜強秦去矣蜂巢聯聯阿房矣戍而復
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成陽矣累累豐粟祖龍藏矣
其十一一作載改更與一作懷悲愁辛苦循其上矣楊氏
之茂難視益甚遠此乃奇志
於華山而言世事實輝才也

李學士賦識劉昌美句律附

唐乾中劉昌美與夔州時屬夏沱峽漲滿險阻俗云

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於是行旅輟棹而候水平

去焉有朝官李堯學士學家自蜀公流將之江陵郡
牧以水勢正惡且望少駐以圖利涉龍西想遽殆一作

息
唐本作思語唐記
二百十說改



爲人所之一作促名堅請東下不能止之才鼓行棹長楫

而別州將目送之際盤漏呀裂破其船而倒李一作

家溺死焉或云一行船次共一百二十人皆溺死唯姝姬一人隔夜爲駭

浪推送江岸而蘇先是永安監宦戶陳小奴掉空船下

瞿塘見崖下有一人裹四縫帽穿白缺衫阜義欄青袴

執鐵蒺藜問李公之行道自云迎候其姝姬後亦說

於刺史云李學士至一官署上廳事朱門白壁寮吏參

賀又聞云此行無姝姬名遂送出水濱于時具以其事

奏聞自後以瞿塘爲水府春秋祭之初隴西文賦中有

金釵墜并賦至是識焉世傳云人之正直死爲冥官道

書云鄭都除府官屬乃人間有德者神相爲之亦號陰
仙近代朱崖李太尉張讀侍郎小說咸有判冥之說

劉昌美兩典夔州雲安縣僧悟曾有蜀川將校王尚

書者舍已俸三百千以脩觀音堂此像有靈矣乃剩三十千

入已一旦物故經七日鄰於腐壞忽然再蘇灌湯藥以

輔之言曰初至一官曹見劉行軍即昌美也說云何乃侵用

功德錢以舊曾相識放歸還此錢元活乃戒門人需

衣鉢而償之尋復卒也西川孔目官勾偉於其輩最

號廉直綿竹縣民王氏子病困入冥因復還魂見冥官

謂曰我即勾孔目也家在成都西市曾負人錢三萬未

②



償汝今歸去為我言於家人也王生後訪勾氏子仍以債主姓名言之果為酬還

盧詩三過

唐盧延讓家詩二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句云狐衝官道過狗觸一作店門開租庸派濟一作親見此事每稱賞之又有銀貓臨鼠穴鏡火敲魚砧之句為成中令納見賞又有粟爆燒毬破貓跳躑非翻句為王先生建所賞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兒狗子也人聞而笑之盧嘗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為是者一作之乎復一作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

復一作本件復改

易為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也

李流行文卷 友日林莊有附

唐晉相李流礪相之子也文學淵奧迥出輩流于時公相之子弟無能及者應舉時文卷行明易先生書又有荅明易先生書朝士覽之不測涯涘即其他文章可知也然待才躁進竟罹非禍爾後礪相進雪贈太子太師諡曰文司空圖撰行狀流贈禮部員外郎先是劉崇魯舍人撰礪相麻因而貶庶流以大彭一作先世因賦仰藥撰鸚鵡杯賦李流酬詞云玉犬吠天關彩童哭仙吏一封紅篆書為奏慶寰事八極鸞柱傾四溟龍鬣湧長

碑一作本件流改則妙本改改按卷四已載此事



庚冷有芒文曲淡無氣烏輪不再中黃沙恣腥鬼請帝
命真官臨雲啟金匱方與清華宮重正紫極位曠古而
露思安得借一作惜沾施生人血欲盡棧槍無飽意甚有
文義馬又皮曰休曾渴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
識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殼避賦遙相謗請皮
生後為湖南軍倅亦甚傲誕自號間氣布衣莊布以長
書責之行於世也

鄭準集軍書

唐榮陽鄭準以文筆依荊州成中令嘗欲比肩陳阮自
集其所作為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胸襟而辭體不雅
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曰草麻遜事舍人曰秦可
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邪兆不
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鄭道
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
人揭尾跳朝士以為大笑

鄭準譏陳詠

唐前朝進士陳詠眉州青神人有詩名善奕恭昭宗初
遷駐蹕陝郊是歲策名歸蜀韋書記莊以詩賀之又有
鄉人拓善者屬和韋詩其略云讓德已聞多士伏沾名
還得世人聞識其比滌器當墟也謬稱馮劍使謂詩以

石原本作有無異記
二百六十一號改



涓多諧戲故也或云蜀之拓善者作此詩假馮公之名也穎川嘗以詩道自負謁幕鄭準準亦自負雄筆謂穎川曰今日多故不暇操染有三數處回鍼祈為假手對語云兩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鳥燕頭行京兆杜光庭先生謂曰先輩佳句甚多何必以此為卷首穎川曰曾為朝貴見賞所以對於卷首章都是假譽求售使然也

王超履泰石欵若干存附

唐末鳳翔判官王超推奉李茂貞扶曹馬之勢賤泰文

微恣意翔翔王蜀先主初下成都馮涓節判判掌其泰幾歲久轉德以掌記證章莊郎中於權變之間未甚懼吉聞州人王保晦有文才而無體式然其切露直致易為曉悟加以鳳翔用王超賤泰超以一本舊族思偶風雲每遇飛章言偽而辯蜀先主愛之以二王書題表彙示長樂公公乃致書通謝倍加贊賞其要曰有眼未見有可未聞蓋識其阻兵恃強失事君去就王超後為興元留後遇害有鳳鳴集三十卷行於世後又有名石欵若者體效其筆為劉知俊判官隨軒降蜀不能謙退遂害賓主爭露鋒穎竟同誅之聞其鐵題表章行行然宜



其見忌而取禍也許存初背荊州成中令降蜀先主有意殺之親史柳脩業勸其謙靜每立大功而皆託疾由是獲免於先主之世卽彭城之舊寮不若高陽之小吏矣一作王超全集三十卷今只見三卷聞於盧卿宏也

李商隱草述劍表蜀使蜀昌縣案附

李商隱員外休彭陽令孫公楚以履奏受知相國危急有寶劍嘗爲君上所賜將進之命李起草不愜其旨因口占云前件劍武庫神兵先皇特一作賜旣不合將歸一作來下又不宜留在人間時人服其簡當彭陽之子鈎纒有韋平之拜似陳藏西未嘗展分重陽日義山請

宅於廳事上留題其略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卽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窺相國視之慚恨而已乃扁閣此廳終身不處也蜀中庾傳呂舍人始爲永和府判官文才敏贖傷於冗雜因候相國張公有故未及見庾怒而歸草一落事僅數千字授於謁者拂袖而去他日張相謂朝士曰庾舍人見示長牋不可多得雖然曾聞其草角紙牋詞動乃數幅識其無簡當體要之用也鈔本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句聞於古人七十四字黃籙壇場星辰備位顧雲博士爲高燕花草春詞云天靜則星辰可摘奇險之句施於至敬可乎唐末亂離渴於救時之





○

衛孔相國薛每朝士上封事不取周覽但曰古今存亡
某知之矣未嘗所陳利害其要如何蓋鄙其不達變也
國子司業于晦曾上崔相國[○]啓事數千字上至堯
舜下及隋唐一與一替歷歷可紀其末散漫殊非簡略
所以儒生中通變者鮮矣崇晉公臨濟道先帝將賜玉
如數是舊朝士多云字義山草近知表
令恭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

高崇文相國詠雪

唐高相國崇文本蔚州將校也因討劉闢有功授西川
節度使一旦大雪諸從事吟賞有詩瀚海^{言多呼人}
為憐兒是憐兒不此日楚重胡賓客因某雖武夫亦有一詩

本行物海言多呼
人為憐兒此日從
著空口甚神大語
和本校此詩之二日

物海言多
呼人為憐兒

乃口占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箇
兒射鴈落百毛空哀落紛紛其詩著題皆謂北齊教曹
之比也太尉駢郎其曾孫也鎮蜀日以蠻番侵暴乃築
羅城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
奏樂聲知有改移乃過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
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
句日報到移鎮諸宮

洞庭湖詩 李河包賀盧天讓賦附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後蜀漲勢高過住湘波
讓而退道為洞庭湖凡潤數百里而若山宛在水中秋

水歸壑此山復居於陸唯一條湘川而已海為桑田於斯驗也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為首出爾後無繼斯作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者蔡姓而忘其名戲謂已公曰題洞庭者某詩絕矣詩人幸勿措詞已公堅請口刺押衙抑揚胡吟曰可憐洞庭湖恰似三冬無髮鬢以其不成湖也諸僧大笑之進士李洞慕賈島欲鑄而頂戴嘗念賈島佛而其詩體又僻于賈復有包賀者多為麗鄙之句至於苦竹荀抽青椰子石榴樹挂小瓶兒又云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靛鞋又云棹搖船掠鬢風動竹拖胸雖好事托以成之亦

空穴來風之義也 虞延讓哭邊將詩曰自是碣砂發非千礫石傷膝多身上職器大背邊番人謂此是打卷詩也世傳邊詩云聽下有時留客宿室中無事伴僧眠 蔬曰自落便宜詩 顧況著作披道服在茅山有一秀才行吟曰駐馬上山阿久思不得顧曰何不道風來屎氣多秀才云賢莫無禮顧曰是況其人慚惕而退僕早歲嘗和南越詩云曉厨烹淡菜春枲織種花牛輪林覽而絕倒莫喻其旨牛公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後方晡之學吟之流得不以斯為戒也

高瞻以詩策名 胡曾孫隱附



紫薇
唐本行子微
九校
九校

進士高蟾詩思雖清務為奇險意疎理寡實風雅之罪
人薛許州謂人曰倘見此公敬贈其掌然而落第詩曰
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向春一作風怨未開蓋守寒素之分無躁競之心公
卿問許之先是胡曾有詩曰翰苑何時休嫁女文章早
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登不許平人折一枝羅隱亦
多惡刺當路子弟忌之由是渤海策名也愚嘗覽李賀
歌詩篇慕其逸才奇險雖然嘗疑其無理未敢言於時
輩或於奇章公集中奇章集中曾見杜子微牧有言長
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僕命騷人可也是知通論合符

不相遠也

韋杜氣樂

李奕明

杜荀鶴曾得一聯詩云舊衣反絮絮新酒竹簞簞時韋
相因說右司員外郎寄寓荊州或語於韋公曰我道印
將金鑲鑲簾用玉鈞鈞即京兆大拜氣樂詩中已見之
矣或有述李頎詩於錢尚父曰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
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於詩句苦哉

梁震無祿

唐荆南節判司空董與京兆杜無隱即滑臺杜愔常侍
之子泊蜀人梁震俱稱進士謁成中令欲希薦送有薛



致中本行註疏
二百二十二條

竟序本行註疏
唐記校改

鎮序本行註疏
二百二十二條

少尹者自蜀涪流至渚宮三賢嘗訪之一日薛尹亞謂
司空曰閣下與京兆勿議求名必無所遂杜亦不奇唯
大賢忽為人繫維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舉必捷然
登第後一命不沾也後皆如其言梁公却思歸蜀重到
渚宮江路梗紛未及西泝淮師寇江陵渤海王遣至府
獨伴草檄書欲辟於府幕堅以不仕為志渤海檄諾之
二紀休棲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驗耶

夏侯生說劉僕射事

廣南劉僕射崇龜常有台輔之望必謂罷政便勘直上
羅浮處士夏侯生有造彭城重之因問將來之事夏生
言其不入相發後三千里有不測之事泊歸閣至中路
得疾而覺劉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無不驗
蓋飲咏之有分也

曹相夢剃度

唐曹相國確判計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度為僧心甚
惡之有一士占夢多驗相國名之具以所見語一作之
此人曰前賀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
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也

元德感

福建道以海口黃碇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閩王



唐本脫四字括廣記
三百二十三校增

幽邪王審知思欲割置禪於力役[○]中因夢金甲神
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
甫躬往設^一祭具述所夢之事三莫未終海內靈怪
具見山甫乃懸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
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霧已別開一港甚便
行旅當時錄奏賜號甘露港開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
族也著金溪閣^{十二}卷愚嘗略得披覽而其本偶亡
絕無人收得海隅遐莫可搜訪今之所集云聞於劉
山甫即其事也十不記其三四[○]

劉道濟幽隱夢

唐本脫有字括廣
記二百一十九校注

唐本作乃父兄之過
也括廣也校改

先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夢見一女
子引生入廳下有側柏樹葵花蓬為枕僂後頰於夢中
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一廳
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
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蓋
女子及笄不有所歸乃父兄之過[○]又有彭城劉生夢
入一倡婦家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
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蓋心邪所致聞于劉山甫也

北夢瑣言卷第七

北夢瑣言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
嘗遣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
雖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
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
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酌酒 吳道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儼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



北夢瑣言卷第八

李太尉與段少常書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李太尉德裕左降至朱崖著四十九論叙平生所志
嘗遣段少常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居人多養
雖往往飛入官舍今且作祝雞翁爾謹狀吉甫相典忠
州泝流之任行次秭歸地名雲居臺在江中掌武誕於
此處小名臺郎以其地而命名也

孫僕射酌酒 吳道附

唐孫會宗僕射即儼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內外親表開



楊唐本作楊
下之姓也

宴有一甥姪聞朝官後至及中門見緜衣官人衣襟前
皆是酒污咄咄而出不相識卽席說與主人成訝無
此官沈思之乃是行酒時於階上醉酒草草傾潑也自
此每醉酒側身恭跪一醉而已自孫氏始也令人三醉
非也 有裴迪者贊相之堂弟無文學於荆南殺筆事
趙司徒爲虞總小將對客側身一醉趙公未喻刺賢聞
風規極登之答七下何不幸也

三朝士以名取戲

唐張揚尚書朝望既高號爲流品與韋相保衡有分韋
言於同列以其名揚揚訓祖衣也又詩云戴衣之楊揚

卽小兒褌衣乃細帶也方欲因事改之未幾韋相流貶
竟不大拜韋嘗問立名之由揚以少孤爲無學問親表
所誤也後唐姚相名泊善談吐仍多辯捷表兄弟崔沂
侍郎戲之曰泊訓肉汁胡爲名泊無以酬之然泊亦訓
至雖然古人以名貽譏者多矣妨事者有焉至如仙客
仙童齊工用礪希數人過亦無取焉其複名須依義訓
唯單名易諱者善矣揚公生五子彞憲文蔚知名文蔚
復登庸也

張仁龜除黃

唐張揚尚書典晉州外貲所愛管妓生一子其內子蘇

角本



淮
歷年作洋
歷年記
二百四十三號改

歷年作歷年之子
註到鈔本缺用

氏號塵外妬忌不敢取歸乃與所善張處士為子居江
津間常致書題問其存亡資以錢帛及漸成長教其讀
書有人言以非處士之子聞父在朝官高因竊其父與
處士緘獨不告而逃歸京國楊公已覺至宅門僅僕無
有識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蘇夫人塵
外泣而謂諸子曰誠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無端致
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多矣家奉聚泣取入宅高諸兄
弟之列名仁龜有文性好學脩詞應進士舉及第歷侍
御史因奉使江浙於候館自經而死莫知所為先是張
處士悵恨而終必有冥訴罹此禍也柱史為楊鉅侍郎

愛塔也

裴相國及第後進業

唐相國裴公大和八年李漢侍郎下及第自以舉業
未精遽此叨忝未嘗曲謝座主辭歸鄆縣別墅三年肄
業不入城歲時思地唯啟狀而已至於同年鄰於謝絕
掩關勤苦文格乃變然始到京重獻恩門文章詞采典
麗舉朝稱之後至大拜為時名相也夫世之干祿先資
名第既得之後解不吝辭自非篤於文學省顧實實者
安能及斯裴公廟堂之期有以見進德之無斂也

侯泳許豆盧相

大
歷年作裴大
註到鈔本缺改



應
商
上
校
校

唐咸通中樂子侯沐有聲采亦士流也而闕於恭慎豆
盧疎罷相守僕射乘閑詣僧院放僕乘他適而於僧宇
獨坐燔然一叟也詠自外入門疎不顧揖數岸據榻謂
叟曰大參長史乎叟曰非也又問曰令錄乎亦曰非也
遠州刺史乎亦曰稍高又曰少卿監乎答曰更向上侯
生矍然不安處疑是丞尚忽遽而出至門見僕御肩輿
旋至方知是豆盧公也歸去後自咎悚惕貢一長箋首
過賴先曾有卷及門按路通入決乃自陳非疎公亦避
謝恕其不相識也留而命酒凡勸十五乃小懲也仍云
雖不奉訶然凡事更宜在意侯生仍慚灼無以自容先

是豆盧家昆弟飲清酒而已侯氏感饌而飲此日每飲
一杯迴首摘席經咀之幾不濟所謂雅貴也

盧沈遇宣宗私行 賈島附

唐陝州廉使盧沈在舉場甚有時稱曾於澶水送旅遇
宣宗皇帝微行意其貴人斂身迴避帝揖與相見沈乃
自稱進士盧沈帝請詩卷袖之乘驢而去他日對大臣
語及盧沈令主司擢第沈不自安恐僭冒之辱宰臣問
沈與主上有何階緣沈乃具陳因由時亦不訝以其文
章非叨忝也沈後自廉察入朝知舉遇黃冠犯關不及
終場趙崇大夫戲之曰出腹不生養主司也初盧家未

北
卷八
雜
雨
堂



北齊書
卷八
嘗知寒虛相攜取之拔爲主文竟不果也 賈島避宣
宗徵行間秀才名對曰賈島帝曰久聞詩名島曰何以
知之後言於宰臣與平曾相次論授長江尉所謂不識
貴人也

顧非熊再生

唐著作郎顧況字道翁好輕侮朝士其在江外多與僧
道交游時居茅山基年有一子即非熊前身也一旦暴
亡况追悼哀切所不忍言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甚悲
憶遂以情告冥官皆憫之遂商量卻令生於況家三歲

能言冥間問父苦吟卻求生之事歷歷然長成應舉
擢進士第或有朝士問即垂泣而言之王定保據言云
人傳况父子情有所遇不知所適由此而言信有之矣

張曙起小悼

唐張曙侍郎朝望甚高有愛姬早逝悼念不已因入朝
未回其猶子右補闕曙才俊風流因增大阮之悲乃製
浣溪紗其詞曰枕障薰爐隔繡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
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貴
昏微雨畫簾垂置於几上大阮朝暹憑几無聊忽睹此
詩不覺哀慟乃曰必是阿及所作阿及即中諫小字也

何
唐本行所載
高本校改



似原本作遠路
高本改

然於風教選亦不可以其叔姪年類相似怒之可耳
曰小舅小叔相逢相逢歲固不免也

張揚尚書無忌諱

唐張揚尚書恃才直道外仍有至性及第後歸東都一
日舅舅見其亡親謂曰去得也遂歸裝入京果登朝籍
不爽陰告也東都柏坡有莊而多高大屋宇中庭有土
堆若冢人言其下時有樂聲本土需之不售八座不信
以善價買之遠令發掘其下乃麥麩耳以之和泥塗一
院墻屋不假他求是知妖由人興向使疑誤神怪則有
物憑焉必為村巫酒食之資也正直之人其可欺乎

荆十三娘義俠事

原上無義字據原
說一百三十六條增
詳第原上竹湖第
原上改

進士趙中行家於涇州以豪俠為事至蘇州旅止支山
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為亡夫設大祥齋因慕
趙遂同載歸揚州趙以氣耗荆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朗第一件第三十九愛一妓為其父母齊與諸
葛殿李帳帳不已時諸葛殿與呂用之幻惑高太尉恣
行威福李懼禍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憤惋謂
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為郎報讐但請過江於潤
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依之至期荆氏以
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歸於李後與趙進士同入浙

北夢遺言 卷八 雜雨堂



中不知所止

李當尚書亡女魂

唐李當尚書鎮興元褒城縣有處士陳休復者號陳七子狎於博徒行止非常八座以其妖誕械之於市井之間又有一休復無何殞於狴牢達曙腐敗髡司申而瘞之爾後宛在褒城八座驚異不敢尋問一旦愛女暴亡其內子逆悼成疾無以救療幕客有白八座曰陳處士真道者必有少君之術能前之乎八座然之因敬信延召陳生曰此小事爾於初夜帷堂設燈炬畫作一門請夫人簾下屏氣至夜分亡者自畫門入堂中行數遭夫

人幅應失聲而哭亡魂倏而滅矣然後戒勉令其抑割八座由是益敬之

兩原本行於博徒

博徒原本行於博徒

北夢瑣言卷第八

七

七

雅雨堂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宏微醜妾

唐孟宏微郎中誕妾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醜妾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摯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沸騰天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蕩鄰居誠為南海從事因墻類中郎一作中夾入墻界五六尺一作知宅者有

唐紀卷六
十四行



北夢瑣言卷第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孟宏微醜妾

唐孟宏微郎中誕妾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全不知有卿翌日上謂宰臣曰此人醜妾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又嘗忿狷摯其弟落井外議喧然乃致書告親友曰懸身井半風言佛騰天水丈波古今常事與鄭蕩鄰居誠為南海從事因墻類中郎一作中夾入墻界五六尺一作知宅者有

唐紀卷六
十四行



狀請還其所伐判其狀曰海隅從事少有生還地勢尖
斜打場夾入平生操履車皆如是不遭損棄幸矣

楊叔相報楊元价

唐楊相國叔貶死嶺外于時鄭愚尚書鎮南海忽一日
客符報云楊相公在客次欲見鄭尚書八座驚駭以
農近有後命安得此來乃接延之楊相國曰某為軍容
使楊元价所譖不幸遭害今已得請於上帝賜陰兵以
復仇欲托尚書宴鶴兼借錢十萬歸榮陽諾之唯錢辭
以軍府事多許其半楊相曰非銅錢也燒時幸勿著地
榮陽曰若此則因得遺副從容間長揖而滅榮陽令於

唐紀百二十
三作延讓

此郊具酒餼素饌以祭之楊相猶子有吳壽陽者見相
國乘白馬臂朱弓撫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謂之曰上
帝許我警殺楊元价我射著其膝必死也俄而抄本有
一字
楊中尉暴染脚疾而疽蜀毛文錫司徒先德前朝一作
湖
牧龜範曾趨事鄭尚書燕許其事愚於毛氏子聞之

劉山甫題天王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先宦於嶺外侍從北討
泊船於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毘沙門天王固齒之見
廟宇摧頽香燈不續山甫少年而有才思元隨張處權
請郎君詠之乃題詩曰玻璃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



地原本作地
則對五姓

忘其
名

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感衰何得御由人是夜夢為天
王所責自云我非天王南嶽神也主張此池地汝何
相侮俄而鶯鶯而風浪斗起劍橋絕鏡沈溺在即遽起
悔過令撤詩牌然後巴山甫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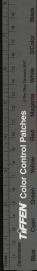
韋宰相功德論陳微附

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噉人有遊人京兆韋士真名唐光
化中調授巴南宰常舍金剛經走任至泥溪過一女人
著綠衣孳二子偕行回登北山前路嶺頭行人相駐呼
諒見此女人乃赤髯大蟲也遊送與韋分路而去韋終
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

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匪馬生揚
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
刺之誓不受其執錄器一作或一日行於村路蕭蒼間馬
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
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木不偕行
馬胥亦無所傷何其異也

刺血寫經僧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眾教化寺所司申
報高燕公判云斷臂既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員多禁
上不許座埃俗子身中宜堪歷感宜令出境無得惑人



原本行文字
四百五十九

與一鐵進出東界所司不喻鐵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
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威令公擲杯攻事

荊州威令公鈞唐天復中淮路統軍救授江夏舟楫之
威近代罕聞已決行期不聽諫諍師次公安縣寺有二
金剛神主人覓曰二重亦甚有靈中令藏舟而謁之姓
香度誠冥符勝負以求杯致陰陽之兆凡三十擲皆不
吉乃謂所信孔目官楊師厚曰卦之不言如之何師厚
對曰令公數年造船旌旗已蔽中路而還將何面目回
見軍民於是不得已而進竟有破陣之敗身死家破非
偶然也向使楊子察人之情幸其意忘一言而止則成
氏滅亡未可知也

白蓮女惑蘇昌遠

唐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臺屬邑有小莊去官道
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見一女即素衣紅臉容質
絕麗閱其明悟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姪為幽
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殷勤或一日
見檻前白蓮花開散榮殊異俯而觀之見花房中有物
細視之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鬼神無形必
憑於物精氣所附非菡萏之能哉聞於劉山甫

唐紀一百四十五
作狂

原本體百二字
尾對左校增

原本說擊子括
四百五十九校增



其故乃絕聞於劉山甫

高燕公神筆

淮海小將姓朱慮其名有女未嫁爲鬼物所祟常呼韓
郎往來如生人唯不見形奉外舅姑禮自云天朝神朱
以異事不敢隱秘乃告府主高燕公公唯書名俾朱歸
帖於女房門上其邪來見咨嗟言別而去聞於劉山甫

魚元斌

徐月斌附

唐女道魚元徽字蕙蘭甚有才思咸通中爲李億補闕
執算帝後愛衰下山諱咸宜觀爲女道士有怨李公詩
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云蕙蘭銷歇歸春浦楊

唐本行字編有誤唐
第二百七十三條改

柳東西伴客舟自是縱懷乃媚婦也竟以殺侍婢爲京
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於世江淮間有徐月英亦媚
者其送人詩云惆悵人間事久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
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鴛鴦相背飛一本又有云枕前淚
與階前雨隔箇前頭
詞刊亦有詩集金陵徐氏諸公子寵一營妓卒乃焚之
月英送葬謂徐公曰此娘平生風流沒亦帶焰時號美
戲也唐末有北里誌其間即孫尚書儲數賢平康狎游
之事或云孫榮舍人所撰

李氏女

唐廣明中黃巢犯關大駕幸蜀衣冠蕩折寇盜縱橫有



西班李將軍女奔波隨人逃還逢與元骨肉分散無所
依托適值鳳翔奏將軍董司馬者乃晦其門麗以身托
之而性甚明敏善於承奉得至於蜀尋訪親眷知在行
朝始謂董生曰喪亂之中女弱不能自濟幸蒙提挈以
至於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難為情老請自
此辭董生驚愕遂下其山矣識者謂女子之智亦足稱
也見劉山甫閑談

馮藻墓名

唐馮藻嘗侍肅之子涓之叔父世有科名小銘文采不
高酷愛名第已十五舉有相識道士謂曰先輩某曾入
靖觀之此生無名第但有官職也亦未之信更應十舉
已二十五舉矣姻親勸令罷舉且謀官職藻曰譬如一
生無成更營五舉亦無成遂三十舉方就仕歷官御史
映收終於騎省何浮名之引人而輕祿仕之如是也

李浩尚書改切韻

唐李浩尚書福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亦一作為小文
好著述朝廷重其博學禮樂之事諮稟之時人號為周
禮庫蓋籍於舊典也廣明以前切韻多用吳音而清音
之字不必分用浩改切韻一有吳全刊吳音當方造而
聞於宰相僉許之無何巢寇犯關因而廢止于今無人

靜
房本作增缺唐記
一百二十三條



曾原本作會
高本改

政以聲韻措懷也然會見韻銓鄙駁切韻改正吳音亦甚嚴當不知八座於此又何規製也惜哉古之製字卷紙題名姓號曰名紙大中年薛保遜為舉場頭角人皆體做方作門狀洎後仍以所懷列於故事隨啟詣公相門號為門狀門放雞繫於名紙各便於時也書云謹啟候起居郎某官即是起居在前某官在後至今顏倒無人改更矣有朝廷改之亦美事也

穆李非命

唐監察李航福相之子美茂洽暢播於時流黃巢後扶侍聖善歸東都別墅與御史穆廷晦同行宿於虢州公

缺原本作德
知本改
五 缺見新唐書

館翌日脩謁郡牧張存即王拱下部將也謂與客曰我受穆家恩命今穆侍御經過必須展分報答也典客詰館話於穆生因修狀謁謝張公大怒且曰此言得自何人具以典謁為對乃新高者穆生驚怪失意歸館尋遣人就而害之李監察不喻方袍憂惶俄亦遇害將以滅口于時李公造聖善所憩之牀無以求活竟同非命他日兄弟訴冤夢航謂骨肉間曰張存已得請於上帝不日即死果為拱所誅保光子嘗讀李肇國史補曰李公沂曾放死囚他日道次遇之其人感恩延歸其家與妻識所酬之物妻嫌數少此人曰酬物少不如殺之李公





急走遇俠士方免此禍常以為虛誕今張存翻害穆李
即史補之說信非虛誕也怪哉

王給事剛毅

唐王祝給事名家子以剛毅自任仍以所尚垂訓子孫
嫌人柔弱一作又素有物力強利極豐黃冠前嘗典常
州京國亂雖盤旋江湖甚有時望急詔徵回歸裝極厚
水陸分載行至甘棠王換帥于是拜不武王命克暴衆
聞以夕拜將來必居廊廡廷奉勅至夕拜部其武人殊
不降接拱乃於內廳設張宴席備列珍饈簾下妓樂齊
列其內子亦映簾共拱立乃歛容向夕拜曰某雖武夫

原本此字疑在
別本此字疑在

原本此字疑在
別本此字疑在

原本此字疑在
別本此字疑在

叨忝旋鐵今日多幸獲遇軒蓋經過不棄末宗願居于
姪之列即榮幸也夕拜不允堅抗再三拱物然作色曰
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處分兩轄連請王
給事華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上下悉投黃河獲
其囊三四百籠以舟行沒溺聞秦朝廷多故舍而不問
夕拜有一子此際行至襄州無故投井而卒雖陝帥狂
暴亦未喻天意也葆光子曰剛有立事時有用舍以柔
濟剛不爽權變當衰亂之世須適時之宜王公僕受其
致敬庸何傷哉但御其路即善也履尾滅族悲夫

葉楊標尚

惟雨堂

房中記云子孫傳記
一百五十五卷

唐楊叔段文昌皆以孤進貴為宰相奉愛奢侈相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國貲及兒女輩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內乃卧魚屏邊推倒茶臺拂袖而出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收相果以納賄竟至不令宜哉

出腹不生養虞侍郎

盧氏衣冠第一歷代未嘗知舉訖符中盧攜在中書教宗人無掌文柄乃擢群從陝觀觀使盧溼知禮閣是歲十二月黃巢犯關僖皇播遷舉子星散迨收復京都巢費連知三舉溼有羨色趙宗大夫歲之曰閣下所謂

出腹不生養主司也一本無養字

張典師浣門僧

唐相國張濬二子一曰義師即小字也本名格為蜀相一曰典師忘其名後號李將軍名儼與父違軍機於淮海亦遇害也格與典師昆弟俊邁而尚矯謫皆有父風典師幼年出宅門見其門僧忘其名傳相國處分七筭之其僧解后莫知何罪俄而相國召僧坐安見其詞色不憚因問之僧以郎君傳相國處分見怪未知罪名相國驚駭慚謝以兒子狂駭幸師慈悲回至堂前喚典師怒責之且曰汝見僧何罪而敢造次劉曰今日雖無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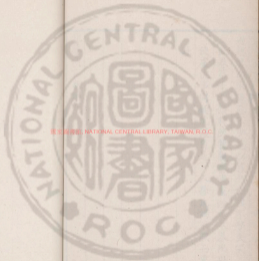


過想其向來隱惡不少是以答之相國不覺失笑

此卷第十九條載陝觀察使盧涇與八卷陝州廉
使盧沆事同疑孰澁自是一人孫氏偶不照而重出
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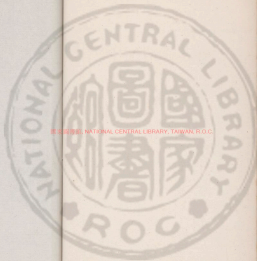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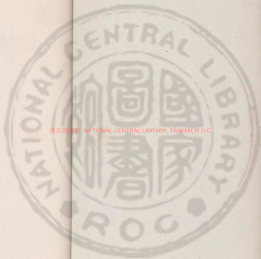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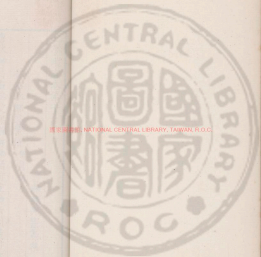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僧房本行僧器
廟本收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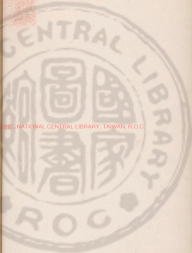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十

狄右丞鄒著業僧

僧覺前

富春晞光憲纂集

唐狄歸昌右丞愛與僧游每誦前輩詩云因過竹院逢
僧話略得浮生半日閑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珠之鄭谷
郎中亦愛僧用比蜀茶乃曰蜀茶與僧未必皆美不欲
舍之 僧覺有逸才而不拘檢早歲稱鄉御謁薛氏能
尚書於嘉州八座以其類率難為舉子乃俾出家自於
百尺大像前披剃不肯師於常僧也後入京為文章供
奉賜紫初此大夫甚愛其才租庸張相亦曾加敬感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大用由是反初就解于夙脩劉謁初公公辭之不接
又謁張相張相亦拒之於是失望而為李鋌江西判官
後為西班小將軍竟於黃州遇害

張翹字聖白附錄

唐竟中宿州刺史陳璠以軍旅出身擅行威衛進士
張翹恃才傲物席上調瑤羅鼓小奏怒而拊起付吏
責其無禮狀云有張翹兮寓止淮陰來騎磨兮放恣胸
襟瑤羅益怒云據此分析合喫幾下翹云只此兩句合喫
乎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費乎千金萬金鞭響肯十
三長遮惜其恃才而取禍也出劉山甫閑談詞多不載

名其

唐記二百四十八年
竟州有西平

新原本作薛滿
唐記校改

蜀綿州刺史李志其名時號嗑嗑以軍功致郡符好
賓客有酒徒李堅白者兼有文筆李侯謂曰足下何以
名為堅白對曰莫要改為士元亮君雄是權耶又有蔣
貽恭者好嘲詠頻以此痛遭橫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
好著微頭榜蔣謂之曰仁賢既衰將仕郎頭為何作散
子蔣耶他皆類此蔣生雖嗜嘲咏然後笑當推元道潛
刺皆輕其之徒以此始紳中咸惡之

近聞官至今佳
而容新容李少慶本行此語商本改

劉李愚甥

唐劉瞻相公有清德大名與弟阿初皆得道已入仙傳
先婚李氏生一子即劉贊也相國亮後贊且孤幼性甚



廣記晉二引作史曰
某問居王孫人事寒
甚風雨未嘗留也實
此欲安社于合於化
處似借以奉

一精珍乃公侯家不若也孔公憐謝之且借油衣叟曰
寒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然已令
銷上取去可以供借也孔公賞羨不覺頓忘官情他日
說於僂友為大隱之美也古之富者疑於封君洪範五
福一曰富先賢以無事當貴且斯人之徒耶復有一丞
郎馬上內通急請一空宅遂登淵軒斯乃大優穆刀綾
空屋也發忽至丞郎慚謝之優曰侍郎他日內通但請
先訪人副之莫不絕倒

前賢歲詞

唐裴晉公度風貌不揚白撰真讚云爾身不長爾貌不
揚胡為而將胡為而相暮下從事繼以美之且曰明公
以內相為優公笑曰諸賢好信諫也暮僚皆悚而退李
洸者渤海人昆仲皆有文章洸因旅次至江村宿於民
家見覆斗上安錫佛一舉洸說詞以贊之民曰偶未度
贊為去僧院地遠爾洸曰何必須僧只我而已民信之
明發隨分具齋餐炷香虔誠洸俯仰朗稱曰錫鐵佛子
柔軟世尊斗上莊嚴為有十升功德念摩訶波若波羅
密又趙璘員外為裴坦相漢南從事璘甚陋裴公歲之
曰趙公本不醜孩抱時乳母憐惜往往撫弄云作醜子
作醜子因此一定趙公大吟薛侍郎昭緯氣貌昏濁杜





紫微學溫庭筠號溫鍾旭一作不稱才名也薛侍郎

未登第前就薛買鞋鞋主曰秀士脚第幾對曰與昭羅

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也杜德祥侍郎昆弟力固要舉

息利錢濟急用召同坊富民到宅且問曰子本對是幾

錢其人拂袖而出又孔昭諲拜官教坊優伶隨至各求

利市石野豬獨先行到公有新唱謂曰宅中甚濁不得

厚致若有諸野豬幸勿言也復有一伶隨來公索其笛

喚近階指笛竅問之曰何者是流溪紗孔籠子笛冷大

笑之又道士陳子雲登華山上方偶有顧仆宇文翰郎

中致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元之又元斯皆清

賢雅戲以之羣居又何傷也

京兆府鳴挽鈴

唐溫璋為京兆尹勇於殺戮京邑憚之時間挽鈴聲俾

看架下不見有人凡三度挽掣乃見鴉一隻尹曰是必

有人探其難而訴寃也命吏隨鴉所在捕之其鴉盤旋

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難尚蔥樹下吏乃執之

送府以禽鳥訴寃事異於常乃籠捕繼者而報之

天帝召恭客

唐僖宗朝翰林待詔滑能恭品甚高少逢敵手有一張

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恭請餅一路滑生恭思甚遲沈

見于原本卷第
五十二條

一日原本卷第
四十八條

可原本卷第
百二十二條



吟良又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介意仍於庭際
取適候潛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黃冠犯闕僖宗
幸蜀潛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辦裝挈
家將行張生曰不必爾遂某非恭客天帝命我取公著
恭請指揮家事潛生驚愕妻子嘔泣奄奄而逝他日京
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借文郎又李長吉爲帝
召撰樂府豈斯類耶所言天帝者非北極天皇大帝也
按真語又非北方元天黑帝道君此鬼都北帝又號鬼
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四明公之流是也
召恭之命乃鄧宮帝君乎與真語髣髴故搜摭而言之

新趙意醫

醫者意也古人有不因切脉隨知病源者必愈之矣唐
崔魏公鎮諸宮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迨曉氣猶未絕
鄰房有武陵醫士一作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
毒也三兩日得非外食耶僕夫曰主公少出船亦不食
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每年
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充饌梁新曰竹雞吃半夏
必是半夏毒也命搗薑按汁折齒而灌之由是方蘇崔
魏公聞而異之召到衙安慰稱獎資以僕馬錢帛入京
致書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醫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

奉御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
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退策馬而歸時有廊州馬醫
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榜姓名云攻醫術士此朝
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已危與梁生所說同矣謂曰
只有一法請官人剝吃消滌不限多少時咀齧不及按
汁而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歸以書筒賀消滌馬
上旋旋到家旬日唯喫消滌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卻訪
趙生成謝又訪梁奉御具言得趙生救也梁公驚異且
曰大國必有一人相避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
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療疑病

元頑博士語唐時中表間有一婦人從夫南中効官曾
誤食一蟲常疑之由是成疾類瘵不愈京城醫者忘其
姓名知其所患乃請主人媿婦中謹密者一人預戒之
曰今以藥吐瀉但以蘇玉盛之當吐之時但言有一小
蝦蟆走去然切勿令娘子知之是誰語也其婦僕道之
此疾永除又說有一年少眼中常見一小鏡子醫工趙
卿診之與少年期來晨以魚膽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
於閣子內且令從容候客退後方得藥接俄而設臺子
止施一甌芥醋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日一作中久候

石年行世臺子症
唐紀二百十九卷
馬台作世
唐紀卷



原本脫字字樣異
鈔本脫改
噴唐本作吸攝
百本脫改

原本作得經語
鈔本脫改

作百本

不至少年飢甚且聞醋香不免輕啜之凌避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因竭既啜之趙卿探知方出少年以啜醋慚謝卿曰郎君啜醋太多非醫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來所備醫醋只欲郎君因飢以啜之果愈此疾涼解一作之會乃權在也請送謀餐他妙多斯類也非庸醫所及也凡欲以倉扁之術求食者得不勉之哉

非意致禍

唐時杜彥林為朝官一日馬驚蹶倒踏踐既深抽脚不出為馬拖行一步一踏以至于卒古人云來船走馬去

死一分是知跨御會宜介意也杜相嘗懼弟廷美亦登朝序乘馬入門為門相所執頭低曲伸短前引肩高於頂乃一生之疾也荆州文獻王好馬不惜千金沒世不遇周先帝命內臣李廷玉賜馬與南平王且問所好何馬乃曰良馬千萬無一若駿者即可得而運苟要坐下一作穩免勞控制唯驢庶幾也既免跨醫不假衛救雨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馳亂氣後憤介胄在身與馬爭力聲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令擲揮兵乎自是江南蜀馬往往學騎甚便乘跨是知蹉跌者誇於目馴柔者便於身此一作君子之難逢假前馴者抑其次也



哉

崔樞食龍子

唐崔樞為小朝官家人於井中汲得一魚樞本好餅食意是厨人治魚誤落井中乃令烹而啖之忽夢為冥官領道讀判云人間小臣輒食龍子所有官爵並削除後一年卒樞甚有聲不濟顯位謬有所食豈命也夫

薛準陰謀

唐薛準官至員外郎喪亂後不養繼母益桓江淮間道門寄榻游江南至吉州闕早觀過倚黃籙齋道士升壇行法事準亦就列忽失聲痛叫云中箭遠請筆硯口占

一詩曰蓋因深恩不易警又誰繼母出他州誰知天怒無因息積惡終身乞命休頃便辛天復辛百年事斯人也必有隱慮而致陰誅古者史籍皆以至孝繼母聞於列傳蓋以常人難行而已能行即親母可知也豈可以繼母而同行路哉薛死倉卒可用垂戒也

崔雍食子肉 李邵孫撰附

唐咸通中龐勛反於徐州時崔雍典和州為勛所陷執到彭門雍善談笑遜詞以從之冀紓其禍勛亦見待甚厚其子少俊欲博擊拂自得親近更無阻猜雍以失節於賊以門戶為憂謂其子曰汝善狎之或得方便能傳



未
原本行中
尚本行中

刀乎人皆有死但得其所吾復何恨其子承命密懷利
刃忽色變身戰勦疑訝因搜懷袖得匕首乃令烹之
翌日各廉赴飲一作飯既散問雍曰肉美乎對曰以味珍
且飽助曰此即賢部內也亦命殺之後黃巢入廣州執
節度使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
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脫即可斷表終不為尋於江津害
之唐末蘇循尚書諡一作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
并門謁晉王時張承業方以匡復為意而循忽獻晉王
畫勅筆一對承業愈鄙薄之與夫雍侶為人視蘇循誠
速矣

王迪車轍事

王迪舍人早負才業未卜壽期一日謁宰相杜太尉於
宅門十字通衢街路稍狹有二牛車東西交至迪馬來
在其間馬驚仆而臥為車轍輾靴鼻踰寸而不傷脚指
三日後入拜翰林雖幸而免亦神助也

杜孺休種青蓮花

唐韓文公愈之甥有種花之異聞於小說杜給事孺休
典湖州有染戶家池生青蓮花刺史收書問染工曰我
家有三世治錠瓦常以蓮子浸於瓦底俟經歲年然後
種之若以所種青蓮子為種即為紅矣蓋是本質又何

紅蓮四

原本脫二字
疑有本改增

花
原本行中
尚本行中



者
唐本行之路
文
唐本行之路

足怪乃以所沒蓮子寄奉之道士田匡圖觀看此花爲
愚語之愚見今一作以雞糞和土培芍藥花叢其淡紅
者悉成深紅染也一作所言益信矣哉蜀王先主將晏駕其
年峨嵋山變羅花悉開白花又荊州之獻王未薨前數
年溝渚城隍悉開白蓮花一則染以氣類一則表於凶
兆斯又何哉

嚴軍容猶犬怪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於闕官中仁人也自言北司馬一作
爲供奉官袴衫給事與東簡入侍之儀又云樞密使嚴
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無視事廳堂狀後賂黃指揮公

事乃是楊復恭奪宰相權也自是常思退休一旦發狂
手足舞蹈家人咸訝傍有一貓一大貓謂犬曰軍容改
常也頗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
異貓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梁川一作蜀

軍收降興元因徙於劔南依王先主優待甚異於青城
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
門季元爲季孟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
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關宦忠佞好惡嘗聞此
傳偶未得見即卷伯之流未必俱邪良由南班輕忌太
過以致參商蓋邦國之不幸也先是路巖相自成都移

○

唐紀百中
五作五



高本有
并子

鎮諸宮所乘馬忽作人語且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
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語豈有物惡之乎石言於晉殆
斯比也

寶家酒炙地

唐崇賢寶公家罕有名第環僕射先人不善治生事力
甚困京城內有隙地一段與大閭相鄰閭貴欲之然其
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寶公欣然以此地奉之珠不言
地價乃曰將軍所便不敢奉違某有故欲往江淮上者
三兩處護戎賊題其間喜而致書凡獲三千緡由是幸
濟東市有隙地一片窪下滄汙乃以廉值市之俾嫁姬
將散餅盤就彼誘兒童若拋磚瓦中一紙標得一箇餅
兒童奔走拋磚瓦博煎餅不久十分壞其六七乃以好
土填之起一店停波斯日獲一緡他皆倣此由是致富
延客朝士時皆謂之輕薄號為酒炙地亦能為人求名
第酒舍聚人亦希利之一端也寶回寶雍無文藝而取
名蓋飲唱之力也得於元中凡數賢御史臺記說衆明
禮買宅事與寶氏同疑寶效裴之為也

李昌符詠婢僕

唐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第常歲卷軸
忘於裝條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



之有詩云春娘爰上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留推道那
家娘子臥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個
個能噓空吐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聞物要步步諸
篇皆中婢僕之諱決句京城感傳其詩篇為妳姬輩怪
罵罵涕盡要捫其面是年登第與夫桃杖虎靴事雖不
同用奇即無其也

鍾大夫知令丹效

唐廣南節度使下元隨軍將鍾大夫忘其名晚年流落
菰菑一作陵州多止佛寺有仁壽縣主簿歐陽衡一作慙其
衰老常延待之三代聞患腹疾以於歐陽之家踰月不

衡原本作衡字
歐陽記云此
改

若原本作香桂原
記云十粒改

食飲主簿處其旦夕溘然欲陳膠州術希取鍾公一狀
以明行止鍾公曰病即病矣死即死也既此奉頌何妨
申報於是聞於官中爾後愈盛光子時為郡倅鍾公
惠然來訪因問所告之由乃曰曾在湘潭遇千戈不進
與同行商人數輩就嶽麓寺設齋寺僧有新合知命丹
者且云服此藥後要退即飲海藻湯或大期將至即助
下微痛此丹自下便須指揮家事以俟終焉遂各奉一
緡吞一丸他日入蜀至樂溫縣遇同服丹者商人寄寓
樂溫得與話舊且說所服之藥大效無何此公來報助
下痛不日其藥果下急區分家事後凡二十日卒某方



唐李益詩字
經云鈔本改

唐李益詩字
經云鈔本改

北夢瑣言卷第十

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吞之昨來所苦藥
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
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
記之成節覺性院有僧合
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

北夢瑣言卷第十

富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譽裴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黠臣也好接賓客歌
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蔬飲
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
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違安處自
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頗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
取慮致物譽非是假塞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
更未薦裴益悚惕

北夢瑣言卷第十

張直方



唐李益詩
題名鈔上校

唐李益詩
題名鈔上校

北夢瑣言

卷第十

十一

神其藥用海藻湯下之香水沐浴吞之昨來所苦藥
且未下所以知未死兼出藥相示然鍾公面色紅潤強
飲啗似得藥力也他日不知其所終以其知命有驗故
記之成節覺性院有僧合
此藥賣之人多服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

北夢瑣言卷第十一

富春孫光憲纂集

張直方舉裝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僊僉臣也好接賓客歌
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衆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款
執金慕其風采因製遠謁執金款待異禮他日朝中盛
稱裝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交不違安處自
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頗召不往或曰裝秀才方謀進
取慮致物舉非是假蹇一日又召傳語曰若不妨及即
更未薦裝益悚惕

北夢瑣言

卷第十一

張直方



薛侍郎紙裏鴛鴦

唐薛昭緯侍郎恃才與地鄰於微物常以宰輔自許切於大拜于時梁太祖已兼四鎮兵力漸大有問鼎之心達於傳禪薛公銜命察國一作梁祖令客將約回乃謂鶴者曰大君有命無容却回連轡前遊既至夷門梁祖不獲已須出迎接見薛公標韻詞辯方始改觀自是宴接莫不欵曲一日梁祖話及鷹鷂薛公祇對盛言鷂鳥之俊梁祖欣然謂其亦曾放弄歸館後傳語送鷂于顯薛生致書感謝仍對來人戒僮僕曰令公所賜真一作直須愛惜果一作以紙裏安鞵袋中來人失笑聞於使

銜

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

唐進士崔昭矩爲狀元有進士團所由動靜舉罰一日所由疎失狀元答之遠避所由對仗一作于階前對諸進士曰崔十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噴淚所由請罰若干博陵無言以對

程賀爲崔亞持服

唐崔亞郎中典眉州程賀以鄉役差充廳于其弟在州曾爲小書吏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因詰之曰爾公讀書乎賀降階對曰薄涉藝文崔公指一物俾其賦詠

雅有意思處分令歸還日裝寫所業執其甚稱獎之
稱進士依崔之門更無他岐凡二十五舉及第每入京
館於博陵之第常感提拔之恩亞卒之日賀爲崔公終
服三年人皆美之

高太尉駙請留蠻宰相事

唐南蠻侵陝西川若無亭障自咸通已後劍南苦之牛
叢尚書作鎮爲蠻寇悉陵無以抗拒高公自東平移鎮
成都蠻首^稱蜀城掌式先選曉銳教急人背神符一道
鑿祝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傳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
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遂常因命宰相趙澄眉楊

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自淮海飛章
云南蠻心脅唯此數人請止而鴟之迭傳宗還京南方
無虞用高公之策也楊奇鯤輩皆有詞藻途中詩云風
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青江鷗聚處窻前見林
欬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甚
清美也

夏侯相以術而珷

唐相國夏侯公攷富貴後得彭素之術甚有所益出鎮
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以致尾閭之泄因而致卒有
夏侯長官者本反初僧也曾依相國門庭亂離後挈家



寄於鳳州山谷尋亦物故惟寡妻幼子而已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相公大獲濟濟其子名籍學吟詩入西川依託勳臣爲幕下從事時人號爲夏侯孺子乃世濟其鄙猥也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亦嘗與籍相微籍子婿羅疇與僕相知亦多言姬妾疑其染夏氏之風然夏侯長官者得非相國之師乎

張金吾感勞取術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一旦開筵命朝士看乾水銀照制不謬衆皆歎美以謂清河曾遇至人良久張公大笑曰已非所能有自來矣頃任桂府團練使逢一道士臨此利術就而求之終不可得乃令健卒緝於山中以死齋之道士驚怕但言藥即多獻術則不傳唯死而已由是得藥銀其他適今日奉呈唯成丹也非已能也

蔡旼虛誕 何法成附

唐高駢鎮成都甚好方術有處士蔡旼者以黃白干之取瓦一片研丹一粒半塗入火燒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負人皆敬之以爲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垂露乃是得藥於人眩惑賣弄爲元戎管殺之王先主時有何法成者小人也以賣符藥爲業其妻微有容色居在北禪院側左院有堯衲者因與法成相識出入



其家令賣藥銀就其家飲唱而已法成以其內子餌之
而求其法此僧秘惜遷延未傳乃令其妻治容而接之
法成自外還家掩縛欲報巡吏此僧驚懼固謬授其法
并成藥數兩釋縛而寘法成聞一作此術以致發狂大
言於人誇解利術未久聞於蜀後主召入苑中與禪軍
職然不盡僧法他日藥盡遽屬更變伶僇而已偶免謬
妄之誅也彭韜光者與何生切鄰兼得其事爲余語之

申屠別駕術禍

高駢鎮維揚有申屠別駕懷至術爲呂用之譖毀一旦
作寬無公命吏齋長限謀所在尋捕至襄州禪院中遇

之擒得申生寄義微繁維申生告獄吏要見督郵韋公
吏以告之韋遽面見屏人曰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
戎劉公巨容可乎韋審之遂非時入謁因得道達點謁
瓦半葉以呈之劉公歎訝乃虛以叛獄而匿之傳皇在
蜀降天使至峴山即田令孜弟也劉公乘醉將藥金誇
術於中使中使迴聞於田中尉泊劉司空朝覲行在與
申生偕往藏隱此人不令他適田軍容銜之於導江莊
加害劉申皆不幸也有一子號申司馬居朗州尚存點
乘藥在身判南節判司空童大監得申生四粒藥點四
乘奉一百千以慰好奇之心也

王蜀時有一士著綠布衫常在街衢仍被逆旅



延使蒲微武政求其術堅確不與遂
於馬院打殺之蓋不能任持所致也

宗小子蘇妖

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解黃白術唯在平康狎游與西
川節度使陳敬瑄微時游處因色失歡他日陳公遭遇
出鎮成都京國亂雜信皇幸蜀宗生避地亦到錦江然
畏頴川知之遂旅遊資中那銷聲斂跡唯恐人知竊應
真觀修一爐大丹未竟宗生解六壬每旦運式看一日
吉凶無何失聲便謀他適走至內江縣頴川差人吏就
所在害之所修藥道士收得傳致數家皆不利人莫知
何也

李壁尚書致律僧

唐李壁尚書出鎮東川有律僧一作忘其名臨壇度人

四方交具者奔走師仰檀施雲集由是鞅掌嗜慾之心

曠焉一旦發露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殆一百四

十五人八座戮之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幽州有

壇長近八十歲即都校之元昆也每歸俗家以其衰老

令小青扶侍因而及亂遂要反初以青為偶乃謂偶曰

平生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也軍府怪而笑之僕有

門徒僧不欲斥其名經論甚博未有垂露他日預臨壇
之列尼輩參請號曰依止自是醜聲盈耳亦不以為耻



嗚呼如來制戒爲入道之門苟非其人反爲聚淫叢藪
信乎道不虛行也

一本作律字律
乎道不虛行

崔元亮降雲鶴趙駕仙華成儀附

唐崔元亮曾典眉州每公選具簡履以朝太上焚幣精
至不令晝夜嘗於州衙開黃錄道場爲民祈水旱疾疫
而已散齋之晨必降祥雲鸞鶴州民咸觀亮典湖州時
爲僧至今眉州每歲設黃齋凡執一作齋亦降仙鶴
酒廝役祇水皆知齋法次第道士羅昭然寄一百一十
三歲預崔救之齋席跨驢出街墜驢而脚在轆內因拖
曳而死也 又王蜀時玉局觀道士趙駕仙上官道士

忘其名住青城山倚齋入壇行法事其厨僕卧而驚覺
問師何在人開之乃曰適見四人著緜自天而下曳二
道士於壇前鞭背二十問者止之令勿言比趙駕仙與
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 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
儀好食蒜上壇行法事時有蒜氣後於青城脩齋度江
船覆溺死斯蓋罔道不恭爲天罰也 咸中令鎮荆南
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俯伏奏章頓首存想因之不起
乃醉睡也咸公斥之毀廢道場斯亦何趙之流也大約
荆湘僧道赴齋皆志洪飲俚人不以爲非欲求降鑒安
可得也



關三部入關

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部鬼兵入城家家恐悚
羅其惠者令人寒熱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玘罕家自
駱谷路入洋源行又奉頌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
三部相隨也語未終一時股慄斯又何歲夫喪亂之間
陰厲旁作心既疑矣邪亦隨之開妖之說正謂是也愚
幼年曾省故里傳有一夷迷鬼覺人間巷夜聚以避之
凡有窟隙悉皆塗塞其鬼忽來叩撲人驚覺須臾而止
希冀求進

唐自大中後進士尤盛封定鄉丁茂珪場中頭角舉子
與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舉方成名何進退
之相懸也先是李都在雍襟理鄭囑曰君子蒙其盼睐
者皆因進身故曰欲得命通問理囑都雍葆光子曰士
無華腹寒素雖瓊意琦行與學雄文苟不資發揚無以
昭播是則希顏慕簡馳騁利名者不能免也

垂血淚

唐進士殷保晦妻封夫人皆中朝士族也殷公歷官臺
省始舉進士時文卷皆內子爲之勸合規式中外皆知
良人個儻疎放善與人交未嘗以文章爲意黃寇犯關
夫妻遭難初封夫人就刃殷公夫聲雙血被而其從母



爲尼觀見其禍泣言於姻親悉於版之中表聞之方信
古人云淚盡繼之以血哀痛之極也

心疾不妨文章

李氏子附

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內四人皆登進士第仕至將相
丞郎其元昆崇葵不及第官至省郎生五男每院各與
一人爲後崇葵留一男少有才思一旦心疾唯染翰草
制語囊與朝中紳相咸撫其實骨肉間懼聞于外旋取
燼之宛爲掌誥之美竟廢于時鄙夫蜀鄉與前簡刺李
詠使君有分龍右有一子年十四字握管草詞指揮天
曹地府陰隙之事落翰如飛家君憂懼亦苦戒之此子

乃曰但爲我父勿預我事他日墜井而死心爲靈臺既
嬰風恙而才思倫序斯又何哉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虛藩神俊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覓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邊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虛藩神俊

富春孫光憲纂集

唐盧尚書藩以文學登進士第以英雄自許歷數鎮薨於靈武連帥恩賜弔祭內臣厚希例覘其家事力不充未辦歸裝而天使所求無厭家人苦之親表中有官人於靈前告曰家貧如此將何適副尚書平生奇傑豈無威靈及此宦者乎俄而館中天使中惡以至於卒是知精魂強俊者可不畏之哉八座從孫尚在江陵嘗聞此說故紀之以儆貪貨者

2025 RELEASE UNDER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收不學仙

唐相國楊收江州人祖爲本州都押衙父直爲蘭溪縣主簿生四子發假收嚴皆登進士第收即大拜發以下皆至丞郎發以春爲義其房子以祝以乘爲名假以夏爲義其房子以叟古身反爲名收以秋爲義其房子以鉅鑄鍊鑑爲名嚴以冬爲義其房子以注涉洞爲名盡有文學登高第號曰脩竹楊家與靜恭詩場比於華盛收相少年於廬山脩業一日尋幽至深隱之地遇一遺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必若作官位至三公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收持疑堅進取之心忽道人之語他

日雖登廟廟竟離南荒而殫悲夫薛澤補闕乃楊氏之女孫婿嘗語之

張氏子斃壁魚

唐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壽憲濟美仁龜皆有名第至韋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道經函中因盡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以致神仙而上昇張子惑之乃書神仙字碎藁實於甌中捉壁魚以投之莫其蝨蝨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局閉而守之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噉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飯之多年方

之唐本作而張氏記
一百五十五改改

原本作無所迴避
改唐記二百六十一改



謝世是知心靈物也一傷神氣善猶不可況爲惡乎即
劉闢吞人張子吞神仙善惡不同其傷一也

柳大夫不受潤筆

李德陽附

唐柳大夫耽清廉耿介不回到家世得筆法蓋公權
少師之遺妙也責授汝州牧禮參東川元戎顧彥朗相
公適遇降德政碑顧欲濡染以光刊刻亞台曰惡剗固
無所恣若以潤筆先一作賜即不敢開命相固欽之書
訖竟不干漬也 梁世兗州有下猛和尚聚徒說法檀
菴雲集時號金剛禪也他日物故建塔樹碑盧藏道士
李德陽善歌書下猛之徒請書碑誌許奉一千緡德陽
不允乃曰若以一醉相酬得以菴展千緡之遺非所望
也終不肯書斯亦近代一高人也

楊賓疑相術

李陽附

唐十軍軍容使閩府展遵美門客楊賓善表許之術於
京城西畿連一李生亦唐之疎屬陸軍龍顏垂手邊際
楊生異之說於中尉由是時一作有資遣之意其必致
非常黃寇犯關信宗一作幸蜀李生爲士民扶持入京
升舍元殿不踰浹旬尋亦遇害豈大人之相只爲一升
殿乎莫可知之楊生歎嗟不復言知人之鑿也 王蜀
先主時有道士李嵩亦唐之宗室生於徐州而游於三

口唐李觀曰子孫
曰唐紀二十載

蜀詞辯敏捷，有文章，因棲陽平觀為妖人，扶持上有紫氣，乃聚眾舉事，將舉而敗，妖輩星散，而獨惟其禍焉。其適長裕者，臨邛之大儒也，與焉相善，不信焉之造妖，良由軀幹圖姓為孽兒所惑，所以多事之秋，滅跡匿端，無為綠林之嚆矢也。先是李嵩有書名，玉局觀楊德輝赴齋，有老道崔無敵，自言忠厚有道，而託算術，往往預知吉凶，德輝問曰：「將欲北行，何如？」崔令畫地作字，宋農乃書北字，兩字崔公以手插北成乖字，去即乖耳。楊生不果去，而李嵩齋日就擒，道士多推其禍，楊之幸免，由崔之力也。

楊鐵偶大姑神 史光澤所

唐楊鐵收相之子，少年為江西推選，優游外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峻大者為大孤，小者為小孤，朱崖李太白有小孤山賦，寄意焉。後人語說作姑姊之姑，刺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鐵預於此行，鐵祝大姑偶，容有言，謔浪祭畢回州，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為楊郎，避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采蘋，使希回棹，以成禮也。」故來本迎，宋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歡慕君子，而楊郎先自發言。」

舟 唐李觀曰子孫
曰唐紀二十載



苟或中輟恐不利於君虜農憂惶遂然諾之恩希一作
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
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薛澤補調與鍾錮常言此事
甚詳近者故登刑節判史在楚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
務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神作第三
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嗚
呼幽明道隔人鬼路殊以身許之自貽伊戚將來可為
鑒戒也

柳氏子懷頭脚許承傑李思孟附

僕嘗覽柳氏訓序見其家法整肅乃士流之最也柳此

出官瀘州郡泊牽復沿路染疾至東川通泉縣求醫藥

中有異弟或云名頌和之子者之亞台回而且云不識家

人曰是某院郎君堅云不識莫喻尊古良久老僕忖之

得非郎君懷頭脚乎固宜見怪但垂之而入必不見阻

比郎君垂下翹翹之尾果接撫之其純厚皆此類也僕

親家柳坤即亞台疎房也僑寓陽安郡伯仲相率省馬

亞台先問讀書否脩文否苟不如是須學作官我之先

人脩文成名皆作官業幸勿垂分陰也瀘州郡有柳大
夫所造公廨家具皆牢實麗重傳及數政莫知于今存

不蜀朝東川節度許存太師有功勳臣也其子承傑

止學訓言卷十二 雜兩堂



卷一百一十一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即故監使君禧實之子隨母嫁許然其壽貴僭越少有
倫比作都頭軍籍只一百二十有七人是音樂伎術出
即同節使行李凡從行之物一切者大騎碧暖座垂綵
錯每脩書題印章微有浸漬印必改換書吏苦之流輩
以為詭端皆推茂刺顧愈為首許公他日有會乃謂顧
曰閣下何太談謗顧乃分疏因指同席數人為證顧無
以對迨遲乃曰三哥不用草草碧暖座為衆所知至於
魚袋上鑄蓬萊山非我唱揚席上愈笑方知魚袋更僭
也刺茂州入蕃落為蕃酋害之 西川衛前軍將李思
益者所著衣服莫非華煥織龍蜀先主左右羨而怪之

先主曰李思益一副衣裳大有所費是要為我光揚軍

府仰與江貨場勾當俾其作衣裳也先主又於作院見
匠人裹小孕帽子前如鷹背後露腦枕怪而截其背也

又登樓見行人戴襪談席帽云破晉說頭爛額是何好

事然自務儉素愛淨潔皆此類也蜀朝有小朝士裴瑛
俸薄且閑一作或勸求宰一邑裴曰今之畿縣非有仙

骨何以得見其愛羨即可知也每云黃寇之後所失已

多唯襪頭袴穿靴不傳舊時也僕同院司空監云木圓
裏頭於事最便何必油拭火熨日日勞煩此一事不請

師古又嫌以銀殺芟器托裏稅樵徒費功夫又曰措大

雅雨堂



暮年方婚少女一生之事道阻可知自非鐵石爲心未有不貽他說戒之慎之固迷柳氏嚙頭引起數事資資談笑亦足小懲也

鐵補關貞澹

唐乾中補關楊貽德華族科名德孤道直不容於時請告華陰方屬京國擾攘乃謀南來藏跡於江陵間巷僦居不露行止旅舍無烟幕釐不給未嘗預獲於時成中令延接朝客士有依劉之言宏農貽藏不及門宇一旦堂帖追向成令驚訝以爲聞聽不至關申情禮兼以入翰苑乘釣軸期之補關曰人之官職又非妄圖令公

過飾何當獎遇今宰相何必妄某至於垂獲罪之令他日不過作南中一刺史爾此際必有奉覆中令贈三百緡只受三十緡鱗業所剩殘却納朝廷號爲鐵補關未久除道州牧却經江陵告成令求十人散從官衣裳五十千行資他無所要成令甚重之他日樓南嶽與泰布袖遁希禪師同居車箱源雙泉歸本長老得祖印於楊公既歿家人亦終似得懸解之道也本公得禪道於三賢乃鄭起先輩爲愚話之

張林多戲

唐張林本士子擢進士第官至臺侍御爲詩小巧多采



名志

景於園林亭沼間至如菱葉乍翻人採後荷花初沒舸
 行時他皆此類受眷於崔相昭緯或謂相庭崔公曰何
 以久不拜見林曰為飯糞子熱發崔討飯糞不康之語
 林曰數日來水米不入非不康耶又寒月遣以衣襦問
 其所需乃曰一衫向下便是張林相爾大笑終始優遇
 也蔣光子曰東方朔以恢諧自容莫君卿以唇舌取適
 非徒然也皆有意焉今世希酒炙之徒託公侯之勢取
 容苟媚過於優游自非厚德嚴正之人未有不為此輩
 訶笑也

沈尚書非命 劉建封附

名志

唐沈詢侍郎亞之之子也昆弟二人一人志其名乘軒
 泛河為鶯滿激船櫻板漂遊沈子亦漂而死詢鎮潞
 州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奉其婢旦夕只在左
 右歸奉慚恨伺隙刺刃於詢果羅兇手殺歸奉以充祭
 亦無及也 唐天復中湖南節度使劉建封姪其牽豨
 官陳之婦陳為同列所戲恥而發怒伺便以篋一作擊
 擊殺之馬氏有其位於今禁苑一作蔡蓋懲彭誠之遺
 罹也姪為大罰昔賢垂戒作人君父得不以子禍奴禍
 取鑒哉

王潛司徒燒紙錢 秦威儀附



唐王潛司徒與武相元衡有分武公倉卒遭催潛常於
四時燕紙錢以奉之王後鎮荆南有梁戶許琛一旦
暴卒翌日知活乃其勝子詣衡云要見司徒乃遁入
於暗前問之琛曰初被使人追攝至一衙府未見王且
領至判官廳見一官人憑几曰此人錯來自是虜坊許
琛不干汝事即發遣回謂許琛曰司徒安否我即武相
公也大有門生故吏鮮有念舊於身後者唯司徒不忘
每歲常以紙錢見遺深感恩德然所賜紙錢多穿不得
司徒事多點檢不至仰爲我詣衙具導此意王公聞之
悲泣慚訶而虜坊許琛果亦物故自此選好紙剪錢以

奉之此事與楊叔相於鄭愚尚書處借錢事同 又南
嶽道士秦保言威儀勤於焚香者曾白真君云上仙何
以須紙錢有所未喻夜夢真人曰紙錢即冥吏所籍我
又何須由是嶽中亦信之

崔從事爲廟神賜藥 李氏土地神附

聞從事崔員外忘其名正直檢身慕壑所重來使湖湘
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唯外部於倉惶中忽有人
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疔疾行邇之次難求藥餌途
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此亦
鬼神輔德也 彭城劉山甫自云外祖李公敬異郎中



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作序

宅在東都統財坊土地最靈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未
大水前預夢告張求飲食至其日率其類遇水岸別
並不衝地李宅異事也

張璠為靈廟草奏

廬山書生張璠乾○中以前蔡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
至衡州大峰潭損船上岸寢於江廟為廟神所責生以
素葉對之神為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一作立仁者罪
合族誅廟神為其分理一作奏於嶽神無人作奏璠為
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為贈劉山甫與廖騰
校書觀見璠說其事甚詳也

正原本作上國廟記
三百十二條

名其

洛原本作洛陽
二百七條

武原本脫我字
洛陽記

名其

澠水神正直

唐黃寇奔衝有小朝士裴志其名移單妻子南趨漢中
纔發京都其室女路次暴亡兵難揮霍不暇藏瘞其為
悲悼即可知也行即洛谷夜聞其女有言不見其形父
母怪而詰之女曰我為澠水神之子強暴誘歸其家厥
父責怒以妾殺生人違行笞責兼逼謝撫慰差人送來
緣夕旦未有託且欲隨大人南行俾拔茅為菀致於箱
笥之中庶以魂識依止飲食語言不異於常爾後白於
嚴慈云已有生處悲咽告辭去夫鬼神之事世所難言
素澠之靈有義方之訓所謂聰明正直之流也



杜氏山岡事 鮮于仲通唐氏嚴氏附

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嘗蒙輕遠術之洎公宦達後因事暫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 鮮于仲通兄弟關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物暫斷之裔孫有鮮于歡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為奇事此佞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於普州安岳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 唐峰亦關州人有墳塋在茂賢草市峰因負販與一術人偕行經其先塋術士曰此墳

子孫不脫子字
誤有本杜增

塋子孫合至公相峰謂曰此卽家墳隴也士曰若是君家恐不勝福也一作子孫合為賊盜皆不令終峰志之爾後遭遇蜀先主關張亦典郡其二道一作襲官一作皆至節將三人典郡竟如術士之言何其驗也 嚴司空震梓州鹽亭縣人所居枕釜戴山但有鹿鳴卽嚴氏一人必頌或一日有親表對坐聞鹿鳴其表曰釜戴山中鹿又鳴嚴曰此際多應到表見其表兄遽對曰表兄不是嚴家子合是三兄與四兄不日嚴氏子一人果亡是何異也

鼠狼智

乃唐本無乃字誤廣
文四百一十條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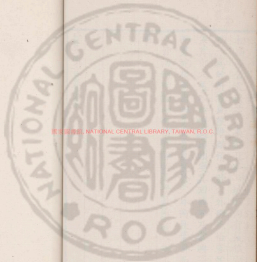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

卷十二

相國張公文蔚莊在東都北一作坡莊內有鼠狼穴養
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雖情切於穴外紛王恰容蛇頭
俟其出穴果入所坩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齧斷
而劈蛇腹併出四子尚有氣置於穴外銜豆葉嚼而傳
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若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
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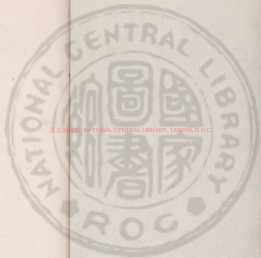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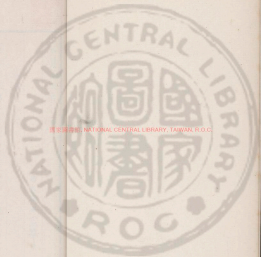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256347 6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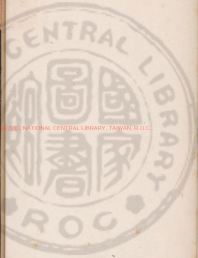
富春孫光憲纂集

草賊號令公

王中令鐸落都統除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
 於楊全玫有舊避地浮陽與其都統慕容十來人從行
 皆朝中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
 從容侍姬有輩下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曰從訓素無
 積愛其車馬姬妾以問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山甫以成通中
 款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令圖之山甫俟鐸至甘陵
 以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山甫拒僕而還鐸與賓客皆遇害

原本係二字編
別於不統編

因知從訓圖之作
今圖之始廣紀二百六
十句疑誤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富春孫光憲纂集
草賊號令公
雅雨堂

殺却一人原本行有殺

此校注

兇原本作子孫

原校注

原本脫父軍

原校注

及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有殺劫一人姓王名令公
其忠誕也如此彥抗子尋爲亂軍所殺得非瑯琊公訴
于上帝乎

王重榮逐兩帥

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
爲畏重榮黨附者多因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凡人
愛恩只可私報不可以公徇令公助賊陷一邦於國不
忠而又日加箕歛衆口紛然發怒生何以過也遽命
斬其僞使都無以對固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
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滄間路至河中代都爲帥重

榮迎之滄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墮螢及至
翌日集軍校于庭謂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遇賊衝安
可輕議斥逐令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
等可言之滄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
榮乃自屏肅佩劍歷階而上謂滄曰爲惡者非我而誰
名滄之僕史控馬及階請依李都前例逐去之滄不敢
仰視乃躍馬復由北門而出重榮破黃巢有功正授節
制封郡王與田令孜結怨他日爲都將常行儒殺之時
號鐵條以其剛也

鄭文公報恩



鄭文公叟字台文父亞曾任桂管觀察使叟生於桂州小宇桂兒時西門思恭爲監軍有詔徵赴關亞儀於北郊自以衰年因以叟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爲念九泉之下不敢忘之言訖然流涕思恭詰之及爲神策軍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叟館之于第年未及冠甚愛之如甥姪固還師友教導之叟後官至將相黃巢之入長安西門思恭逃難於終南山叟以家財厚募有勇者訪而獲之以歸叟下溫清侍膳有如父焉思恭終於叟所叟葬於鳳翔西岡松柏皆手植之未幾叟亦卒葬近西門之墳百官皆造二隴以弔之無不墮淚感伏其義也

韓簡聽書 李茂貞附

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雅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說心常恥之乃名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謁請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間者無不絕倒 秦王李茂貞請三傳王利甫講春秋利甫古辭性猶然演經義文聲臺榭聽茂貞連月聽之不倦利甫後寄禍於道門改名晝卒於洛中也武臣未必輕儒但未暗通儒多逢鄙薄之憂沮其學善也惜哉

孟方立陳桑梓禮 畢虬附

唐紀一百六
十二卷

官
原本書官字誤
易物本脫改

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以勇力隸於
本軍爲裨將廣明中潞帥高潯攻諸葛奏於河陽方立
出天井關爲前鋒時潯爲大將劉廣所逐廣忌方立留
成子闢復廣爲潞人所殺三軍乃以方立爲帥固有首
領之恩遂移軍於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始拜墳墓
於鄉里諸縣令里所誅桑梓之敬有識者賞焉姪遜嗣
爲潞帥降太原掠光子曰羅虬累舉不第務於躁進因
罷舉依於宦宦與台州畫錦也常以展墓勉謁邑宰橫
笏傲然字曰某雖虛文不達事體然使君豈不看松柏
下人乎識其無桑梓之敬曾武人之不若也既有俊才

嘗見雕陰宮鼓比紅兒詩他無聞也

雷電救王鎔

景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
推其弟匡儕充留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
南欲赴關泊於陸澤鎮州趙王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
因請稅駕於常山府郭以中離變會匡威有幕客李貞
抱自關回與匡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
愛戀之意乃謀託觀忌王鎔旣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
所乃入自子城東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
外關復於關垣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

原
字在本書
語有不可詳



馬
劉
劉
劉

者少員文藝巨威曾問其年都一作曰弱冠後兩周
星徽形於色後巨威繼父為侯首名馬一作都問曰子
今弱冠後幾周星徽都但頌頡謝罪巨威曰好子之事
吾平生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其潤達多如此
類故人多附之葆光子嘗見范陽燕人說李巨儔妻張
氏國色也其兄巨威為帥強姪之巨儔投劍而俟夜深
妻迴出步輩為其夫殺之巨威蓋見其弟及將校或言
欲將兵救援鎮州既出城三軍立巨儔為帥巨威遂稱
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巨儔移鑠王
鎔往復指陳終不及姪穢之事諱國惡也

張建章泛海遇仙

張建章為幽州行軍司馬後歷郡守尤好經史聚書至
萬卷所居有書樓但以披閱清淨為事經涉之地無不
理焉曾齋戒戒命往渤海遇風濤乃泊其船忽有青衣
泛一葉舟而至謂建章曰奉太仙命請大夫建章乃應
之至一大島見樓臺轟然中有女仙處之侍翼甚盛器
食皆建章故鄉之常味也食畢送還女仙謂建章曰子
不欺暗室所謂君子人也忽忽風濤之苦吾令此青衣
往來導之及還風濤寂然往來皆無所懼又回至西岸
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以帛包麥屑置于水

書
七
七
七



中模而讀之不欠二字其為學也如此前門之人皆能
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過前門軍校姓孫忘
其名細語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餼鮪自齋而進好事者
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叔得其本者且曰明
宗皇帝有事郊上建章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
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餼鮪而財之軸之如帛
一作以紅線三道割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
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脅尹穀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
義叛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恃慢如此我
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
事姑息或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
又京師去攻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
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
都門不欲辱辱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彥若鎮鳳翔以



中模而讀之不欠二字其為學也如此前門之人皆能
說之于時亦聞於朝廷葆光子曾過前門軍校姓孫忘
其名細語張大夫遇水仙蒙遺餼鮪自齋而進好事者
為之立傳今亳州太清宮道士有叔得其本者且曰明
宗皇帝有事郊上建章人掌東序之寶其言國璽外
唯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餼鮪而財之軸之如帛
一作以紅線三道割之亦云夏天清暑展開可以滿室
凜然邇來變更莫知何在

北夢瑣言卷第十三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富春孫光憲纂集

李茂貞脅尹穀宰相

鳳翔李茂貞跋扈至甚昭宗謂宰相杜讓能曰春秋之
義叛而必誅安有旬服之間顯違朝旨而恃慢如此我
若不討四方其謂我何讓能奏曰艱難已來行貞元故
事姑息或臣久矣根牢蔓熾附之者衆一旦難驟革之
又京師去攻咫尺人心易以危懼設有陵犯損威愈甚
願陛下稍解雷霆而熟計之帝曰政刑弛紊詔令不出
都門不欲辱辱守恬而坐因除宰相徐彥若鎮鳳翔以



茂貞爲興元尹以嗣覃王率禁軍送彥若或茂貞遷延不受代而以兵攻之軍旅所決一委讓能讓能想諫不從王師果敗或云此舉乃讓能報私怨也茂貞先以長書與讓能繼上表仍擁兵至臨皋驛請誅宰相帝遂斬樞密使李同曠以徇乃取讓能仍詔送至軍前茂貞具禮出迎至驛復表請行朝典讓能奏曰是錯之辜謬及於臣今若歸罪於臣可紓國難帝不得已貶讓能雷州司戶參軍遣中使害於驛內識者以讓能臨難無苟免亦得其死也後追贈太尉其子曉貌如削玉有制誥之才仕梁至宰相鳳歷年洛都有變爲亂軍誤害時皆歎

惜之

三鎮擁兵救二相

唐乾元二年鄒州王行瑜會李茂貞韓建入觀泚謀廢立帝既睹三帥齊至必有異謀乃御樓見之謂曰卿等不召而來欲有何意茂貞等汗流浹背不能對但云南北司紊亂朝政因疏韋昭度討西川失謀李瑛麻下爲劉崇龜所哭陛下不合違衆用之及令宦官詔害昭度已下三帥乃還鎮內外究之王行瑜跋扈朝廷欲加高書令昭度力止之曰太宗以此官總政而登大位後郭子儀以六朝立功雖有其名終身退讓今行瑜安可輕

唐本紀初子孫唐
紀一百六十三世增



授馬因請加尚父至是爲行瑜所憾遂准此害後追贈
太師李璣字景望拜相麻出爲劉崇龜抱而哭泣改授
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以求自雪後竟登庸
且許崇龜之惡時同列崔路維與韋昭度及璣素不相
協王行瑜專制朝廷以列官崔鉉入關奏事與路維關
通因託鉉致意由是行瑜率三鎮脅君璣亦遇害其子
說有高才同日羅崇璣著書百卷號李書樓後追贈司
徒太原李克用破王行瑜復崔昭緯貶而賜死昭皇切
齒下詔捕崔鉉亦究報之一事也

儒將成敗

古者文武一體出將入相近代表行儉郭元振裴度韋
阜是也然而時有夾險不可一概而論王鐸初鎮荆南
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捍潼關黃巢令人傳語
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污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到
成都行朝拜諸道都統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正
謂是也諫議大夫鄭寶一作寶曾獻書以規其旨云未知
令公以何人爲牙爪何士參帷幄當今大盜移國羣雄
奮戈幕下非舊族子弟白面郎君雍容談笑之秋也爾
後罷軍權鎮滑臺竟有貝州之禍鄭文公收首倡中興
傳檄討賊殺黃寇鎮靜關畿一旦部校李昌言脅而



逐之尚不能固位至如越州崔瑒湖南崔瑾福建章岫
鄆州蔡崇徐方支詳許昌薛能河中李都實潘鳳翔徐
彥若狼狽恐懼求免不暇唯張滂大言自方管葛以無
謀之韓建俾用剛之孫揆出征大鹵自貽敗亡爾後朱
朴踵爲大言驟居相位亦曾上表請破鳳翔所謂以羊
將狼殺卵擊石幸而不用何過望哉客有謂葆光子曰
儒將誠則有之唐自大中已來以兵爲戲者久矣廊廟
之上恥言輜略以囊劍爲兇物以鈐置爲兇言就有如
盧藩薛能者自爲簷才一旦守內塵驚闕左馳起遽以
袞衣博帶令押燕頰虎頭遽足以取笑耳則韋昭度之

禪王建濬之伐太原是也

外藩從事於東一作省上事

河東節度副使李習吉

習五代史皆襲

常應舉不第爲李都河

中從事都失守習吉自昭義游太原辟爲從事習吉好
學有筆迹雖馬上軍前手不釋卷太原所發牋奏軍書
皆習吉所爲也因從李克用至渭南令其入奏帝重其
文章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北省以祭之竟歸太原復其
戎職莊宗即位追贈禮部尚書景太祖每覽太原書檄
遙景重之曰我何不得此人也陳琳阮瑀亦不是過

韓建始終



韓建兩隨李茂貞追脅君上殺戮輔相昭宗出居本幸
鄭時建懇迫奉請至華下供億之勞具在勳王錄而蔽
害鄭王等八人以孤君上抑其罪也近代史臣駁論勳
王錄數條且曰韓建不遇時可也而云隄防道路拱衛
乘輿欲蓋而彰則禁固之意可知也又與諸道書云語
詔書微赴行在妄也又曾無糾率諸侯遠保大定功
公之志也以爲唐運陵替皆有一一作歷數自黃巢既戮
蔡賊生焉宗權滅後而未攻王行瑜繼之纒舍茂貞而
有韓建所謂一莽肆死十莽復生何天意不祐乎竟爲
朱溫宰相蜀先生聞之笑曰韓建非豹變之才與朱溫

作相宜也徐光子曰華州韓建荆渚成汭勳王奉國識
有可嘉于時號爲北韓南郭郭卽成令士大夫可以依

郭卽成令

士大夫可以依

橫也古者奉霸王尊本朝德義小虧諸侯不至蔡邕之
會是也成韓位居王輔倚寵於唐朱公有無君之心露
問鼎之意建等不能效滅洪泣血糾率同盟亦可以結
約親鄰共張聲勢而乃助桀作孽畫匹成蛇舍我善鄰
陳誠僞室華陰夫守旣無力以枝梧郭者喪師乃無名
而陷沒非忠非義吾所謂二公始終謬也向使成令睦
漢南諸侯結淮甸雄援汴人慕邈亦恐未暇推之天命
即吾不知考之人謀固無所取惜哉

中區字



謂厚本詳請
其於本館改

定
唐本詳請
其於本館改

孔緯惜鹽鐵印

孔緯在中書未全忠併有數鎮兵力強盛表請鹽鐵印
詔下宰相議之緯力爭不從請其下御史曰朱公若收
鹽鐵印非與兵不可全忠尋止後韓建討太原不利為
張滂所誤貶之官日昭宗欲再攻鳳翔以問緯緯曰鳳
翔天子西門若自去虜穴受制一而即大事去矣昭宗
曰卿是朕賢臣殊未達時事緯曰陛下以臣為賢是誘
臣也臣若賢肯立於陛下之朝因稱疾以太子太師致
仕卒於華下

神告羅宏信子紹威附

中和中銀博帥羅宏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掌牧園之
事曾宿於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須
翁巫有宋遷一作千者忽詣宏信謂曰夜來神忽有語君
不久為此地主一作千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復以此言來

告一作千信信因令密之不期歲果有軍變推一作千信為帥
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之累加
至太尉封臨淮王一作千信卒子紹威繼之與梁祖通歡結
親情分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勸要
姑息時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類遭斥逐由此
益驕紹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

④



魏內藏器甲揚言汴帥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弓絃共甲澤夜會汴人探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存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其牙軍爲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徵打一箇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大去其國矣

燕王劉仁恭異夢

劉仁恭徵時曾夢佛擁於手拾飛出或占之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自破太原軍於安塞城復士兵精強孩視鄰道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鄆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陵無少長悉坑之初治甘陵城下有鵝鶻數頭飛下帷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馬而遁于時軍敗於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於唐河他日命使聘汴帥閻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狀內黃以何藥可瘳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

以唐河水浸之必愈賓主大笑賓使乎之美也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披謁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觀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
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巨款
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
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曉榻入金鷲門易
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
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
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茂貞允比之先



北夢瑣言卷第十四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富春孫光憲纂集

披謁至殿門

天復元年鳳翔李茂貞請入觀奏事朝廷允之蓋軍容
使韓全誨與之交結昭宗御安福樓茂貞涕泣陳巨款
之言時崔允密奏曰此姦人也未足為信陛下宜寬懷
待之翌日宴於壽春殿茂貞肩輿衣曉榻入金鷲門易
服赴宴咸以為前代跋扈未有此也時韓全誨深相交
結崔允懼之自此亦結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駕與鳳翔
連兵劫遷入洛之始識者以王子帶召茂貞允比之先



韓建副使朱令公軍次於華用飛路計先取韓建其幕
容張策攜印率副使李巨川同詣轅門請降朱公謂曰
車駕西幸皆公所教也建曰某不識字凡朝廷章奏都
道書檄皆巨川為之因新之識者謂韓建無行求解怒
於朱公遂為所賣時人寃之巨川有子慎儀任後唐為
翰林學士唯張策木與張潞有分攜印而降叶潞之謀
後任至累相朱公既得韓建以兄呼之尋奏移許昌一作
梁鳳歷初亦遇害也

天子賜燕臣詩

德宗皇帝好為詩以賜客列載叔倫文宗宣宗皆以詩

賜大臣昭宗駐蹕華州以歌辭賜韓建以詩及楊柳枝
辭賜朱全忠所賜一也或以歌或以禪受其賜者得不
求其義焉

朱令公為昭宗攏馬

汴帥朱公再圍鳳翔與茂貞軍戰于號縣西槐林驛大
敗岐軍橫屍不絕飽氣聞於十里昭宗遂殺宦官韓全
誨已下二十二人首宣示茂貞亦斬其義子繼筠首以
送於是車駕還宮朱令使首馬前請罪涕泣攏帝馬行
千步帝為之動容至京師以宰相崔胤判六軍乃下詔
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一十人又鳳翔駕前宰相



帝
為本行
有本行

盧光啟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天復三年汴人擁兵殺宰相崔胤京兆尹鄭元規劫遷車駕移都東洛既入華州百姓呼萬歲帝泣謂百姓曰百姓勿唱萬歲朕無能與爾等為主也公路有恩帝鄉之詞乃曰乾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說我此行悠悠未知落在何所言訖泣然流涕行至陝府內宴皇后自捧玉盃以賜全忠內人唱歌全忠將飲酒韓建躍其足全忠懼辭醉而退至穀水而殺內人可證及隨駕五百人自是帝孤立矣

昭宗遇弒

昭宗遷都至洛左右並是汴人雖有尊名乃是虛器如在藍田營營不樂朱全忠以諸侯盡有匡復之志慮帝有奔幸之謀時護駕朱友諒等聚兵殿庭訴以衣食不足帝方勞論友諒引兵升殿帝顛仆入內軍士躍而進之帝叱曰反耶友諒曰臣非敢無禮奉元帥之令帝奔入御厨以庖人之刀斫數輩竟為亂兵所害內人李勣祭裴正一箠弒帝殺刃而死又以朱友諒氏叔琮扇動軍情請誅朱友諒氏叔琮以成濟之罪歸之友諒等臨刑訴天曰天若有知他日亦當如我後全忠即位為子友珪所弒竟如其言

間
原本行等語
在初本行改

請殺德王

輝王嗣位社宴德王裕已下諸王子孫並密爲全忠所害德王帝之兄曾冊皇太子別季述等廢昭宗冊爲皇帝季述等伏謀令歸少陽院全忠以德王眉目殊秀未秋漸盛全忠惡之請崔元密啟云太子曾竊寶位大義誠觀昭宗不納一日駕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暉曰德王吾之愛子何故欲令吾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勗其中措血流全忠聞之宴罷盡殺之

謀害永冠

輝王即位天祐中朱全忠以舊朝違官尚在班列將謀

篡奪先俾翦除凡在周行次第取降舊相裴樞獨孤損崔遠陸康王溥大夫趙崇王贊等於滑州白馬驛賜自盡時宰相臣柳璨性陰殺貪權惡樞等在已之上與全忠腹心樞密使蔣元暉太常卿張廷範密友交結而害樞等俄而廷範轉裂元暉與柳璨及弟瑤瑒相繼伏誅先是故相張潛一家並害而善屍黃河來公謀主李振累應進士舉不第尤憤朝貴時謂朱全忠曰此清流輩宜投於黃河未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命朱榮河陰之魏衣冠不是遺也俄而輝王禪位封濟陰王於曹州遇醜而崩唐祚自此滅矣



諛何太后

朱全忠先以諛元暉為樞密使伺帝動靜積慶何太后以昭宗見害之後常恐不保旦夕曾使官人阿秋面名元暉為戒所乞它日傳釋之後保全子母性命言發無不滿意先是全忠遣要傳釋名元暉到汴州責以太避元暉以傳釋先須封國授九錫之命俟次第行之全忠怒曰我不要九錫看作天子否元暉歸奔洛陽與宰相商量為趙殷衡誣陷云與太后交通欲延唐祚乃令殷衡逼敬太后及官人而誅蔣元暉時人寃之趙殷衡後改姓孔名循亦莫知其實是何姓仕後唐明宗為宣徽

使出為許昌滄州兩鎮時人知其後請願險莫不彈之為堂叔母侍疾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羅崔球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關規藥膳不遑晚夕遂乞假躬往侍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者亦智也

秦宗權訴不及

黃巢破後蔡州秦宗權繼為反逆兵力強銳又復稱僭山東諸郡苦之十年之間屠脍生聚汴帥朱全忠盡節



廣紀二百
十四行五

紅流 摩子作摩
摩子作摩

黎之宗權爲部將中叢掄而折足因禪朱全忠具表權
送至京京兆尹孫揆率府縣吏聞之宗權即權中舉首
曰宗權非反也大尹哀之觀者因以爲笑

李摩雲擄鉢從事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於
潯州酸棗縣自旦至哺無與之者擄鉢于地毀僧衣投
河陽諸葛夷爲罕罕之即僧說便以爲名素多力或與
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夷尋署爲小校每遣討賊
無不擒之蒲鋒之北有摩雲山設壁柵于上號摩雲寨
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摩雲累歷郡侯

河南尹節將官至侍中卒於許州荆南成汭之流也自

至梁
下缺

北夢瑣言卷第十五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國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
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積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
之偕甚昵每事悞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選不
至乃與藏耀會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
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
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語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
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嚴斬從晦留藏耀襲其禁城斬

周
原本竹簡殘片
二百八十二枚

名
原竹簡殘片
二百八十二枚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以酒致禍

富春孫光憲纂集



梁祖國霸之初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乃遣親吏
張從晦勞其勤而從晦無積酒酣有飲徒何藏耀者與
之偕甚昵每事悞稟從晦致命于郡彥溫大張樂選不
至乃與藏耀會于主將家彥溫果疑恐曰汴王謀我矣
不然何使者之如是也乃殺其主將連誅數十人而以
狀白其事既而又疑懼曰語其腹心亡我族矣乃自縊
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嚴斬從晦留藏耀襲其禁城斬

周
原本竹簡殘片
二百八十二枚

名
原竹簡殘片
二百八十二枚



唐李暹下書說
字暹唐世孫

于壽春市葆光子曰後唐明宗皇帝時董璋據東川將
有跋扈之心于時遣客者使李仁矩出使辭遣仁矩比
節使下小校驥居內職性狎邪无戒張筵託以寒熱
名之不至乃與管妓曲宴璋聞說甚怒索馬詣節遠欲
害之仁矩鄒足端蘭門迎璋怒稍解他日作叛兩川舉
兵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

蜀使洪飲

梁太祖初募四鎮先主遣押衙潘旼持罇旼飲酒一石
不亂每舉盞飲禮容益莊梁祖愛之飲酣梁祖曰押衙
能飲一盤罇物乎旼曰不敢乃蘇在席罇四次第佳酌
旼並飲之旼愈溫克梁祖謂其歸飾多應領馮困卧俾
人偵之旼替筍簪冠子秤所得酒罇器而藏之他日又
遣押衙鄭項持罇梁祖問以劍閣道路項極言危峻梁
祖曰賢主人可以遣得項對曰若不上聞恐悞令公軍
機梁祖大笑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

朱瑾殺兄

朱瑾之據兗州梁祖攻之未克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
先降與瓊同詣堂下以曉之瑾乃遣都虞侯胡規出獻
款曰兄已降願貴瑾不死請以鎮委更既而啟延奇門
陳輝印于筍曰兄來請先奉此梁祖命瓊受之葛從周



或
身本行方錄
五初本行方錄

或
身本行方錄
五初本行方錄

或
身本行方錄
五初本行方錄

或
身本行方錄
五初本行方錄

疑許遜勇士孫少連等仗劍以取瓊曰彼力屈不足疑
瓊進前受印蒼瑾單馬曰兄獨來密語耳始相及瑾令
馳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乃發所置刃殺瓊勾曳突出
牽入之須臾城上鼓譟擲項首於堙也我軍失色梁祖
哀憐久之斬軍謀徐厚著瓊弟毗為齊州防禦使恩禮
殊厚璉竟棄城投揚州

馬景設詐

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葦壘尚堅且思班退親從指
揮使高季昌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衆者一裁矣今姦
黨已寤更少俟之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有騎

卒馬景應命因朱友倫德騎軍且一作至將大出兵逆

景請其時給駿駒雜所出陳中十許里躍馬西邊叩岐

關以軍怨東道為告且言列寨留卒尚方俟夕將遊宜

遠掩之當落我機內矣失是往也汝無生理願錄其妻

孳梁祖悽然止其行景固請乃徇之明日軍出諸寨屏

圍如無人不下里果風騎卻走岐人餉之不失厥料岐

軍敵兩虜悉眾來我師宿已秣馬飽士中軍一鼓百營

俱進大破岐軍十不存三四焉季茂貞喪膽昭宗降詔

還京始遂奉迎矣功踞高公而馬景妻孳倍加軫卹且

解揚以守正而患不顧其身也馬景以死命行詐非圖

七
卷十六
三
雅雨堂



身也人之難事唯景有之

朱延壽妻王烈女

宣州田頰壽州朱延壽將軍以背揚行密請社荀鶴持箋詣淮郡儀而事泄行密悉兵攻宛陵延壽飛騎以赴俱爲淮軍所殺延壽之將行也其室王氏勉延壽曰願日致一介以慰所懷一介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家僮悉投兵器運蘭州中之舟而捕騎已至不得入遂集家僮私帑發百燔盧舍州驛焚之急而稽首上告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軀爲仇者所辱乃投火而死古之烈女無以過也

木星入斗

唐乾符中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都統時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卽爲災唯木當應爲福耳咸或然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雜數謂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官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未字也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著人卽未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



每罹此謗李衛公序周泰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磻山之朱乎

木中異文

梁闕乎中潞州軍前李恩安奏壹闕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分爲兩片內有六字皆如左書曰天十四載石進乃圖其狀以獻仍付史館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以爲慮之中閭石氏自并門受國稱晉朝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表閭焉

薛貽矩畫讚

梁相國薛貽矩名家子擢進士第在唐至御史大夫先是南唐官忌與北司交通天復中募戮閩官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真讚悉記於內侍省屋壁間坐是謫官他日齊唐帝命禪于梁任至宰相

杏磨寨

黃巢自長安道歸與其衆屯於陳蔡間穀河下寨連絡號八山營于時蔡州秦宗權懼巢以城降之時旣饑乏野無所掠唯掘人為食肉盡繼之以骨或確湯或碾磨咸用充飢天軍四合巢軍不利其黨駭散頗爲雷寬大雨淹沒其營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時溥下禪將李師銳函首送成都行

晉
本行首誤
在初年誤



鳥房本作鳥
房本行鳥
房本行鳥

忽房本作忽
房本行忽
房本行忽

後房本作後
房本行後
房本行後

在也

梁祖脫鞋

梁祖親征鄆州軍次雋南時築新臺土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鳥止於峻塔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鳥鳥也將有不如意之事其前軍未及宿為朱瑄掩撲拔軍向去我軍不知因此行過朱瑄軍來迎○并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為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倉○并遽之際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為道正在馬前遂跨躍而過因獲免馬副使李璠將高行思為賊所殺張歸宇為服騎檢檢戈力戰僅得生還被十四五箭乃知雋南之鳥先見之驗也

梁祖夢丁會

丁會為昭義節帥常懼梁祖雄猜疑忌功臣忽謂敬翔曰吾夢丁會在前祇候吾將乘馬欲出圍人以馬就臺忽為丁會跨之以出時夢中起叱喝數聲因驚覺甚惡之是月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

殿棟折墜

梁祖末年多行誅戮一夕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初聞土落於寢帳上乃驚覺久之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遂懼然下牀未出殿門其棟乃墜遂明名諸王近



七
卷十六
梁祖

原各詳其忠誠
詳商本校改

臣令觀之夜來驚危幾不相見由是君臣相泣又曰驚
憂之時如有人引頭於寢閣門內云裏面莫有人否所
以急忙奔起得非宮殿神乎他日又游於大內西九曲
池泛鷁舟於池上忽聞領側上虜於池中宮嬪并內侍
從官並躍入池扶策登岸移時方安爾後發痼疾竟罹
其子鄆王友珪弑逆之禍君傾稼折非佳事也

梁祖圖象強事

梁祖末年用軍不利河北數鎮不顧其命一旦蹶撓堅
要親征師次深州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棗強縣半決
旬方拔其壘是邑也池隄堅牢人心曠罍晝夜攻擊以
至疲竭既陷之日無少長皆屠之時有一百姓來投軍
中李周爰收於部伍間乃謂周爰曰請一劍願先登以
取其城未許周忽煞抽茶擔子揮擊周爰頭上中機最
仆于地左右乃擒之元是棗強城中遣求令詐降本意
欲窺弄梁軍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誤中周爰是
知河朔之民勇助如此

仇殷名謀

梁司天監仇殷術數精妙每見吉凶不敢明言稍關逆
耳秘而不說往往罰俸蓋懼梁祖之好殺也梁自昭義
失守符道昭說擒柏一作有鄉不利王景仁大敗皆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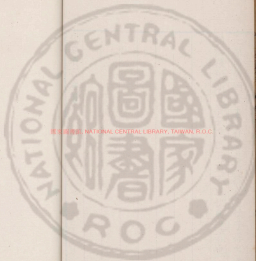
算
原各詳其忠誠
詳商本校改



北夢瑣言卷第十六

太原節使副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方懷子孫之憂唯
柏鄉狼狽亦自咎云違犯天道不取仇服之言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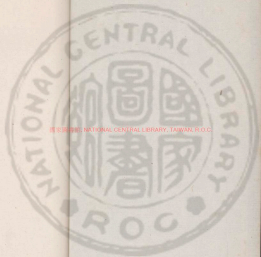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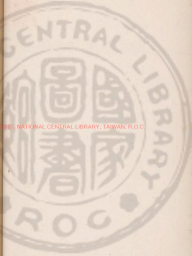


北夢瑣言卷第十七

富春孫光憲集

梁祖爲備保

梁祖宋州碭山縣午溝里人本名溫賜名全忠建國後改名晃家世爲儒祖信父誠皆以教授爲業誠蚤卒有三子俱幼母王氏攜養寄於同縣人劉崇家晃弟之中唯溫狡猾無行崇母撫養之崇弟兄嘗加撻杖一日偷崇家釜而竄爲崇追回崇母避匿以免朴責善逐走鹿往往及而獲之又崇母常見其有龍蛇之異他日與仲兄存入黃巢中作賊伯兄晃與母王氏尚依劉家溫既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去不知存亡及溫領鎮於汴盛飾與馬使人迎母於
崇家王氏皇恐辭避深藏不之信謂人曰朱三落拓無
行何處作賊送死烏能自致富貴汴帥非吾子也使者
具陳離鄉去里之由歸國立功之事王氏方泣而信是
自與崇母並迎歸汴溫盛禮郊迎人士改觀崇以舊恩
位至列卿為商州刺史王氏以溫貴封晉國太夫人仲
兒存於賊中為矢石所中而卒溫致酒於母歡甚語及
家事謂母曰朱五經辛苦業儒不登一命今有子為節
度使無忝先人矣母不擇良久謂溫曰汝致身及此信
謂英特行義未必如先人未二與汝同入賊軍身死雖

徵孤男稚女艱食無告汝未有恤孤之心英特即有諸
無取也溫垂涕謝罪即令召諸兄子皆至汴友倫皆立
軍功位至方鎮

梁祖張夫人

梁祖魏國夫人張氏陽山富室女父魏曾為宋州刺史
溫時聞張有姿色私心傾慕有麗華之歎及溫在同州
得張於兵間因以婦禮納之溫以其宿歎深加敬異張
賢明有禮溫雖虎狼其心亦所景伏每軍謀國計必先
延訪或已出師中途有所不可張氏一介請旋如期而
至其信重如此初取克鄆得朱瑾妻溫告之云彼既無

左
右
列
本
改
端

依寓於輜車張氏違人名之瑾妻再拜張氏荅拜泣下謂之曰克鄂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尋戈致吾媼如此設不幸汴州失守妾亦以吾媼之今日也又泣下乃度爲尼張桓給其費張既卒繼寵者非人及僭號後大縱朋澤骨肉聚唐惟薄荒穢以致友誼之禍起於婦人始能以柔婉之德制豺虎之心如張氏者不亦賢乎

朱邪先代

河東李克用其先回紇部人世爲蕃中大酋受唐朝官職太宗於北方沙陁積立沙陁府以招集降戶後克用

祖朱邪執宜與其父曾依吐蕃甘吐蕃歸朝德宗於鹽州置陰山府以執宜爲都督後遷於神武川黃花堆之別墅卽今應州是也執宜生赤心以討徐州亂勳功賜國姓并名號李國昌懿宗問其先世所出云本隴西金城人依寓吐蕃帝曰我先與汝同鄉里勅令編籍鄭王府始爲雲州大同軍節度次授都延振武代北三節度其姪克讓爲羽林將軍其子克用最開名以破黃巢功爲太原節度使子存勗平梁蜀奄有中原追尊執宜號懿祖國昌號獻祖克用號太祖皇帝太祖在姪十三月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於雁門遇神人教以



天上太子紀天正二字本
唐曆北一百三十六
改注

或唐本行如錄
或唐本行如錄

臨唐本行如錄
或唐本行如錄

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
果如所教而生是日紅光燭室白氣充庭井水蒸
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能連射雙鳥至於樹葉
針鋒馬鞭皆能中之曾於新城北以酒酌毗沙門聖像
請與僕交談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出於壁間或所居帳
內時如火聚如有龍形人皆異之嘗隨獻祖征屢勦軍
陣出沒如神號為飛虎子少一日時號獨眼龍功業益
落不可盡述或云謂邪

親王拜蕃侯

唐苑中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擁兵脅

君誅戮宰輔焚燒宮闈初帝丙辛鳳翔昭宗出居石門
沙城太原克用領蕃漢馬步入京三鎮大懼是年破邠
州斬王行瑜昭宗嘉謀倚賴命延王丕丹王允貴詔賜
李公衣服兼令二親王設拜以兄事之近古未有也仍
封晉王以寵之延王才識過人聰悟辯慧在晉陽留宴
累月每獻酬樂作必為晉王起舞後為韓建所殺

李習吉溺黃河

太原李克用自渭北班師次河西縣王珂於冰上搆浮
航公渡浮航馬足陷橋李習吉從馬鞍墜河習吉抱冰
舟人拯之獲免王珂覆公謂曰公之於吾非機橋者何

上卷第九
唐曆
卷第九
唐曆



人應事作史錄
其妙不徒後
傳亦不徒後

違原本字略
其妙不徒後

嫌之有李諫議有聞於時則不吾知也置酒笑樂而罷
習吉右相林甫之復應舉不第黃巢後游於河東攝榆
次令李公辟為掌記賤微之捷無出其右梁祖每讀河
東書微嘉歎其才頗敬翔曰李公計絕一隅何幸有此
人如鄭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策如虎之得翼也其見
重如此

周式抗梁祖

梁祖陷邢州圍軍攻王鎔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
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事急矣遠決所向式願為行
人即出見之梁祖曰王公朋附并汾遠盟與信蔡賦已
及於此期于無舍式曰明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
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質願備舊好明公乃欲窮兵
黷武殘滅同盟天下其謂公何梁祖笑引式裋謂之曰
與公戲耳鎔即送牛酒幣貨數萬稿汴軍仍令其子入
質于汴因而解圍近代之魯仲連也

宦官陰謀

唐昭宗以宦官沽權驕恣難制常有誅翦之意宰相崔
胤嫉忌尤其上勅胤凡有密奏當進囊封勿於便殿諮
奏以是宦者不之察韓全誨等乃訪京城美婦人數十
以進求宮中陰事天子不之悟胤謀漸泄中官以重賂

頂



兵仗唐本作仗共編
商本改

致款唐本作款
商本改

吳鈔本
有注

②

唐本脫之字據唐
紀之百七十七條補

北漢唐本作北
商本改

甘言請藩臣以為城社視崔胤背裂時因伏臘聚刑
相向流涕辭音訣別會汴人寇同華知崔胤之謀於是
韓全誨引禁軍陳伏兵逼帝幸鳳翔他日崔胤與梁祖
叶謀以誅閹宦未久禍亦及之庚午絕滅識者歸罪於
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潛嘗謂親知曰滅吾族者必緇兒
也緇兒即胤小字河東晉王李克用聞胤所為謂賓友
曰助賊為虐者其崔胤乎破圍亡家必在此人也

晉王上源驛遇難

晉王李克用妻劉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宏益
先是汴州上源驛有變晉王憤恨欲回軍攻之夫人曰
公為國討賊而以杯酒私忿必若攻城即曲在於我不
如回師自有朝廷可以論列於是莊退天復中周德威
為汴軍所敗三軍潰散汴軍乘我晉王危懼與周德威
議欲出保雲州夫人曰存信本北方牧羊兒也馬顧成
敗王常笑王行瑜棄城失勢被人屠割今復欲效之何
也王頃歲避難連輶幾遭陷害橫遇朝廷多事方得復
歸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測之變焉能遠及此晉王止行
居數日亡散之士復集軍城安定夫人之力也

劉鄩忠于舊主

王師範之鎮青州以部將劉鄩竊據兗州先是汴將葛



仗

從周鎮於是邦因出征到鄂將國克也詐為茶商苞直
 鎗甲大起店肆割巨木藏兵仗而入竊發之日得其徒
 千人據其府舍升堂拜從周之母仍以禮待其妻子子
 弟職掌妻孥供億如常俄而從周攻其城梯墮雲合鄂
 以板與請從周母登城諭從周曰劉將軍待我不異於
 兒新婦已下並不失所從周在城下獻款即時退舍及
 青州兵敗師範納款梁祖遣使諭鄂曰臣知王公倚
 好與梁國通盟但臣本受王公之命保有州城一旦見
 其勢窮擅命不顧非盡心於所事也僕俟王公之命俛
 首非晚至是師範諭之方以城歸梁祖多其義超擢非

次官至方鎮為梁之名將

駁昭宗謚號

昭宗先謚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起居郎蘇楷等
 駁議請改為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蘇楷禮部尚書
 蘇循之子乾○二年應進士楷人才殿陋兼無才行昭
 宗惡其濫進率先黜落由是怨望專幸邦國之災其父
 循姦邪附會無繫於時故希旨苟進梁祖識其險詭溢
 不悅時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號詔曰蘇楷高胎休
 蕭聞禮皆人才寢陋不可塵汚班行並停見任放歸田
 里蘇循可令致仕河朝人士目蘇楷為衣冠土梟

者房本紀者子括
 者房本紀二百五十九
 校增
 然房本紀有蘇
 然房本紀有蘇



晉世子入覲賜鶴鵝酒器

莊宗年十一從晉王討王行瑜初令入覲獻捷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兒將來之國棟勿忘忠孝於吾家乃賜鵝鵝酒厄藉翠盤十三讀春秋略知大義射射絕倫其心器如米錄善言聽納容物殆劉聰之比也又云昭宗曰此子可亞其父時人號曰亞子

鄒王倫江東詩

鄒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首壞裂紙棄自勞賤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為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為詩集曰倫江東今鄒中人士多有諷誦

魏博衛軍

魏博富雄列侯專地唐朝三百年唯姑息之羅紹威憤衛軍制已密聞梁祖表裏應接算殺之楊師厚後入魏城揖出羅周翰因而代之師厚卒梁以賀德倫領鎮分其土宇創立相貝為節鎮減其力用三軍作亂脅持德倫背梁歸晉其狀詞云屈原哀郢本非怨望之人樂殺辭燕且異傾邪之行晉王覽狀據兵親臨先數張彥節



主虐民罪而斬之便以張彥親軍五百人帶甲持仗環馬而行晉王寬衣緩帶略無猜闕象心大服他日資魏博兵力稱健竟平河南也衛軍自羅紹威殺後又追脅賀德倫復擁兵持趙在禮天成初赴行在于時又殺三千家乃世襲兇惡也

縛驢戴旗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插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聞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

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梁行

唐李紀行二
字註唐此一軍
九十餘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富春孫光憲纂集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婿仗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猶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為鑄貴要聞神奇之官至尚書郭賜紫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楊千郎

富春孫光憲纂集

莊宗異母弟存乂即郭崇韜女婿仗誅先是郭崇韜既誅之後朝野駭惋議論紛紛然莊宗令閹人察訪外事言存乂於諸將坐上訴郭氏之無罪其言怨望又於妖術人楊千郎家飲酒聚會攘臂而泣楊千郎者魏州賤民自言得墨子術於婦翁能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之類又猶博必勝人有拳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煉丹乾汞易人形破為鑄貴要聞神奇之官至尚書郭賜紫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妻出入宮禁承恩用事皇帝存又常朋淫於其家至是與存又同罹其禍

娘子能語

後唐明宗皇帝徵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於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媼帝至媼慢不得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宜速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速起親奉應饗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媼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違言懼吾辱耳後果如其言

明宗不伐

明宗始在軍中居常唯治兵仗不事生產雖武謀和臨財尤廉家財屢空處之晏如也太祖徵試以誠召於泉府命恣意取之所取不過束帛數緡而已所得賜與必分部下戰勝凱還儕類自伐帝檢言曰人戰以口我戰以手衆皆心服其能

明宗獨見

莊宗晏駕明宗皇帝為將相推舉霍彥威孔循上言唐運已衰請改國號明宗謂藩邸近侍曰何為改正朔左右奏曰先帝以錫氏宗屬為唐雪冤譽為昭宗皇帝後國號唐今朝之舊人不欲殿下稱唐請更名號耳明宗

時
一百三十六號

版
本
作
錄
編
錄



泣下曰吾十三事獻祖泊太祖至先帝冒刃血戰爲唐
室雪冤身編宗屬武皇功業即吾功業也先帝天下即
吾天下也又亡弟紹於意何嫌運之衰隆吾常身受於
是不改王朔人服帝之獨見也

莊宗諸弟遇害

趙在禮作亂諸將擁明宗入闕未到間從馬直郭從謙
攻興教門帝母弟存渥從上戰及宮車晏駕存渥與劉
皇后同奔太原至風谷爲部下所殺劉皇后欲出家爲
尼旒亦殺之存霸先除北京留守亦自河中至太原兵
衆請殺存霸以安人心符彥超不能禁時存霸已翦髮
永僧衣獨彥超願爲山僧竟不免也存紀存確匿於南
山民家人有以報安重誨重誨曰主上已下詔尋訪帝
之仁德必不加害不如密告殺之果併命於民家後明
宗聞之切讓重誨傷惜久之

劉皇后答父

莊宗劉皇后魏州成安人家世寒微太祖攻魏州取成
安得后時年五六歲歸晉陽宮爲太后侍者教吹笙及
舞姿色絕衆聲伎亦所長太后賜莊宗爲韓國夫人侍
者後誕皇子繼岌寵待日隆他日成安人劉叟詣鄴宮
見上稱夫人之父有內臣劉建豐認之即昔日黃贊大



人后之父也劉氏方與嫡夫人爭寵皆以門族誇尚劉氏恥為寒家白莊宗曰妾去鄉之時妾父死於亂兵是時環屍而哭妾固無父是何田舍翁詐僞及此乃於宮門管之其實后即叟之長女也莊宗好俳優宮中暇日自負著囊藥篋令繼爰破帽相隨似后父劉叟以醫卜為業也后方晝眠及地其臥內自稱劉衙推訪女后大恚答繼爰然為太后不禮復以韓夫人居正無以發明大臣希旨請冊劉氏為皇后議者以后出於寒賤好興利聚財初在鄴都令人設法禪服所齋樵蘇果茹亦以皇后為名正位之後凡貢奉先入後宮唯寫佛經施尼師他無所賜闕下諸軍困乏以至妻子餓殍宰相請出內庫依給后將出粧具銀篋兩口皇子滿喜等三人令齎以馳軍一旦作亂亡國誠族與夫衰如姐已無異也先是莊宗自為俳優名曰李天下雜於塗粉優雜之間時為諸優朴扶欄搭竟為罵婦恩伶之領袖有國者得不以為前鑒劉后以囊盛金合屨帶四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公路復通皇弟存渥同賈而寢明宗聞其穢即令自殺

明宗誅諸兒

明宗即位之初誅租庸使孔謙歸德軍節度使元行欽

原本作及後

原本作不後



此唐本行是也
其初十校改

爲唐本行是也
其初十校改

宋本
其初十校改

鄧州節度溫韜太子少保段凝汴州魏務辛庭蔚李繼
宣等孔謙者魏州孔目吏莊宗圖霸以供饋兵食謙有
力焉旣爲租庸使曲事嬖侍奪宰相權專以聚斂爲意
刺削爲端以犯衆怒伏誅元行欽爲莊宗嬖將出入官
禁曾無間陽害明宗之子從璟以是伏誅段凝事梁以
襄仗違身至節將末年縮軍權束手歸朝溫韜兇惡發
掘西京陵寢莊宗中興不寘其罪厚賂伶官闖入與段
凝皆賜國姓或擁旄鉞明宗衆議而誅之辛庭蔚開
封尹王瓚之牙將也宋友貞時廷尉依瓚勢曲法亂政
汴人惡之李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亡命歸莊宗劉皇

后嘗爲子時宮掖之間穢淫流聞比四兇帝在藩邸時
惡其爲人故廢罷之莊宗皇帝爲唐雪恥號爲中興而
溫韜毀發諸帝寢陵宜加大辟而賜國姓付節旄由是
知中興之說謬矣

韓伊二妃 夏夫人傳

莊宗皇帝嫡夫人韓氏後爲淑妃伊氏爲德妃契丹入
中原石氏乞降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大張宴席其國
母后妃列坐同宴王端恭姬之比也夫人夏氏最承恩
寵後嫁契丹突欲名李贊華所謂東丹王即阿保機長
子先歸朝後除滑州節度使性酷毒侍婢微過即以刀



北齊書 卷之八
封火灼夏氏少長宮掖不忍其兒求離婚歸河陽節度
夏魯奇家今爲尼也

無官酬勳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
節度觀察使馬爾即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
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既非品秩升遷難以
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賈誼所以
長歎息也

明宗命相

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於孔循舊相豆盧革韋說
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任園力爭
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爲無字碑有李琪者學
際天人夷代軒冕論才較藝可敵時輩百人護夫巧沮
忌害其能必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蜚蠊
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馮書記
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命而舍
李琪識者惜之

明宗睿相

明宗遣皇子從榮出鎮鄴都或一日上謂安重誨曰從
榮左右有詐宣朕令言不接儒生儒生多懼恐鈍志相

集
李本朝制說
李本朝說



北漢理言 卷十八
樂朕方知之頗駭其事今此皇子方幼出臨大藩故選
儒雅橫其裨佐今聞此姦險豈朕之所望也鞠其言者
將戮之重誨曰若遂行刑又慮實從聞後稍難安處且
望嚴戒遂止

明宗惡貪吏

明宗皇帝尤惡貪貨鄧州留後陶玘爲內鄉縣令成歸
仁所論稅外科配版盧州司馬李書記王惟吉李庶任
告勅配緩州長流百姓毫別刺史李節以職職賜自盡
而戒汝州刺史長蘭爲其貪暴汴州倉吏犯賊內有吏
彥珣舊將之子又是駟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
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由是皆就戮

誅不孝

緱氏縣令裴彥文事母不謹誅之襄邑人周威父爲人
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明宗降勅賜死

安重誨枉殺任圓

任圓昆弟五人曰圓圓圓回圓雍穆有裕風采俱異圓
美姿容有口辨負籌略平蜀後除黔南不行天成初入
相簡拔賢後杜絕侍門憂國如家切於功名而安重誨
忌之常會於私第有妓喜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
俄罷三司除太子太保歸磁州致仕因朱守殷作亂立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遺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克痛清泰中
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
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歎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
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工圍百行五常不欺時
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鑿從游十年不禪
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遺人稱制害之受命之日神氣不撓中外克痛清泰中
贈右僕射

北夢瑣言卷第十八

北夢瑣言卷第十九

富春孫光憲纂集

玉界尺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
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歎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
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工圍百行五常不欺時
室縉紳仰之

周元豹

周元豹燕人少為僧其師有知人之鑿從游十年不禪
辛苦遂傳其秘還鄉歸俗盧澄為道士與同志三人謁



之○豹退謂人曰適二君子明年花發俱爲故人唯彼
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人果暗雲落虛果登庸後歸晉
陽張承業猶重之○言事多中承業俾明宗易衣列於詩
校之下以他人請之曰此非也○豹指明宗於末坐曰
骨法非當此爲內衛太保乎或問前程唯云末後爲鎮
帥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樞有時忤旨大犯權楚○豹曰
此人有藩侯夫人之相當生貴子其言果驗凡言吉凶
莫不神中事多不載明宗自鎮帥入幕謂侍臣曰周○
豹昔嘗言朕事諸有徵可詔北京津置赴關趙鳳曰袁
許之事○豹所長若詔至釐下即爭問吉凶恐近於妖

感乃今就賜金帛官至光祿卿年八十而終又謂曾與
魏符命洞主至於靈龍將相
其言無不符驗果異乎哉

老益貪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
貯積性好千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甘旨醫
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
府無爲老朽豈敢爾邪爲緡紳之笑端

解元龜進詩

道士解元龜本西蜀節將下軍校明宗入幕言自西來
對於便殿詩歌聖德自稱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



川原本不用攝唐說

丙原本行此攝
唐本說

皇唐本行此攝
唐本說

北夢瑣言 卷四
都留守兼三州一作制置使要脩西京宮闕上謂侍臣
曰此老耄自遠來朝此期別有異見乃為身名甚切堪
笑也時號知白先生賜紫斯乃狂妄人也

擊碎舍利

天成中有僧於西國取經回得一佛牙舍利十粒行以
程上進其牙大如拳獨鑽鑿裂趨鳳言於執政曰曾聞
佛牙鎚鍛不壞請試之隨斧而碎時宮中已施數千兩
毀碎方遂積棄之云云此僧號智明幽州人僕嘗識之

崔諒對狀

明宗問宰相馮道虛實近日弊酒否對曰質曾到臣居
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慮生崔諒強
言於坐曰臣聞食醫心饒酒極好不假藥餅足以安心
神左右見其膚淡不覺哂之

降龍大師

五臺山僧誠慧其徒號為降龍大師鎮州大水環其南
城誠慧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自言能一作役
使毒龍故也同光初到闕禮貴皆拜之唯郭崇韜知其
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迨至落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
以焚瘞為闕禮而潛去至寺慚志而終建塔號法雨大
師何其謬也



魚目爲舍利

澤州僧洪密請舍利塔洪密以禪宗謎語數扇愚俗自
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蒙民迎請婦人羅拜洪密就辭
婦人於其所坐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
也將辭云山中要千數番籠籠半日獲五百番其家人
如此

姚洪忠烈

夏原奇附

閩州守禦指揮使姚洪梁時經事董璋璋將叛頗誘洪
以大義拒之城陷被擒璋責之洪大罵璋曰老賊孤思
背主吾於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楊馬彘得

一鬚殘髮感恩無盡今天子付以茅土結黨反噬爾本
奴才即無恥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璋怒令十人持刀
剖其膚然鏤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
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頗優于時夏魯奇守遂
州城破自刎而死並爲忠烈也

座主門生同入翰林

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命入翰林爲
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樊
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以爲座主辱門生同光初致
仕



戲蕭希甫

蕭希甫進士及第有文才口辨多機數舉時不得意棄
母妻渡河易姓名爲皇甫教書莊宗卽位於魏州徵希
甫知制誥莊宗平汴洛希甫未詔宜慰齊方知其母
死妻嫁乃持服於魏州時議者戲引李陵書云老母終
堂生妻去室後爲諫議大夫性褊忿躁於進取疏宰相
豆盧革章說至於貶死又以毀譽宰臣貴授嵐州司馬
明宗獎馮道

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願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廬與
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豢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

歸鄉里自耕耘樵采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真士
大夫也

明宗戒秦王

明宗戒秦王重禁曰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
心經籍在藩邸時見判官論說經義樂不深達其旨大
約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可親附之庶幾有益
吾見先皇在藩時愛自作詩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
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
唯書氣尚欲耳裏頻聞時從禁方聚雜進士浮薄之子
以歌詩吟詠爲事上道此言規諷之或一日秦王進詩



上說於俳優敬新磨敬新磨贊美而曰勿訝秦王詩好
他阿爺子生愛作詩上大笑

談諧所累

宰相馮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士人多竊笑之劉岳
與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頷贊曰新相回顧何也岳曰
定是忘持兔園冊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道因
授岳秘書監任贊授散騎常侍北中村墅多以兔園冊
敬皇家以是譏之然兔園冊乃徐庾文體非鄙朴之談
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也

明宗不樂進馬

張虔劍時

涇原帥李金全累歷藩鎮所在掎斂非時進馬上問其
爲治如何莫專以進馬爲事雖通勉受之聖旨不悻

張虔劍多貪鎮滄州日因亢旱民饑發廩賑之方上聞

帝甚嘉獎他日秋成倍斗徵斂朝論鄙之虔劍好與禪

龜謎語自云知道心與口背唯利是求只以飯僧更希

福利識者以梁於佛上希利愚之甚也後叛入蜀取人

產業贖貨無厭蜀民怨之或說在蜀問一禪僧云如何

是舍利對曰垂置甌居即得舍利清河慙笑而已

康澄章疏

大理少卿康澄長興中上疏其要云是知國家有不足

唐本說十六字極廉
記二百四十五校增



懼者五深可畏者六勅旨褒稱之議者曰雖孫伏伽奉
文本章疏而證可與易地而處矣

明宗諷孟鶴

孟鶴自三司勾押官歷許州節度使上曰鶴掌三司幾
年得至方鎮樞密使范延光奏對上曰鶴實幹事人以
此至方鎮爭不勉稱上心知其由徑忝冒故以此諷也

戮丁延徽

供奉官丁延徽巧事權貴人多擁護監倉犯賊合處極
法侍衛使張從賓方便赦之上曰食我厚祿偷我倉儲
期於沈死蘇秦說吾不得非但卿言竟處死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見馬撫解

富春孫光憲纂集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
解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
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
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
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国力虛耗為言上亦
然之

受賂曲法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見馬撫解

富春孫光憲纂集

上問范延光見管馬數對曰見管馬軍三萬五千上撫
解歎曰朕從戎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騎軍不過七千
先皇帝與汴軍校戰自始至終馬數纔萬今有鐵馬三
萬五千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卒練士將帥之不至
也老者馬將奈何延光以馬數多国力虛耗為言上亦
然之

受賂曲法



士 卷一百七十二 校改

散唐本行 校改

散唐本行 校改

官 卷一百七十二 校改

北 卷一百七十二

鎮州南人劉方過家財數十萬方過妻田氏早卒田之
妹為尼常出入方過家方過使尼長髮為繼室有田令
違者方過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過以所積財令違與
殖也方過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過疾卒子幼不能督
家業方過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為令違與殖乃聚族合
謀請以令違姓劉為方過繼嗣即令壽券人安美為親
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違服新衣居喪而二女初立
令違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復求取無厭而石李二
女夫使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違冒姓奪父家財令違
下獄石李二女族與本府要吏觀黨上至府帥判官行

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過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
令違與鈔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
帥李從敏令妻求朝懼事發令內地彌縫侍御史趙都
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事
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及通貨僧人婦人
皆棄市惟從敏初欲削官停任中官哀祈竟罰一季俸
議者以受賂由法殺人而人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安重海

因事納諫

馮道對太子食有邪蒿師傅以其名邪令去之況人事



乎上退問羣臣邪蒿之義范延光對無名之役不急之
務且宜罷之自安重誨伏誅而宦者孟漢瓊連官掖之
勢居中用事人昏憊之固宰臣奏封延光等深言邪蒿
春冰虎尾之戒欲驚悟上意也上聖體乖和馮道對腹
膳之間動思調衛因拈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翌日
見李而思戒可也初上因御李暴得風虛之疾馮道不
敢斥言因奏事誠悟上意

秦王輕佻

秦王重榮之爲元帥輕佻淺露狎近浮薄列坐將帥而
與判官論詩未躋大位而許人禍福由是中外忌憚竟

及誅賊上聞重榮伏誅志駭幾落御榻氣絕復蘇者再
由是不豫轉增以至憂駕自云我今日自作劉窟頭也

沈徽曲江吟 溫頤附

吳興沈徽乃溫庭筠諸甥也嘗言其舅喜鼓琴吹笛亦
云有絃即彈有孔即吹不獨柯亭藥桐也制曲江吟十
調善雜畫每理髮則思來輒罷柳而綴文也 有溫頤
者乃飛卿之孫憲之子仕蜀官至常侍無他能唯以隱
僻繪事爲克紹也中間出官旋游臨邛欲以此獻於州
牧爲謁者拒之然溫氏之先貌隨時號鍾馗頤之子耶
魁形克肖其祖亦以姦穢而流之



姜誌認父

姜誌許昌人自小亂離失其父母嗣後仕蜀至武信軍節度使先是歲中國人姜春者事之多年頗獲賴朴一旦告老于國夫人請免馬廐之役而丐食於道路夫人憐之詰其鄉貫姻親募云有一子隨軍入川莫知存亡其小字身上記驗一一述之果誌之父也洎父子相認悲號頓絕誌乃授父杖俾背其背以償昔日所誤之事舉國嗟歎之此事川蜀皆知

王氏子知前生

唐四方館王郢尚書自西京亂離挈家入蜀浚嘉陵江

王郢尚書字

下至利州百堂寺前其弟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天之年與王氏之子於生之歲果驗也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數任即王郢

近聞放於雜斜往往靈語說事如平生又言我為陰官云云即記前生不誑也

舒溥三斤三遇

舒溥者萬州人粗解書記事前恩州刺史李希^三往廣州謁嗣薛王師裝甚賈于時蜀兵都毛文晏侍郎宣徽宋光祿開府前陵州王洪使君皆未宦達舒子竊資而奉之爾後三人繼登顯秩而侍此階緣多行無禮於恩



詩堂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社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詩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詩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詩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詩
身本行詩
百不校改

牧因管而遣之始依陵州王洪奏授并研令尋爲王公
所斷次休宋關府亦以不恭見棄轉薦於嘉牧顧珣珣
承奉貴近誤奏爲閹練判官賜緋轉員外郎未久失意
復誅之俾其入貢仍假一表希除畿邑貴要斥遠之邸
吏知意表竟不行淹留經年乃遷磨陳狀只望本分入
貢之恩澤也相處其北面因依莫測本末優與擬議轉
檢校工部郎中新謂三片三遇也愚嘗覽吳武陵爲李
吉甫相所誤致及第因類而附之

于何博士高誠附

于何博士相國駙馬諱之子仕蜀至五縛無他才俊止

以貴公子享休祿而已恥其官卑嘗執政陳放自述門
闕其末云昔年入貢任在花樹韋吏部先德之前即韋
也今日通班在新津馮長官小男之復即少常執政莊相
而慰之 有高諷者自云太尉諸孫舊窮新三川而多件
物每職求求官不遂痛告人曰何不遠我羅城來蓋以
掌武所築蜀人安之其疎濶皆如此也

韋異冠純周仁神附

韋異大尉昭度之子也冠儒象純車由婢姬仕蜀先主
以其事舊優容之以至知監或爲同列所譏云三公門
前出死狗異曰死狗門前出三公又能酬酢也 周仁



北齊書 卷三十一
五
矩者即蜀相庠之子爲駙馬都尉有才藻而庸劣國亡後與貧丐者爲伍俾一人先過罽里於市肆酒坊之間人有哀者日獲三二百錢與其徒飲噉而已成都人皆嗟歎之

中令忍欲

王彥章附

唐鳳翔李嶽令公收蜀充饋運使於蜀城東門外下營魏王與郭侍中入居蜀宮王帛子女他人無復見矣中令寂寞無以遣適預川陳昭符任蜀累剖竹符子在岐山微有階級而得候謁因求一美人以獻之有蕭夫人者乃蜀先主之寵愛也曾賜與鳳翔歸降指揮使王胡

名 賜名彥章王胡乃岐王賜姓連彥章字卒後蕭氏寡

而無子其容態明悟國人具聞陳致堦氏誘之而獻抱余之夕中令於窻隙中窺之歎其妍妙乃詰所來左右方以王胡爲對中令止之曰王胡背恩投蜀誠不可容然其向來吾之子姪矣此事不可遽令約迎時有知者皆重中令少年而忍欲復禮誠貴達人難事潁川每爲惡話之 周彥章本姓王以軍功爲金吾衛使後主采選宮妓王有女甚美因命內人欲選入宮王乃按劍曰某是先皇令與周氏作義男本姓王爲衆所聞也豈有王氏女而事王氏乎因召左右小軍將無婦者以女衣



襟結之便爲夫妻嗣後國變王乃領兵於大安樓前脅
後主誅君側鞞路等即其事也

何見鬼

王蜀時閬州人何奎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既非卜相
人孰何見鬼蜀之近貢感神之齋銀之肆有患白癩者
倚於兩世矣何見之謂曰爾所苦我知之矣我爲嫁姊
少琛釧釵篋之屬爾能致之乎即所苦立愈矣白癩者
欣然許之因謂曰爾家必有他人看功德或供養之具
存焉亡者之魂無依故遣爲此藥但去之必廖也患者
歸視功德堂內本無他物付思久之老母曰佛前紗窓

乃重圍時他人之物曾取而置之得非此乎遽令撤去
仍脩齋觀其疾遂瘳竟受其銀釧之贈何生未遇不汲
汲於官宦末年祈於大官自布衣除興元少尹金紫兼
妻邑號子亦賜緋不之任便歸閬州而卒預知死期也
雖術數通神而名器適分識者知後主之政悉此類也

孫卯齋

嘉州夾江縣人孫雄人號孫卯齋其言事亦何奎之流
僞蜀主歸命時內官宋愈昭將軍數員舊與孫相善亦
神其術將赴洛都咸問其將來昇沈孫俛首曰諸官記
之此去無災無福但行及野狐泉已來稅駕處曰孫雄



非聖人耶此際新舊使頭皆不見矣詰官皆疑之爾後
量其行適合在咸京左右後主羅僞詔之禍莊宗遇鄴
都之變所謂新舊使頭皆不得見之驗也愚同席備見
說故記之

馮見鬼

遂寧有馮見鬼志其似有所睹知人吉凶潁川陳陶爲

武信軍留後而劉令公知俊交替控其舊事疊有奏論

馮生謂潁川曰府主雖號元戎前無旌節所引殆不久

乎幸勿憂也未踰歲而彭城伏誅有官人林沐者本閩

人也嘗謂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乎無聽其妖

馮聞之甚不平或一日對衆謂之曰閣下爲官多不克

終蓋曾殺一女入爲崇以公祿奇未盡莫致其便我能

言其姓名公信之乎於是斬懼言誠於馮生許爲解其

冤也他皆類此

休公真率

沙門貫休鍾離人也風騷之外精於筆劃舉止真率誠
高人也然不曉時事往往誑訐朝賢他亦不知己之是
耶非耶荊州成中令問其筆法非耶休公曰此事須登
壇而授非草草而言成令衡之乃達於黔中因病以鶴
詩寄意曰見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以詩見



意也馮涓大夫有大名於人間淪落於蜀自此杜工部
意謂他人無出其右休公初至蜀先謁韋書記莊而長
樂公後至遂與相見欣然撫掌曰我與你阿叔有分長
樂怒而拂袖他日謁之竟不逢迨乃曰此阿師似我禮
拜也自是頻投刺字終爲闕者所拒休公謂韋公曰我
得得爲渠入蜀何意見怪道門和先生亦以此緣之國清寺律僧嘗
許具薦脯未得問姜侍中宅有齋律僧先在焉休公次
至未揖主人大貌乃拍手謂律僧曰乃薦餅子何在其
他皆此類通衢徒步行嚼果子未嘗跨馬時人甚重之
吳乎廣宣晒白之流也

北夢瑣言二十卷富春孫光憲纂集唐末後梁後唐石
晉時事此書乃武林□悅學家藏陝刊舊本今歸成芬
庵夏隱君中開刊誤舛訛如日曰暮纂歎歎難窮闕
禍福等字可以意改餘不敢強以俟別本訂之至正二
十四年歲次甲辰五月七日寫起至二十七日庚寅繼
卷華亭在家道人孫道明識于湖北村居映雪齋時年
六十又八也連日梅雨時雨西南二鄉皆成巨浸豐年
未卜今日喜晴聊書記耳

丙辰五月侍疾於家因假琴川書屋所藏吳方山抄
本核過吳本元缺第二十卷此本不知從何得也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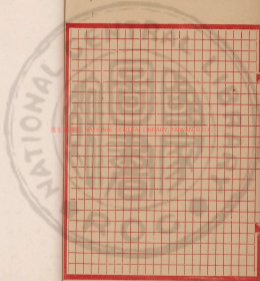
十六日小暑節葉石君識

是書初投於同治甲戌以兩本投再投於光緒壬午
用廣記投并輯逸文三投於乙酉用吳校廣劉燕
廣鹿兩鈔本校乙未三月並過錄於此本月而畢
非初投之時已二十有三載矣 奕之

北夢瑣言卷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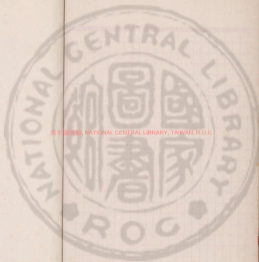
重榮始為才幹黃巢犯關元茂在德奉陽最重榮附者多因
慮為副使一日忽謂鄰曰令公助賊陷一郡於不忠而又日
加策無家口紛紜無定生何以處也遂舍新妻德使鄰無
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重榮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來兆
世嘗滿聞道至河中代重榮迎之滿前為京兆尹有慘酷
之名時滿之張臺及至翌日連舉成士度謂曰天子命重
作鎮暫是欺術安可輕張床遂令北門出且為忠者必一
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滿不如軍報皆重榮之親黨也眾皆
不對重榮乃屏爾假物壓增而重榮謂曰為忠者非我而誰
遂召滿之僕吏推馬床階前張李都有刑乃去遂去滿不敢
御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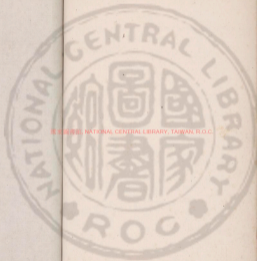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